

林文忠
公全傳

林
公案



林文忠公案
 全部六回
 分裝三冊
 第三冊目次

第四十一回	美鳳姑喬裝護親夫	賢觀察奉委訪猾吏
第四十二回	遇樵夫問路歷險境	見逃犯假意說卑詞
第四十三回	繳槍如邱山當場燒燬	拯民施丸藥普渡衆生
第四十四回	論烟害追源往事	聞嚴禁運動權奸
第四十五回	權奸得賄倒行逆施	公憤難平上疏抗議
第四十六回	尤協鎮狂妄辱欽差	鄧制軍直言論權相
第四十七回	穆檄英主會禁種烟	傳諭夷販呈繳存土
第四十八回	絕供給降服英領事	繳鴉片稟復林欽差
第四十九回	移節虎門收繳烟土	激惱領事遣回夷船
第五十回	撒鹽灰銷毒務盡	驗水量夾帶難瞞



3 0475 5926 9

24425

- | | | |
|-------|------------|------------|
| 第五十一回 | 傷害林維喜交涉人命 | 會同關天培添建炮台 |
| 第五十二回 | 義律竊阻夷船入口 | 英皇怒派軍艦示威 |
| 第五十三回 | 奸夷輕啓兵端損船折將 | 水勇火攻匪艇爛額焦頭 |
| 第五十四回 | 澳門交兵英將披靡而遁 | 定海失守林公忠勇見疑 |
| 第五十五回 | 功罪倒持林總督去位 | 昏庸瀆職琦中堂私和 |
| 第五十六回 | 失虎門關提督殉國 | 戰省河楊參贊揚威 |
| 第五十七回 | 賠兵費捏詞朦聽 | 墾邊疆遣戍立功 |
| 第五十八回 | 長都統殉難乍浦城 | 陳提督炮燬英兵艦 |
| 第五十九回 | 良將陣亡議和辱國 | 賢臣開復奉旨平番 |
| 第六十回 | 化民釋怨匪患肅清 | 暴病歸真全書結束 |

第四十一回 美鳳姑喬裝護親夫 賢觀察奉委



且說陳錦堂奉林公委派查拏越監販土犯朱運升，回到公館裏，一面吩咐鳳姑收拾行裝，一面把奉委的案情告知鳳姑。鳳姑說道：安分守己的商民，三百六十行，行行可以賺錢，決不願幹這違禁犯法的勾當。所有販土的，都是游手好閑，不安本分的游民，甚至鹽梟盜匪，也有混雜在內，該犯朱運升胆敢越監，決不是個善類，你去私訪密查，我敢不放心；待我女扮男裝，跟你同去，萬一有甚麼意外，也可以做一臂助，況且出門在外，下人們奉侍，終究不能周到，我去了一則可以隨身保護，二則可以慰你寂寞，你以為好不好？錦堂聽說，心中極表同情，便向鳳姑說道：你既願意隨行保護，再好沒有，不過日間只好有屈你暫充長隨，切不可在人前露了破綻。萬一被人瞧破，這干係却也不小。須得隨在留意才好。鳳姑含笑答道：這一層你却不必擔憂，我在十三四歲的時候，只因父親膝下無兒，長把我裝成男子，故長袍大褂，也穿慣的，就是一副耳朵，也未嘗穿，都只爲此，那些衣服，還在箱籠中呢！一邊說，一邊啓箱蓋取出舊時男裝，穿在身上，雖覺稍

短，但還過得去，穿着薄底快靴，用棉絮塞緊了空隙，在臥室中效男人走路，錦堂看了，忍不住大笑道：「頭上挽着髮髻，面上搽着脂粉，身上却是男人打扮，雌不雌，雄不雄，這們大的破綻，舍了瞎子，誰也瞧得出來，我看還是安安開開的在家裏住罷。」鳳姑答道：「你且慢批評，頭面上還沒有改扮呢！說罷，卽命梳頭女傭，拆開髮髻，用剃刀剃去前額少許頭髮，挽成一條，洵三股油花大辮，用臉水洗盡脂粉，立起身來，大踏脚步，走到錦堂面前，打趣道：「大人可要高陞隨去麼？」錦堂聽她挺胸凸肚，好像個美男子，就大笑答道：「好好！高陞！你就隨去便了，於是命長隨周福到碼頭上去雇定官舫，然後回來發行行李。錦堂叮囑他們道：「姨太太此次女扮男裝，隨行保護，其中另有緣故，你們不許在人前吐露風聲，諸多未便，見面時稱他一聲高二爺就是了。」長隨人等，都是心腹，自然守口如瓶，不敢饒舌。當時錦堂坐轎落船，鳳姑只好步行跟隨，虧得她精于武功，雖則金蓮三寸，也能爬山過嶺，故爾跟轎步行，更比轎夫奔得迅速，落船後，錦堂吩咐開船，沿襄河而下，路上無非曉行夜泊，很平安的，直到漢陽城外停泊，因是奉令密查，所以拖小旗都不帶，錦堂日間登岸，傍晚回船安歇，日以爲常，那錦堂查案，向來是不辭勞怨的，今番又是林公特委，故格外認真，一

連費了三天功夫，被他查得漢陽縣中，有個當兵房的猾吏，渾號人稱九頭鳥葛幼泉，包攬詞訟，開場聚賭，無惡不作，縣前一班差役都要向他手裏討針線，因此他一發隨指使氣，不可一世，近來幼泉又多了一宗包庇烟販的巨額收入，他自己的癮也不小，每一天要抽二兩多清膏，却一錢不化，都是一班烟販，供養他的，論他的聲勢，比較縣官要大上幾倍。錦堂查得了這個消息，料定朱運升的逃監，必是九頭鳥賄縱無疑，但是事無佐證，未便就將他逮捕，仔細思量，祇有假作買土，到他家裏去借端探問，或者能得着些線索，那末破獲逃犯，就容易了！當下在艙中和鳳姑商議了一回，決定明天親往葛幼泉家中密查，當晚無話，次日錦堂帶着喬裝長隨的鳳姑，離舟登岸，進了城關，逕到兵房書吏葛幼泉家中訪謁。幼泉因為包攬詞訟，包庇販烟，終日門庭如市，來者不拒，一概招待，此時他正在東側廂會客室中，吞雲吐霧，錦堂恐怕露出破綻，向看門人推說唐錦臣，特來訪謁葛相公，有事相託。看門人就引他到會客室門口，先入室報告清楚。幼泉說：請來客裏邊來面談吧！看門人轉身出來，道聲請裏邊寬坐，自往門房中去。錦堂向鳳姑使了個眼色，叫他守在門外，然後緩步入室，那葛幼泉年紀已有五十多，真是個老奸巨猾，自知幹了不

少虧心事，新近又得了朱連升一萬兩銀子的私賄，替他運動獄卒，從監獄中放走，還替他安排一班捕役，耗去了四千多兩，還升總得從容地逃回老家。幼泉料到此案鬧得太大，又在禁烟緊急的時候，省憲必然要勒限追拿，本縣快班，固可用金錢賣到他們，永不破案，只怕督撫密派大員，前來實地密查，我的名望，在本地方可稱得婦孺皆知，他們當着我的面，固然無人敢說我的，一句半句壞話，在我背後，必然有人指摘，此種風聲，在本地方聽得了，固然無損于我，若一旦傳入省委耳中，認起真來，那還了得。他想到這一層意思，倒也覺惴惴自危，故爾這幾天對於陌生來客，格外注意！此時他瞧見走進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踱着方步，文縐縐的一望而知是個正途出身的大員。不覺暗吃一驚，看官！你道他怎能一望而知呢？原來那時正途出身的大員，平時在京當差，終年戴翎頂大帽，穿着補褂禮服外，加一串朝珠，走路爲防翎子朝珠搖動，有碍觀瞻，必定一眼三板的踱着方步，習慣成自然，久後就是不穿禮服時候，也脫不了這個模樣。那葛幼泉雖不是做官出身，但是平日見得多，故能明白，現在見來客踱着方步入室，又逢他做賊心虛的當兒，怎不教他頓吃一驚，於是兩道目光直射到錦堂面上，見他生得頂平額廣，耳大面方，唇

上留着八字鬚，目光炯炯有神，頭戴瓜皮紅結小帽，身穿藍綢長袍，外罩天青綢馬褂，神氣十分莊嚴。那時錦堂已踱到烟榻前，拱手含笑道：幼翁請了！幼泉連忙從烟榻上監起身來，笑容可掬的抱拳還禮道：不知錦翁駕到，未出遠迎，望勿見罪。請榻上坐罷。說時分賓主坐下，僕人送茶，幼泉啓口問道：錦翁府上那裏，光顧寒舍，有何見教？錦堂答道：敝居原籍江西南昌，喬寓夏口已有多年，無事不登三寶殿，因為家母多病，全賴鴉片烟膏養生；近日烟禁森嚴，夏口地方，有錢無錢處，家母斷烟日久，肝胃氣大發，服藥無效，惟烟可治，幸得敝友蘇君指點，方知幼翁處可以設法，故爾不揣冒昧，登堂訪謁，打算托幼翁代買頂上大土二百兩，該價若干，請先開示，收土時銀貨兩交便了。幼泉一壁聽着，一壁心中轉念，等到聽完這一席話，暗想：明明是來暗探我是否與販土犯連絡，我若答應他代買，便也是販土犯，若然嚴辭拒絕，他既然冒昧到此，必然早有人指點明白，還不知早有人將我的犯罪劣跡，向省中告發，他是奉委來密查的，我若謊言拒絕，不過苟安一時，只怕他先禮而後兵，派人來達門拿捉，更覺不得了。還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用借刀殺人之計，誘他到匪窟裏去私訪，一面密囑朱連升將他軟禁起來，一面弄個貌似連升的假逃犯。

交案，等到逃監案子結束以後，將他釋放，待我先期秘密移居，就算他回省向上司稟明一切，出公事來捉我，那時主動的逃監案已經結束，我就投案也無死罪的了。幼泉打定主意之後，就答道：當此烟禁森嚴，誰敢冒着死罪去販土呢？諒必貴友誤聽人言，指點足下到此買土，莫說禁令森嚴，況且我是在官人役，自己吃上了癮，尙想戒除，至于販賣的勾當，知法犯法，要加等處罪，叫我那裏當得起呢？錦堂屢言道：幼翁你誤會了，敝友並未說你販土，祇爲敝處無處可買，家母又在病中等吸，他是知幼翁素染有阿芙蓉癖，交友廣闊，待人接物，熱心非常，遇到有人誠心相托，總肯介紹或代購的，因此才指引兄弟到府懇托代辦，並非誤認幼翁即是與販呀。幼泉答道：鄙人沾染烟癖十多年了，兼之烟容滿面，一手掩不盡人家耳目，弄得遠近皆知，我是個癮君子，每天要抽吸烟膏二兩多，遇到各處的土販到敝縣，總要登門求售，我遇到有人來問烟土時，隨口介紹，指點他們到客棧裏去直接交易，因此一班土販，都和我相識，介紹交易多了，承他們自願送幾十兩烟土給我，所以我吸的鴉片，大半不化一錢，是土販們送給我的，害得我烟癮越吸越大，要戒也戒不了，真是累人呢！說罷哈哈大笑，錦堂就含笑問道：幼翁既然與土販們熟悉，但求

一言介紹，待我自去購買，接着湊到他邊，低低問道：朱運升家住那裏，他是個大販戶，家中必有上好的烏皮霉公，還請明白指示路徑居址，以便按址購買。要知幼泉如何回答，且待下回分解。

◀行發局書西中街平望海上▶

● 鬪拳必勝術

△二人撲擊可以以弱敵強

△各種手法非常精靈巧妙

△一轉手間可以轉敗爲勝

△各種秘法皆是神奇莫測

摔角之術，本爲臨敵之要法，世傳摔角之術，雖於走步手法上著眼，非有充足之實方，實不能應用，本書所述，皆係不傳之秘，卽強敵當前，揮拳相撲，祇須運用此種秘法，一轉手間，卽可使強敵屈服，又無論遇何種危險，亦可於一舉手一投足間，立刻解脫，以弱敵強，敗中取勝，舍此書其莫屬也，學成之後，可做一位常勝將軍。

△共秘術四十餘段，每段分「攻法」「破法」「解法」三節，

△共附一百十九圖。每圖有「手法」「腿法」等種種姿勢。

△門拳時之許多過門節目，詳明顯著，令人叫絕。

▲價目▼ 全書一册 定價洋八角 特價四角八分 寄費五分

第四十二回 遇樵夫問路歷險境 見逃犯假意說卑詞

且說九頭鳥葛幼泉聽了錦堂一席話，暗想：這也是他命中註定，要受一番磨折，我本來想誘他到運升家裏去，只怕他不上當，如今他先開口問及朱運升居址，這正是大好機會，豈可輕輕放過？如此一來，就是他趕到那邊，吃了大虧，也只是他討苦吃，不能怪怨我，想罷，就低聲答道：朱運升是越監要犯，外邊有人注意他，本來不能告訴人家，既是你老兄有人指引，說了諒也不妨！他家住大洪山，本來是販私鹽爲活的，現因販土利息厚於販鹽，他纔改做土販，手下夥紀多得狠，這幾天各地拿獲的土販，大半是他手下的夥紀，老兄若是有心前去，只消到了大洪山，向人探問朱二老闊，那邊無人不知，自會有人帶你去的。不過我說是說了，他究竟是越獄要犯，老兄也須替他嚴守秘密，切不可在人前吐露口風，保你買得到價廉物美的烏皮霍公。錦堂含笑答道：承情指示，感激非常，日後當圖補報。當下便告辭而行。幼泉要緊過癮，立起身來，道聲：「送，送一歪身橫倒榻上，呵欠迭作，急急地燒烟泡，裝上烟斗，嗤嗤連抽了十幾筒，纔把呵欠遏止，

不必細表。且說錦堂帶着鳳姑，一路步行回船，落艙坐定，鳳姑啓口問道：有無端倪？查得葛幼泉是不是包庇土匪的猾吏？錦堂洋洋得意的說道：我輩料事如神，算無遺策，幼泉的話，與我所料的，完全無異。他自稱與烟販都有往來，我故意向他探問逃犯朱運升的住址，他竟老實告訴我，住在大洪山，原是販私鹽出身，現在改做了販土巨魁，現在我想親往大洪山一走，你道好不好？鳳姑聽了，沈吟了一回道：我想起昔年，跟着爸爸到過大洪山，記得是前臨漳水，後當漢水，那是販私梟匪聚集的所在，是個危險地方，却恐去不得，況且九頭鳥也是老子世故的人，肯直言相告，其中難免有詐？你奉委到此，查得這種確實消息，儘可回省稟復，何必再去冒這大險呢？錦堂含笑答道：若是別個委員，查到這種可靠的消息，已屬喜出望外，當然回轅稟復，惟有我的查案，非到水落石出，不願銷差，所以制軍曾經獎勵我辦事認真，不辭勞怨，這位林制軍的知遇，是容易得到的，我因受了天德的暗算，林公有些瞧不起我，這回奉委，格外要認真查得詳細，才可以回他的心，常言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朱運升是否仍住在大洪山，非親去密查不可。倘然僅憑葛幼泉一面之辭，回省稟復，制軍勢必要根據我的報告，札飭地方官派兵前去拿捉，拿得到時，

固然我也有功，只怕幼泉所說的話不確，就算是真，還防朱運升畏罪遠遁，早已不在大洪山老巢，累官兵空勞往返還是小事，連帶我辦事認真的信用，也要喪失，這却關係甚大；無論如何，你要陪我去走一遭，如能當場將逃犯逮捕，帶回轅門，這種異常勞績，還怕得不到制軍的賞，眼管教不出一月，就會委署實缺。鳳姑笑盈盈答道：我是長隨，主人既然決心要去，固然不能攔阻，出力幫助，也是分內之事，決不畏避；但是船上祇有我一人，懂得些兒武藝，那邊人數必多，斷難有恃無恐，依小的愚見，還是順道到仙桃總兵衙門，向大老爺說明情形，借撥幾個得力兵官，保着你同去，那末遇見朱運升，就可當場逮捕。錦堂點頭稱是，即行吩咐船家，開往仙桃鎮。水手就抽跳板解纜起行，仙桃鎮總兵陳炯堂，是錦堂的胞兄，他們本是將門之後，炯堂承襲一等輕車都尉，隨營效力，征苗屢立戰功，擢陞至總兵，錦堂自少習文，刻苦用功，連捷得中進士，在京當了十多年苦差，纔得外放湖北荆宜施道，旋因吸食鴉片，被同寅在前任制台前說了壞話，制台叫他自已告病請開缺，在省中戒烟候補，林公到任後，見他辦事幹練，委署安襄鄖道，被楊天德暗算撤任，上文已經敘明，不在話下。且說船抵仙桃，錦堂一人登岸，逕入總兵衙門，會見長兄，說明

專賊到此，借撥兩位得力兵官，同往大洪山，拿捉越監逃遁的土販朱運升情形。烟堂慨然答應，即派旗牌錢昌百總汪興，跟隨錦堂同去。同胞兄弟用不着客氣，錦堂馬上帶着錢汪兩兵官，告別回船。船家重又解纜前進，路上並無耽擱，直到鍾祥縣屬大洪山近處停泊。錦堂吩咐錢汪倆遠遠跟隨，命鳳姑隨身保護，一同離舟登岸，祇見山峯聳翠，大洪山就在面前，便沿山足前進，人家稀少，道上也無行人，走了一里光景，纔遇見一個樵夫，肩挑山柴，從山上走下，錦堂便叫鳳姑上前問路。鳳姑就搶步上前，向樵夫含笑問道：樵哥！對不起你，借問一訊，可曉得朱二老闊的住宅在那裏？樵夫聽說，很驚異的向鳳姑望了一眼，又向山下裏瞻望一週，纔輕輕答道：朱二老闊是篷頭獅子朱貴升大老闊的胞弟，兄弟二人，本是梟匪中的魁首，販私販土，殺人越貨，無所不爲，現在烟禁森嚴，聽說派往各地的夥紀，大半被官廳捉去，烟土沒收，虧蝕甚巨，兄弟又想改行做沒本錢買賣了！我看你像個安分守己的商客，却來找他們幹什麼？鳳姑答道：這些事我們早就知道，此來另有別事，只望樵哥將這朱二老闊的住址相告，因我們來此，非與他見一面不可，至于旁的事，後來自有分曉。總望樵哥指引，樵夫答道：他們的老巢，在此山中殺虎洞後面，地

勢危險非常，周圍約有五六里平地，前有殺虎澗，既深且闊，相傳昔時有隻吊睛白額虎，失足跌入澗底，就此一動不動的死了，因此叫做殺虎澗；後面是插天峯，懸崖削壁，野獸都不能上去；右邊也是險極不能攀登的高峯，惟有左邊是他們出入的門戶，但也是極狹的山谷。你們要進去時，就此地上山，經過靈官廟，向左邊一直走去，約模一里光景，便是他們的出入口。鳳姑謝道：承情指點，感激非常，說罷便同錦堂移步登山，樵夫荷柴歸去，錦堂初上山時笑向鳳姑說道：你足小伶仃，只怕跟不上我？鳳姑笑答道：和你比試一程如何？說着使展草上飛功夫，越走越快，錦堂竭力跟隨，奔得汗流氣喘，休想跟得上，纔止步說道：我輸了！慢慢兒走罷。鳳姑見他討饒，也便住了脚步，等他走近，於是緩步而前，繞過靈官廟，左轉前行，錦堂一邊走，一邊向鳳姑說道：我們一同深入匪巢，萬一他們起了不良之心，將我們軟禁起來，無人通信，絕了救應，不當穩便，況且你是個女子，若然被他們看出破綻，這班亡命之徒，甚麼事不幹，那時更多不便，依我的主張，還是你留在外面，待我隻身入去，沒事時最好，若是你等到紅日西向，不見我走出，你趕快回船，帶着錢汪兩兵官，一同前來救我。鳳姑應聲理會得，二人又走了一程，遠遠望見前面是山谷口子，鳳

姑便閃入樹林之中，錦堂獨行向前，那谷口有兩個大漢站着，錦堂料必就是篷頭獅子老巢的出入口，就搶步上前問道：敢問二位老兄！朱二老闖可在府上，我得漢陽葛幼泉相公指點，特來拜訪的。那時立在左邊的麻面大漢聽說，就含笑地問道：貴姓可是唐錦堂？一壁答稱正是，一壁暗想難道葛幼泉已經來函知照，否則他們那裏會曉得我的假姓呢？這到又些危險！原來葛幼泉早有親筆信函到此，說明一切，并囑朱氏兄弟，把唐錦臣軟禁起來，不可傷他性命，運升得信後，就吩咐看守出入口的匪黨，如有姓唐來探望，引他進來，故爾麻面張黑子問明是姓唐的，就笑容可掬的說道：請裏邊去，待我來引道，錦堂就跟着張黑子走入山谷，祇見兩面都是山峯削壁，中間一條山路，長約一里光景，盡處便是很寬大的山地，兩邊種着花草樹木和蔬菜，倒有些像世外桃源，走了幾十步，纔見靠北一帶平房，約模有三四十間，張黑子引進大門，向右邊走廊中走去，穿過了五六間平屋，領到一間廂房中，張黑子說道：這裏便是二老闖的會客室，請隨意坐地，我去請二老闖出來。說罷，轉身而去。錦堂走到窗前打量，祇見前面一片庭心，時當九月，有十幾盆菊花擺在石條上，再看室中，陳設簡單，祇有一張八仙桌，四隻單靠椅，正看間，忽然張黑

子引着一個壯漢入室，年紀約摸三十左右，身高七尺向外，面色黧黑，生得獐頭鼠目，尖嘴削腮，一望而知就是逃犯朱運升了；正想行禮招呼，張黑子搶先說道：「這是我們二老闊。」錦堂就向運升拱手說道：「久仰大名，苦無相見之緣，今幸葛幼泉相公介紹，專誠前來拜謁，真是幸會。」運升連忙還禮，分賓主坐下，張黑子捧茶敬客，要知朱運升如何軟禁陳錦堂，且待下回分解。

上海望平街中西書局發行

● 練打暗器秘訣

△三十六種暗器樣樣齊全
△皆係不傳之秘一學即會▽

各種兵刃，雖足防身禦侮，然攜帶頗感不便，未及暗器之細小玲瓏，攜帶便利也，故武術家於正項武藝之外，必練習一二種暗器，以為防身之用，且暗器非但攜帶輕便，人不易見，并能及遠，在數十步或百步以外取人，其功效尤較別種兵刃不同，本書中共有三十六種暗器，每一種將其構造，練法，源流，分段詳細說明，使學者讀之，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粗通文義之人，看了亦可依法練習成功，茲將內容摘錄數節於下。

- △帶繩鏢
- △彈弓
- △擲箭
- △梅花針
- △鵝卵石
- △脫手鏢
- △鏢鎗
- △吹箭
- △鐵橄欖
- △狼牙錘
- △單筒袖箭
- △柳葉飛刀
- △乾坤圈
- △子母彈
- △踏弩
- △飛蝗石
- △流星錘
- △飛爪
- △錦索
- △飛鏡

▲價目▼ 全書二册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洋九角 寄費一角

第四十二回 繳槍如邱山當場燒燬 拯民施丸藥普渡衆生

且說越監土販朱運升和錦堂相見之後，寒暄一番，便問來意。錦堂道：「兄弟家住夏口家，母向有肝胃氣病，每當發作時候，藥石都不能治，只有烟膏最靈，吸食一兩筒，就可止住，無如近來夏口禁得厲害，上好的老土，實在無從購得，敝友蘇君與葛相公會有一面之雅，故指我到那邊去設法；又承他的美意，叫我來向二老闊商量，故特不揣冒昧，來此相求。還望二老闊割愛一二百兩大土，該價若干，自當照數繳納。」運升聽了，含笑答道：「前次批進的烟土，在湖北一起被抄沒收，既承足下遠道趕來，照顧我們生意，決無謝絕之理，請在舍間盤桓三四天，等待廣東運土到來，任憑揀選，包可稱心滿意。」錦堂答道：「攪擾府上，斷無此理，好得小舟就停在山下，待我還船等候，待貨色運到，再行備價來兌便了。」運升說道：「顧客理當下榻相留，況且兄弟平生最愛朋友，儘管耽擱在此不妨，如其不肯賞臉，那就見外了。」錦堂正想起立告別，不料朱運升先立起身來，推說有朋友等在裏邊，請寬坐一回，說罷竟自轉身走了。錦堂也明知他的用意，只是既不好止

住他，又不好跟他出去，弄得進退失據，一躊躇間，運升已去遠了。就此一去不來，直到傍晚，匪黨送燈火飯菜進來，錦堂叫他相送下山，許以重金酬報，匪黨答稱未得二老闖許可，不敢相送，說罷，轉身而去。慢表錦堂失陷匪巢，且說鳳姑守到黃昏，不見錦堂出谷，情知不妙，她就使展飛行功夫，越過殺虎澗，掩身潛入匪巢，四面找尋，不見錦堂，正在焦急之時，忽見一匪從門中走出，她急閃身暗處，等他走到面前，出其不意，一把擒住，一手掣刀，嚇禁聲張，逼他說出日間來買土的客人，藏在那裏？那人嚇得顛巍巍答道：那那人就在這間屋子的後面廂房裏，二老闖派，派我看守的，我因肚子痛，要緊到毛廁裏去出恭，求你放了我罷！鳳姑逼他引到廂房中，錦堂瞧見了救星，正是喜出望外！忙向鳳姑說道：我們倆怎樣逃出去呢？鳳姑又向那匪徒逼問，有無便門可以出入？匪徒指着北面說道：走出此室，向北走去，有一很大的山洞，便是後門，直通到半山。鳳姑聽說，還防他去報信，就在他身上解下腰帶，把他四馬攢蹄，紮了個結實，然後保着錦堂飛步出室，向北趕到山洞前，錦堂低低說道：洞中黑魃魃怎好走路呢？鳳姑說道：不妨！待我在前開路，你扶着我肩頭走好了！於是兩人移步入洞，一路捫着石壁而行，但覺寒森森冷風撲面，令人毛骨

竦立，好像盲目似的，沿石壁走了一程，幸得背後無人追趕，纔得走出洞來，鳳姑在月光下定神四望，方知已在半山，就和錦堂取道下山，正行之間，忽聽得背後似有腳聲，鳳姑連忙向後迴顧，祇見有兩條黑影如飛趕來，只道是匪黨，掣刀在手，準備迎敵。說時遲，那時快，兩人已相離不遠，方纔看清楚是錢昌汪與，他們奔到錦堂面前，說道：「二大人受驚了，錦堂拍着鳳姑的肩頭答道：『虧得這位高升，從虎穴中將我救出，還怕匪黨追來，我們趕快落船，馬上啓旋回省去吧。』說着大家飛步下山登舟，馬上喚起船夥，解纜開船，那匪窟中直到天明，瞧見一匪被綁，方知錦堂早已逃遁，朱運升並未出門，得此警報，即派張黑子帶同八個匪黨，下山追趕，無如船已去遠，追了一程，廢然而返。且說錦堂在路並無耽擱，直駛到省城碼頭停泊，錢昌汪與告辭回去，錦堂帶着鳳姑登岸回到公館，略事休息，把上文的查案始末情形，繕就呈子，然後坐轎上稟，復見林公。當面呈上報告書，林公披閱一過，勃然大怒道：『逃犯朱運升怙惡不悛，竟敢將你軟禁，那葛幼泉身充兵房書吏，胆敢賄縱要犯逃監，又復主使朱犯將你軟禁，更屬罪大惡極，非嚴行究辦不可！老兄的辦案認真，不辭勞怨，不顧性命，纔能查得水落石出，真是大可欽佩，暫記大功一次，將來有

缺，先行補用。錦堂受此意外褒揚，心中大喜，當時歎遜了幾句，就道謝退出，回轉公館。林公馬上親筆書就密札，把錦堂的報告書敘入，連夜用印發交漢陽縣密拿葛幼泉與朱運升歸案法辦。那漢陽知縣郭觀辰，也是個清正幹員，當下接閱林公札飭，暗想：逮捕屬下的兵房葛幼泉，固屬容易，不過逃犯朱運升匿居匪巢，捕役固屬拿不到，就是派城守營兵出去拿捉，也恐匪黨聞風先遁，打草驚蛇，那主犯朱運升一旦遠颺，這便如何是好？仔細思量，只有着葛幼泉誘捕朱運升到案，許他將功折罪，不怕他不遵。打定主意，即傳葛幼泉到簽押房問話，門皂即到幼泉跟前，說明本官傳喚。幼泉只道有什麼案件，傳他去商量辦理，立刻穿了馬褂，跟着門皂逕到縣署簽押房，觀辰藏過督憲札子，向他說道：越監逃犯朱運升，督轅已派員查明，匿居在大洪山匪巢，據那委員的報告，還說你有得賄縱逃的嫌疑，說話裏連本縣也甚多不利之處，督憲札飭密查朱運升，否則這責任就在你我二人身上。本縣素知你辦事謹慎，不見得會知犯犯法，打算替你洗刷嫌疑，着你設法把逃犯朱運升誘捕解省，脫清干係，那時或可將功折罪。不知你自量能力，可誘得到朱運升麼？幼泉答道：此人素來與我相處甚好，只求寬限數日，準將他誘到郭觀辰道：如此

甚好，只你須留心一二，若是拿不到時，你的性命就難保了，現在權且將你家屬收下，專等正犯拿到，便行釋放。幼泉到此，也無可推諉，只索答應。觀辰即派差役將他家屬取到，幼泉便告辭而出，一路想誘捕朱運升的方法，走到家中，恰好張黑子因跑掉了唐錦臣，特來報信。幼泉一面詢問逃跑情形，一面安排酒食，與彼對飲，飲到分際，低聲向他說道：越獄一案，現在已由我覓得一個貌似二老闊的肯去頂替了，可以完案，但我另有一事，要和二老闊商量，你回去時，請他改裝到此一叙，千萬不可失約。張黑子答應而去，次日朱運升果然改扮了農夫模樣到幼泉家中赴約。幼泉一面將他穩住，一面差人到縣報信。郭觀辰得信，即派通班捕役，前往將朱葛二人一併捕獲，帶回衙門，即行釘上大鐐，連夜親自押解到省，赴督轅見過林公，稟明一切，林公即命將二犯解往臬司衙門，按律重辦，結果問成極邊充軍，此案纔得結束。還有那土販鄒阿三逃往廣東，也被郭觀辰購線緝拿到案，盡法懲治。林公此次嚴申烟禁，勸懲兼施，一面嚴拿販土開館吸食，一面收繳烟具烟土烟膏，果係真心改悔，自願繳出烟膏烟槍，暫免治罪，並驗明烟癮大小，酌給戒烟藥丸，使他吞服斷癮，以觀後效。如此認真辦理，不到半年，楚省烟害，漸有肅清之望，陸續收

繳烟膏烟土，共計一萬二千餘兩，半數是拿獲的，半數是繳出的，如土販邵錦璋，自行投縣繳出烟土二千多兩，謝長林繳出烟土九百五十兩，范申和繳出烟土三百六十兩；同時設局收繳烟槍，共一千二百六十四桿，皆是久用積油的老槍老斗，有幾十枝精緻華麗的老槍，槍質是雅州竹的，配以牙底牙嘴，槍膏滿積，在平時每枝價值都在銀百兩以外，愛逾拱璧，現在盡肯割愛繳出，可見人民覺悟吸烟之害，等於飲鴆自殺，纔肯繳槍戒烟。林公爲昭示百姓起見，把收繳的烟槍烟斗烟膏烟土，編號列冊，堆積公共場所，親率兩司道府，蒞場逐一對冊驗明，然後命當差的用快刀將烟槍劈破，烟土敲碎，再澆煤油燃火焚燒，把一千二百多枝烟槍，一律燒成灰燼，次將收繳搜獲的烟土一萬二千多兩，拌以桐油，點火燃燒，自辰至申，火猶未息，那知烟土拌桐油燃燒，奇臭觸鼻，和熬膏抽取之味，迥乎不同，燒過烟灰，林公派員監督，投入江心。自此次燒燬以後，續繳烟槍烟土的，陸續不絕，一月未滿，又取到七百多枝，那時湖南省城收繳烟槍，竟有二千三百多枝，惟收繳查獲的烟土烟膏，共計祇有八百多兩，也照林公辦法，澆油燒燬，林公見吸烟論死新例，尙未頒行，而禁烟成績已如此昭著，總因死罪兩字，足以傷人心志，促人醒悟！可見民情

非不畏法，新例果能頒行，烟害雖深，不難於短期間，悉數掃除。那時正值秋汛期內，林公借着出巡江漢隄防，順道查着各地禁烟情形，祇見各屬都由地方官設局收繳烟土煙槍，省城大鎮各藥舖中，都有戒烟丸出售，莫不利市三倍，因此吉林參洋參高麗參的價目，比去年增加兩倍有奇，林公見此好現象，快慰非常！一日行抵宜昌，這是楚蜀間轉轂的所在，位於江濱，東通夏口，西通巴縣，那是水陸交通的大碼頭，商務繁盛，人烟稠密，林公帶着史林恩等幾個隨員，正在岸上勸視隄工，瞥見一班着民老婦，跪在路旁，叩頭稱謝！林公連忙招手叫起，向一鬚髮皆白的蒼民說道：本部院毫無善政及民，謝什麼呢？蒼民答道：農民蘇仰山，今年已七十有八歲了，家事由後輩執管，那知不肖子弟，嗜好鴉片，無力耕種，田地早已變賣告罄，今春打算把媳婦賣去，供他吸烟，被我攔阻住了，叫他赴局繳呈烟槍烟灰，領得大人施送的戒烟丸，如法吞服，現在烟癮已斷，身體壯健有力，可以做小販養家餬口，農民全家俱受大人恩德，專誠前來叩謝。林公又向其他蒼民逐一詢問，皆爲丈夫兒子吞服了林公施送的戒烟丸，身體發壯，能夠用力賺錢，贍養身家，所以結伴前來拜謝，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上海望平街中西書局發行

傷科真傳秘抄

善武術，莫不熟諳傷科，本書搜集諸家秘法，彙集而成，考諸家法術，世世相沿，非子不傳，雖及門弟子，亦祇得其皮毛，今彙集諸家秘法於一編，其名貴可知。

▲價目▼ 全書一册 定價九角 特價五角四分 寄費五分

脫胎換骨 長生不老 藥功真傳秘抄

國術中之藥功一項，居重要地位，不論江湖行俠，以及劍仙練功，均不可不知藥功，本書有藥功之分析，修練藥功之要務，服食門之藥功，甲·普通補益之藥物，乙·輔助行功之藥物，丙·却除疾病之藥物，洗浸門之藥功，救治門之藥功，甲·救治內服之藥物，乙·救治外用之藥物，並載蒙藥之類，麻藥之類，銃炮之類等，細目繁多，不克備載，

▲價目▼ 全書一册 定價大洋九角 特價五角四分 寄費五分

第四十四回 論烟害追源往事 聞嚴禁運動權奸

且說林公出巡江漢，隄防順道查勘各屬禁烟情形，成績昭著，居民都覺悟烟害之烈，自願繳槍具結，有錢的抄錄藥方，自行配藥戒絕；貧窮的向局中領藥戒烟，吸食者既少，販土開燈，不禁自絕；楚省烟害，大有肅清之望。回轅之後，親自草就奏疏，繕正拜發，奏明查拏烟販，收繳烟具，烟土總數，并聲明楚省鴉片，已有肅清之望。此摺到京，道光帝披閱動容，就通令各省督撫將軍，厲行烟禁，並諭令在廷諸臣，各抒所見，究竟黃鴻臚所奏，家藏鴉片烟具，以及與販開館的，概論死罪新例，是否可以頒行？道光帝無非為慎刑恤民起見，不料引起一班廷臣，紛紛爭論，且有英夷密派漢奸入京運動，於是論死新例，終究不能頒行。後來的鴉片戰爭，和第一次締結的辱國喪權的不平等條約，都由這次紛議而來。那林公在湖廣總督任上，厲行烟禁，楚省英商，也有些不敢肆無忌憚。考鴉片一物，流入中國，已有很悠久的歷史，並不自清代開始，不過當時這種鴉片，並不是用槍斗吸食的罷了。連本草上也載有此物，原名罌粟，始自唐貞元年間，有阿拉伯商

人販罌粟入中國，兜售於各藥舖中，那是一種功效卓著的止瀉藥，倘遇痢疾，日久不止，祇須用罌粟花葉煎濃吞服，惟藥量過重，能令人麻醉不省人事，當時只供藥用。直至明朝中世，葡萄牙人握東亞貿易霸權，由荷人將罌粟源源不絕的輸入中國，嗣後變本加厲，發明割漿熬膏，創製烟燈烟槍，橫臥抽吸，吸時精神百倍，且有提神養精的特效，因此吸食鴉片之人，一天多似一天。至明末英吉利執海上貿易霸權，由印度販烟來華，始僅閩粵兩省，沿海居民吸食，後來愈傳愈廣，幾遍全國，金錢外溢，弄得民窮財盡，刀兵四起，明廷特頒禁烟法令，吸食販賣及供人燈吸的，一律論死。一班癮君子嚇得屁滾尿流，不吸則癮發難熬，吸則恐怕差役入室拿捉，不得已開掘地穴，藏身地窖中抽吸，這是鴉片之原始。清人入關以來，英荷諸國的商人，因見鴉片有巨利可圖，年年於印度地方販運烟土來華，始僅一班統袴子弟，用以消遣解悶，後來越推越廣，至康熙時代，鴉片風行一時，上至官紳，下及走卒，以及僧道尼姑等，多有吸食鴉片的，偶然抽幾口，確能與奮精神，等到嗜好成癮，準時抽吸，便能傷精損血，面容枯槁，變成終身痼疾。乾隆帝是個太平天子，屢次巡幸各省，目睹鴉片流毒，幾遍全國，於是通令各省，廣行禁烟，搜獲一千多箱烟土，一

律燒燬，頒定新律，嚴禁販賣與吸食。當時英荷商人，只好暫停販賣。等到嘉慶初年，販賣和吸食的，依然到處皆有，因為所頒禁烟法律太輕，凡國內商人販賣烟土，杖一百，枷一月，遣邊留戍三年，內外文武官員犯者，科以革職處分，書吏差役販賣或包庇土販，加等治罪，杖二百，枷二月，流謫三千里為奴。吸食鴉片，准予販賣同罪。如此擬罪，不足以塞吸烟土販的心胆，隔了幾年，法令漸弛，販賣吸三項依然充斥於市，等到嘉慶二十一年，烟毒瀰漫全國，比較乾隆朝有過無不及，於是重申烟禁，各省搜獲烟土，陸續解到北京刑部衙門，計共三千二百箱，奉諭燒燬。那知流毒已深，一般嗜好成癮的百姓，依然秘密吸食，反使烟販奇貨可居，土價增貴，獲利更厚。鴉片的來源，都由洋商偷運至沿海各省，再由華民販運至內地銷售，而廣東海口，又為偷運的總彙，道光初年，林公在江蘇巡撫任上，曾經會同江督陶澍，奏請嚴令粵省督撫，厲行烟禁，不准英商偷運鴉片進口，雖得如議通令禁運，無如英商見有大利可圖，不惜化費巨金，賄通粵省地方官吏，面上上煌煌告示，遍貼通衢，不准英商偷運鴉片，並不許國人販賣吸食；暗地裏依然准許英商進口，以致越禁而鴉片流毒越甚，按當時廣東海口，鴉片偷運進口數，在道光七八年間，年約四千萬

箱，至十年頓增至一萬八千多箱，以後有增無減，鴉片流毒，隨之日增月盛，現銀盡被英商吸收到外國去，物稀爲貴，銀價飛漲，於是鴻臚寺正卿黃爵滋，遂有杜塞漏卮，嚴禁吸食鴉片一疏。上兩回書裏，已經叙過，黃鴻臚原奏何以偏重嚴禁吸食，不從嚴禁私運私販入手呢？他早知英商手段通天，且有漢奸替他奔走，若然嚴禁偷運，大利所在，英商必然化巨金，四處運動，禁煙必難成事；現在專禁吸食，好比子弟被劣友牽纏引賭，只好將子弟嚴加管束，使劣友不敢再來引誘；禁煙亦然，厲行禁吸，使國內染有烟癮的人，勒限一年，一律戒絕，到那時英商運土入華，無人購買吸食，豈非可以不禁自絕，這也是正本清源的善法。當時由林公首先會同湖南湖北兩巡撫，厲行禁吸，收繳烟槍，搜拿烟土，施送靈驗戒烟藥丸，果然一年限期未滿，楚省素有烟癮的百姓，十之八九，都已服丸斷癮，如此成效卓著，中國的烟害，論理可以一掃而空了！那知事與願違，廣東販土英商，噫！得到此項消息，暗想：果真各省盡如楚省一般，禁絕吸食，烟土將無銷路，絕了豐厚利源，豈不可惜？若要挽回，祇須不惜巨金，托人入京運動，清廷大員，多半貪財，苟有巨金，秘密送給他們，正是有求必應。想到這裏，先到夷館中與買辦葛東明商議，原來噫！爲英國所屬

港脚人，盤踞粵省夷館三十多年，混號人稱鐵頭老鼠，爲私運鴉片的發起人，各地漢奸土販，都和他相熟，本是個貧民，在鴉片貿易中，獲利達三十多萬，實爲偷運鴉片的禍首。他和葛東明是多年老友，素知他熟悉中國官場，就把風聞楚省厲行烟禁，因此這幾個月來，鴉片銷路停滯，若不攆金入都運動，只恐各省一律厲行禁吸，我們的大好利源，勢必停塞，豈不可惜呢？素知老哥熟悉中國官場，拜託速往京中，運動言官，奏請將鴉片列入進口藥材類中，那末我們可以公開販賣，大家都可靠此發財，但不知運動金要多少？東明沉吟了一回道：中國官場，文官只要錢，有白花花銀子到手，不論什麼事都辦得到，不過鴉片流毒，已經通國皆知，兼之在這厲行烟禁的當兒，要買到言官奏准列入藥材類，準許進口，這却非輕易！倘若運動了甲言官具奏，難免乙丙丁言官不反對，還有軍機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都可單銜具疏奏事，怎能保他們一言不發呢？噲噲聽了，皺着眉頭問道：如此說來，運動難望成功，只好改營他業了！東明含笑答道：有錢使得鬼推磨，天大官司，只要有地大銀子，這件事情，也只要有整千整萬的黃白物，帶往京中，首先運動當朝首相穆大人，索性託他包辦，事必有濟。噲噲聽到這裏，笑逐顏開的說道：我早知老

哥是個頂天立地的大好老，無事辦不到的，準定勞駕，銀子要多少請即預算示知，我便去和各洋商接洽按股均攤，頃刻可以立集巨款。東明籌算了一回，伸着五指說道：最少五十萬，如果不敷，這却要再行公攤籌集的。渣頓答道：此次運動，抱定必成的決心，索性一次籌集七十萬，帶往京中，免得因款細敗事。東明答道：能設一次籌足，多多益善；渣頓告別而去，趕往伶仃島，大嶼山等處，與私運烟土各幫洋商接洽，說明來意，叫他們按照交易大小，自願認繳，運動費若干，這班洋商，都奉渣頓爲首領，自然維命是聽，踴躍認繳巨款，結果籌得五十萬兩，渣頓獨出二十萬兩，送給東明，一律換了到北京兌現的銀票，東明就攜款乘輪由海道到天津登岸，換坐驢車入京。要知如何運動，鴉片能否私運進口，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權奸得賄倒行逆施 公憤難平上疏抗議

且說葛東明攬着七十萬兩巨款，到北京運動，化五千金去結識了骨董店主，託他代爲介紹，昏夜到權相穆彰阿私邸，東明爲防談話漏洩祕密，預先寫就一紙稟辭，大意謂懇託相爺顯恤遠人，設法維持英商鴉片貿易，請旨准予列作藥材類，輸運入口，願納稅銀等語。一面早就和骨董商人講明報效三十萬白銀，當下穆奸看罷稟辭，隨手燃火燒去，然後捩退左右，悄悄地向東明說道：正在厲行烟禁的時候，忽然信言化私爲公，准予鴉片進口，這是很不容易辦到的事，就算在京文武，不敢違拗我的主張，還怕各行省將軍督撫，聯名上疏抗爭，你且京中耽擱幾天，再來聽我回音吧！東明一邊唯唯答應，一邊將三十萬兩的銀票呈上，只說這是各夷商奉送相爺的炭敬，懇求笑納！穆奸假意推讓不過，方纔納入衣袋中，東明曉得肯收運動金，事必有成，就告辭退出，在客寓中等候消息，明知這麼一來，事情必然成功，只爭遲早些罷了！且說穆奸收受這筆巨額賄賂，不恤民害，不顧公論，密召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到私第，授意他遞出奏疏，若得

硃批如議辦理。有三萬兩酬勞到手。乃濟本是穆奸心腹，且由穆奸一手提拔起來的，當然維命是聽，告辭回寓，草就奏疏，送到軍機處，就由穆奸進呈御覽，原摺約有三千多字，說來頭頭是道，頗合時弊，主旨以鴉片貿易爲合法，禁烟也屬目前要政，措辭肯綮，取巧極，節錄奏摺中大意如下。鴉片一名罌粟，原產於印度，爲止瀉提神唯一要藥，本朝康乾時代，列入海關進口藥材類，每担抽稅五兩四錢，旋因使用過度，吸食成癮，流毒社會，致干例禁，屢次頒行禁烟法令，始則擬以枷杖流戍，繼且科以絞刑，祇因情罪不符，酷刑未嘗實行，而吸食販運者，反爾有增無減，其故由於未禁烟時鴉片進口，一則須納稅銀，鴉片進口，只能與輸出之大黃茶葉交換，不作現錢交易，自厲行烟禁以來，海關烟稅取銷，偷運進口，不必納稅，祇須耗費若干私費，便能進口祕密交易，概用現銀，故爾在未禁烟前，每年輸入鴉片祇有數百箱，禁烟以後，輸入數逐年增加，多至三萬數千箱，現金外溢，銀價因是日昂，自來法令愈嚴，許告愈多，官吏因之不能實力奉行，破壞法律之心計亦愈工。吸食鴉片，有害人身，盡人皆知，嚴禁而不知戒絕，還可稍示姑息，不加聞問，惟救濟社會經濟，整頓進口稅銀，烏可不問？查鴉片本屬藥料，徵收稅銀，早列入進口貿易表，自屬合

法貿易，豈可因噎廢食，爲吸食鴉片者有害，禁止進口，徒然損失稅銀，鴉片依然偷運，不如仍照舊章，認爲合法貿易，准予納稅進口，惟須以物換物，賣於公行員，不得以現銀交易，一面嚴行禁止官吏差役兵卒等不准吸食，犯者加等治罪，如此則漏卮可塞，銀價可平，偷運可絕，烟害亦可斷絕，一舉而備數善，謹請乾綱獨斷施行，云云。此疏雖然別有用心，但寫來却也絲絲入扣，道光皇帝，耳樁骨最軟，凡有情理之事，他總肯採納，當時覽奏動容，即命穆彰阿傳諭廣東總督及海關道熱議具覆。穆奸料到粵督鄧廷楨決無反對之理，分明大功告成，三十萬運動金，可以安然享有，當下退回相府，一面傳諭廣東總督遵議具復，一面密傳葛東明進見，把上文的經過，細說一遍，吩咐他趕緊回轉廣東，再向粵督衙門運動，那末鴉片可作合法貿易，裝運進口了！東明道謝退出，回寓算清宿費，雇坐驢車到天津，仍坐原輪船回轉廣東。他此行到手了三十九萬五千兩銀子，正是喜出望外，回到廣東，往見渣頓，把入京運動情形，細說一遍。末了說：穆相叮囑，粵督處還須化金運動，免得功效垂成，被他力持異議。渣頓說道：一客不煩二主，再勞老哥辛苦一趟，你看三四萬兩可以成事麼？前次之款，是由各洋商公攤，但這筆餘款，只好由我一人獨出，勢不

能再向他們攤派，這到要請老兄格外幫幫忙才好呢！東明答道：京中已經運動成熟，諒粵督也不敢力持異議，送三四萬兩銀子給他，也不算少了。噲頓馬上問東明到銀行中，兌了三萬兩銀票，東明即往總督轅門拜會；鄧廷楨接入花廳，分賓主坐下。東明劈口就問道：大人可曾接到軍機大臣字寄，交議鴉片爲合法貿易，准予納稅進口的上諭麼？廷楨聽得此問，心中一想，明知話裏有因，若非英商託他入京運動，那軍機處的公事，素來祕密異常，誰敢宣泄于外，他那裏會曉得，這一定是走了內線來的，他既然出京以後，來此求見，不消說總有甚麼請託，正可趁此機會，撈他一筆巨款。打定主意之後，便含笑答道：昨日接到部文，此事關係重大，一時未便議復，尙待考慮，此時也不敢擅立主見。東明聽說，明知他要錢，便道：此事在京中已承穆相爺允許，大致可見諸事實，只議復一事，還求大人格外幫忙！說着將一對錦綉荷包送上，口稱這是商人從京中帶來送給大人玩耍的，還望收納！鄧廷楨一見荷包飽綻異常，明知裏面必是關節，便含笑收下，端茶送客。東明見他收了此物，知事已成，即行辭出。鄧廷楨即傳海關道商議具復，表示四項意見，大致承認鴉片爲合法貿易，由是鴉片化私爲公，納稅進口，初時販賣開館，尙干禁令，嗣後法

律廢弛，兩廣地方烟館林立，人民可以自由吸食，隔了一年，連帶閩浙蘇皖等省，亦然鴉片充斥於市，粵督爲防揭參起見，奏定暫行條例六條，照錄如下：「一、輸入之鴉片，概可交換貨物；二、特派巡邏船，防止秘密輸入；三、就嘉慶二十三年之舊規定，無論何船何貨，準輸入品三折之金貨與其攜歸。惟一船取得之總額，不得過五萬先令；四、鴉片可照其他商品，賣於護商人；五、每担輸入稅連附加稅共計三兩三錢八分六厘；六、通商僅限於廣東，未通過廣東稅關之鴉片，一律沒收。」自有此六條規定，一般販土夷商，有恃無恐，整千整萬兩的由廣東海關輸入。海關稅收大旺，粵督還欣欣然有喜色！殊不知流毒各省，遺害民生，不堪設想。就是楚省，經林公苦心嚴禁以後，也幾乎死灰復燃，一面出示張貼各屬，勸諭人民已離苦海，斷不可再墮深淵，剴切曉諭，並嚴禁與販入境，總算不曾前功盡棄，一面函托內閣學士朱罇，上疏抗爭鴉片不該准予進口。大意謂：「自厲行烟禁以來，如楚省人民自知改悔，呈繳烟具烟土，全省烟害，將次肅清，各省正宜一律嚴禁，以楚省爲模範，而今廣東非但不禁，反視鴉片爲合法貿易，准予納稅進口，與禁烟法令大相矛盾。總之，鴉片有萬害而無一利，英夷以此輸入中國，實欲使我國弱民貧，以遂其擾亂中

華之野心，當此千鈞一髮之際，嚴申烟禁，尙恐難以盡絕，乃復舉禁運功令，一律廢除，反許其化私爲公，納稅進口，貽害百姓，大禍不堪設想矣。此項奏疏進呈之後，給事中許球、鴻臚寺正卿黃爵滋等，繼續上疏，奏請嚴禁鴉片入口。許球奏摺中大意謂：「金銀外溢，年約千萬兩以上，漏卮不塞，十年以後，中國將無現銀流通矣。欲遏此滔滔之勢，是必鴉片之輸入，與現銀之輸出，一同禁止，始爲正當辦法，若解一省之禁，則他省何以維持其禁令？正本清源，不可不自治本國民始。檢查外商運土，猶宜認真，令其停泊伶仃島下之食庫船，一律返國，并宣示外商，以後再以鴉片誘惑華人，通商必至斷絕，居留販土之外商，亦不免受中國刑罰，使外商傲傷，不再有輕蔑我政府之舉動，則肅清庶可望矣。」道光帝覽奏動容，即將原摺交軍機大臣妥議奏復。穆彰阿主張，輸入鴉片，充作藥料之用，不能非議，并且粵海關稅收，賴是頗有起色；一旦禁止輸入，進口稅必然短少，不如寓徵於禁，特別加重鴉片進口稅率，并限制進口後祇須以物換物，不准現銀交易，一面通令各省督撫嚴禁開館與吸食，如是則不碍通商，不短稅收，而於百姓也絕無影響，竟照此復奏。道光帝終覺有些不妥當，但是其言亦頗近理，不能卽予批駁。後來再閱潘世恩、王鼎

兩大軍機的復奏，却又不同。反對准許鴉片進口，罌粟固然可以入藥，但是每年患癮病，肝胃病的人，能有多少，所用此項藥材，算來也用不盡許多，如今每年入口數萬箱，未必完全做藥，無非賣給各省居民熬膏吸食，縱使加重稅率，稅收固可稍增，無如此項金錢仍舊都取在我國百姓身上，依然得不償失，徒苦我民，將來民窮財盡，國本動搖，危機四伏，總之鴉片爲唯一害民毒物，苟有人心，皆當痛惡深嫉，斷不能視作合法貿易，請旨嚴飭廣東總督，勒限外商，將現存商館及食庫船上之鴉片，一律載運回國，永遠不准將鴉片偷運進口，限滿後查獲鴉片，船貨一併充公，運土外商處以死罪；同時通令各省督撫將軍，厲行烟禁，烟害庶有肅清之望。道光帝披閱此疏，深以爲然，卽着潘世恩通令各督撫嚴申烟禁，并令粵督轉飭海關取銷烟稅，不准鴉片進口。那知廣東百姓，痼疾已深，一時難以戒絕，且知權奸穆彰阿當國，只要外商攬金入京運動，鴉片依舊可以進口，我們何苦去戒烟呢？於是大家觀望，表面上雖然奉行故事，暗中依舊秘密吸食，外商非但不肯載烟回國，且夾雜在別種貨物中附帶入口，對於當地有權干涉的官吏，概用金錢運動，竟是運行無阻，粵督因爲以前曾受外商巨費，目前又按時都有孝敬，只好充耳不

聞，不料激怒了那位愛國愛民的林則徐，竟然挺身而出，要與運土外商大起交涉，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行發局書西中街平望海上▷

◎中國技擊精華

(葉楚傖孫祿堂等諸大家題詞贊揚)

本書為揚州金一明先生編著，關於各派技擊拳家，敘述詳盡，計分八編(一)緣起(二)拳術源流(三)少林精華(四)武當精華(五)技擊心得(六)太極拳精華(七)技擊家言，(八)結論

▲價目▼ 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四角八分 寄費五分

◎日本武術大全

(日本國民，人人練習，強種強國，胥賴乎此)

本書原著者日本武術名家久城整二郎，由蘇省殷沅先生詳譯，並製圖說明，頗為詳盡，內分柔術之部○劍術之部○弓術之部○繩術之部○游泳術之部○運氣術之部。鎗刺術之部○乘馬術之部○軍中的練馬術○射擊術之部○軍刀術之部○計共十二章，細目繁多，不克備載。

▲價目▼ 全書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七角二分 寄費八分

第四十六回 尤協鎮狂妄辱欽差 鄧制軍直言論權相

且說林公在湖廣總督任上，辦理禁烟，勸懲兼施，成績卓著，非但與販開館久已絕跡，并且嗜好甚深的貧民富戶，也都覺悟改悔，自願繳出烟槍烟膏，具結立志，服丸戒絕，全省烟害，漸次肅清。林公方以爲本省既樹禁絕鴉片的先聲，各省必然仿行嚴禁，就此全國的烟毒，不難一律掃除。這也是一件與民更始的善政，那知事與願違，各省非但不見仿行禁烟，并且聽得廣東已准外商運土進口，作爲正當貿易，列入藥材一類，納稅輸運，因此各省與販，都往廣東與外商接洽，販運煙土至內地祕密售賣，因此蘇浙閩贛等省，烟禁漸弛，因此激動了林公的義憤，暗想：此番不將烟害剷除，流毒永無盡期，不僅百姓沉淪苦海，並且國家也必日漸貧弱。我既得皇上知遇深恩，豈能默不一言，坐視此病國殃民的稅政實行，明知現在皇上必被穆彰阿壘惑，以致出爾反爾，忽爾嚴厲禁烟，忽爾准予將鴉片列入藥材類進口，前後自相矛盾，法令失却效用。如今却又重申禁令，但是在外商方面，固視若弁髦，偷運如故，百姓亦因此日久玩生，視若具文，吸食

如故。粵督鄧廷楨爲人顛頂，最愛金錢，只要在他面上稍爲化費些便得，斷不敢與外商竭力抗爭。那末我備位封圻，豈可袖手旁觀？保民報國端在此時，想到這裏，就提筆草就奏摺，繕正頒發，摺中大意謂：一鴉片爲悞國殃民之毒物，烟不禁，民生日貧，國勢日弱，行見十年之後，文無可用之士，武無可戰之兵，華胄爲夷，中原拔蕩矣。微臣身受皇上知遇深恩，願任巨艱，與外商嚴重交涉，是否就望聖裁。此摺到京，道光帝覽奏動容，殊批着卽來京陛見，督篆着湖北巡撫錢寶琛護理。林公接到此諭，卽日交卸，眷屬回轉故里，那時燕兒早已嫁給史林恩爲室，燕兒保護鄭氏夫人回轉侯官，林恩帶着八名得力旗牌，保護林公，由水路到天津登岸，換坐驢車進京，時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一面遞摺請安，一面赴恩師王鼎公館拜見，林公本是王鼎生平最得意的門生，特設盛筵洗塵，並不請外客相陪，師生二人入座，把酒談心，略談些別後情形，林公劈口問道：准許鴉片納稅進口，究竟是誰的主張？老師大人必有所聞！王鼎嘆道：你想有誰除了穆相，誰敢冒此大不韙，受天下人的唾罵呢？據聞是英商噲噸化了三十萬兩，才得賄通穆相，買囑許乃濟奏請鴉片列作藥材類，准予納稅進口，當時我和潘老力爭無效，總想廣東鄧制軍必持異

議，不料復奏到京，並無異議。虧得你復奏反對，並經給事中許球等，上疏力爭，皇上方纔覺悟！下諭取銷鴉片進口稅，重申烟禁，無如朝夕改，等於具文，不獨外商偷運如故，連帶官吏也不知認真嚴禁，皇上纔想起你在楚督任上，辦理禁烟，成效卓著，特降諭旨，召你進京，大約要派你往廣東去一走了。林公答道：門生身受皇上知遇深恩，理當報國，縱使門生赴湯蹈火，亦不敢顧惜身軀。王鼎拈鬚微笑道：以身許國，這才像封疆大吏。師生二人說說談談，不多一回，就飯罷撤席。林公告辭而出，又往潘世恩及幾位知己同年處拜會，直到旁晚，方才回寓，休息一宵，次日即蒙召見，垂詢楚省禁烟事甚詳。林公詳細奏對。末了道光帝說道：粵省烟害有外商從中把持，情形與楚省不同，朕欲派卿前去，辦理煙案，未知可有把握否？林公答道：臣去惟有矢以毅力，與外商據理力爭，交涉到運回存土，嗣後不准偷運進口而後已，舍身為國，決無返顧，畢竟決裂，只好以武力作後盾，與夷商一決。道光帝深以為然，即派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所有該省水師，兼歸節制，並命吏部預給欽差大臣關防。林公就叩頭謝恩退出，等待領到關防，便向老師及各同年處辭行，陞辭出京，由直隸山東安徽馳驛前進。林公為甚不由海道赴粵，偏要

透這遠圈兒，從陸路馳驛赴粵呢？原來因陛辭出京時，奉皇上面諭，順道密查山東安徽江西三省的烟害，與吏治民情，不得不由陸路赴粵，剛到江西地界，途遇大雪，不能趕路，只好投寓安歇，等待雪霽天晴，再行起程。林公歷任督撫，凡遇卸任上任，總喜歡微服私行，不受地方官供應，此時正值新年，連日大雪紛飛，林公在客寓中異常寂寞，帶着林恩，至間壁茶坊中，喝茶消遣，順便察訪民情吏治，及煙土情形，祇見室中有講評話的，說書人尙未到場，聽客却已坐得滿滿，只留正中一座空着，林公就據空桌坐下，茶坊主人急急趕來說道：客官對不起！這是尤大人定下的座頭，他人不能占坐，客官請到櫃台前泡茶吧！好得說書先生嗓音響亮，前後一樣清楚的。林公道：叫我坐後些，那是沒甚關係的，不過我要問你，那尤大人是誰。他出多少錢常包這個座頭呢？茶坊主人答道：包錢是分文不取，只因爲他是協鎮大人，肯賞臉到此聽講評話，已是萬幸，故特設此座。林公道：開茶坊將本求利，何必要去奉承他呢？茶坊主人低低答道：這也有我們的難處，這位尤大人性格暴躁，不好惹的很，就是奉承得不周到，就要碰桌子，摔茶碗打人，鬧出來他總是本地的官長，誰也得讓他三分。老先生！你還是這邊來坐罷！林公道：本來你們做生意的人，

如有人出錢定的坐，我當得要相讓，但姓尤的既如此蠻橫，我到要瞧瞧他，暫時在此小坐，等他來了再說。主人沒法，只好退去。一剎那講評話的登台，開講水滸，林公兀坐靜聽，忽見兩個親兵，導引尤協鎮走來，瞥見座上已有人坐着，尤協鎮就勃然大怒道：那裏來的混帳東西，敢踞吾的座頭？兩個親兵亦然老不死，瞎眼賊，出聲亂罵。林恩立在旁邊，聽了無名火直冒，恨不得賞他們幾下耳刮子。林公恐怕鬧出亂子來，連忙起身相讓，同林恩走到櫃台前落座，店主道：老先生不聽我話，只討罵了兩聲。林公笑了一笑，也不答話，自管聽書。不料尤協鎮餘怒未息，等到小落回，重又禽娘搗媽的罵起來，兩個親兵也惡狠狠走到林公面前，逼他去作揖陪罪，否則要送到巡檢司衙門重辦。林公暗想：這個協鎮，太覺仗勢欺人了，當時不願和他多事，便命林恩走到尤協鎮面前作揖陪禮，林公無心久坐，付過茶資，就同林恩回寓，提筆寫就兩封信，派車夫立刻分送江西巡撫和提督韓門，信中大意謂：「尤協鎮駐防都昌，作威作福，本欽差經過，因大雪阻途，微服閒行，親見其欺壓良善，該地居民，受其荼毒者，敢怒而不敢言，此等兇悍之夫，宜從速提參。」云云。提督巡撫接閱此信，一面把尤協鎮先行撤任，一面會同到都昌，拜會林公。那知林公發信

之後，卽行啓程，早已去遠了。督撫二人，只得各自回轅。林公料到他們接信之後，必來拜會，故爾躊躇登程，加緊前進，路上查訪民情吏治及烟膏，原屬順便兼差，並未到處認真察訪，心望着廣東鴉片重案，好得大雪已霽，雪後奇寒，道上冰凍，絕無泥濘，遂得兼程前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方抵廣東省城，粵督鄧廷楨巡撫怡良率同司道，出城迎接，林公一一接見後，卽偕鄧督到督署中暫住，一面賃定房屋，布置行轅，整備遷入。那粵督鄧廷楨本來是顯預之人，跟好學好，跟壞學壞，如今見朝廷特派林公爲欽差大臣，來粵查辦鴉片重案，自然不敢別種心思，當下將林公延入花廳，分賓主坐下，寒暄一番，林公問起土運的經過。廷楨道：兄弟對於英商運土一案，始則由穆相字寄，准予納稅進口，并有英商噓囑，托買辦葛東明來說，穆相業已允准，請勿持異議。兄弟恐違穆相意旨，當時故附和原議，准予進口。現在朝廷旣派大人到來，一切全仗主裁，所有以前種種，也請大人包荒。林公笑道：我們是多年老友，不作興客氣，兄弟初到此處，情形隔膜得很，全仗老哥幫忙，隨時指示，以免隕越方好。但是兄弟在京時便已聞得英商噓囑，爲私運鴉片首領，曾化數十萬巨金，賄通內外，纔得准許鴉片納稅進口；常言道：擒賊擒王，現在當首拿噓囑到。

案，勒令他將貯存夷館及躉船上的鴉片，不問納稅不納稅，着他一律載運回去，以後不准再有入口。這個辦法，老哥以爲如何？廷楨答道：辦法是再好沒有，不過該英商已於去冬十二月十二日請牌下澳，附搭港脚快船回國，恰行洋躉船內，有港脚躉船及嚙吐船二隻，亦於同月二十八日啓旋回國，今年正月二十日，又有港脚喊啞及咆嚙船，未利堅國喫喱暗及吐啣船，小呂宋船等計共十八隻，與前船一同駛去，旋據探報移泊在了洲洋面，該處爲夷船回國必經之路，移泊該處，無非探聽風聲，最奇的去冬，咆嚙親來請牌下澳，向兄弟說，中國皇帝欽派湖廣林制軍爲欽差大臣，來粵查辦海口事宜，此人鐵面無私，胆略過人，不是好惹的。因此請牌遠避，免得橫生枝節，足見老哥威震四夷，英商聞名胆落，那時兄弟尙未聞得老哥欽派來粵的消息，不知咆嚙從何處探得的？林公答道：這必是穆相受了他的重賄，防我來粵時，將咆嚙拘案鞫訊，吐出實情，連帶他也要受到處分，故爾飛函來粵，叮囑他遠走避禍的了。廷楨答道：大人料事如神，本則除了穆相之外，在京文武，都與咆嚙素昧生平，有誰和他通信呢？二人談論半晌，議定禁土辦法，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行發局書西中街平望海上▷

張三丰 道術 匯宗 名武當派仙俠真傳

本書凡係張三丰事蹟，搜羅詳盡，道術編分卷一，張三丰傳紀——卷二丹經秘訣——卷三玄譚——卷四瀛遶道人語錄——武術篇分——導書——仙家八段錦——仙家易筋輕——太極拳譜——導引仙術——運氣仙術——指命仙術——柔術——劍仙紀聞——一切細目，恕不詳列。

▲價目▼ 全書一厚冊 定價大洋二元 特價一元二角 寄費一角

張三丰 太極煉丹秘訣

本書闡明太極煉丹法術，指示武功，打坐功，長生不老修丹鍊汞之秘訣，種種細目，恕難盡述，得此一書，非但武當學說，及其內幕，可以完全瞭解，並可獨習成功，煉成金剛不壞之體，採補真精，得盡人間快樂，竟成陸地神仙。

▲價目▼ 全書一厚冊 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七角二分 寄費八分

第四十七回 移檄英主會禁種烟 傳諭夷販呈繳存土

且說當時林公向粵督鄧廷楨問道：鴉片一物，並非英國所產，何以運入鴉片的，都是英商？廷楨就答道：鴉片原來產自印度孟買等地方；印度本也是亞洲西南的獨立國，自從與英吉利通商，互生嫌隙，兩邊開仗，遂被英國以武力征服，變成了英吉利的屬國。那英國環境皆水，平時專講水面通商，由國家造了許多商船，專載商民出洋貿易，載貨出去，換貨歸來，兩面獲利，遂得富強起來。英商見運販鴉片，利息比其他商品優厚，所以趨之若鶩，英國固知鴉片是毒物，爲害甚大，不准國人吸食，也不許栽種，惟在印度境內，遍地種着罌粟，專門向中國推銷，非但賺獲厚利，且欲將此毒物，弄得我國百姓，個個孱弱，用心惡毒，無出其右。我朝定鼎之初，即有此物運入，不過吸食者少，嗣後你也吸，我也吸，銷路漸廣，現銀外溢日多，雖則迭次嚴禁，輸入鴉片，依然一年一年的增多，廣東自嘉慶末年，由噶喇兩英商，首先運土進口，至今積有二十年之久，兩人已成富商了。林公接口問道：噶喇既已請牌下澳，頌地是否在粵？廷楨答道：這班奸夷刁惡得

很，陽爲請牌回國，陰實停泊在伶仃洋面，由漢奸指引土販到洋面上交易，改由閩浙兩省偷運進口。夷人本來刁猾非常，更有漢奸從中教唆指使，簡直防不勝防，所以兄弟去冬奏明，籌調水師將備，聯幫駐泊洋面，堵截奸夷售私，並水陸加嚴搜捕，或能剷除此毒。林公深以爲然，就通盤熟商了一回，決定四項入手辦法：（一）奏請頒定新律，以一年半爲限，吸烟處以絞罪，販烟處以斬決。（二）分派水師兵哨各船，在伶仃洋一帶，輪流堵截，不論何項船隻，駛近駐泊夷船，概行追擊，倘敢逞兇拒捕，格殺勿論。（三）移文英吉利國王，會禁鴉片貿易。（四）傳集十三洋行商人諭話，勿再爲虎作倀，替夷商經手售私，并傳諭各商館夷商，估見存貯烟土總數，照實稟復，並交出私販夷奸墮頓頭地。會議既定，廷楨即設盛筵，替林公洗塵，又談論了一會，決由林公起草移文及諭單，授給廷楨怡良看過，馬上發稿繕正，會銜用印，送交英國領事義律，轉送英王，這件照會，措辭很爲得體，故而將全文照錄如下，可見林公敢作敢爲，不爲強夷屈服的真相。

移英吉利國王文

爲會禁鴉片烟事：照得天道無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遠，孰非惡死而好生。貴國雖在重

洋二萬里外，然而同此天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生死利害者也。我天朝四海爲家，大皇帝如天之仁，無所不覆；卽遐荒絕域，亦在並生並育之中。廣東自開海禁以來，通流貿易，凡在內地民人，與外國番船，相安於利樂者，百數十年於茲矣。且大黃茶葉湖絲等物，皆中國寶貴之產，外國若不得此，卽無以爲命，而天朝一視同仁，許其販運出洋，絕不靳惜；無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爲心也。乃有一種奸夷，製爲鴉片，夾帶販賣，誘惑愚民，以害其身而謀其利。從前吸食之人尙少，近則互相傳染，流毒日深，在中原富庶繁昌，雖有此等愚民，貪口腹而殘生，亦屬尊由自作，何必爲愛惜。然以大統之天下，務在端風俗以正人心，豈肯使海內生靈，自甘鴆毒？是以現將內地販賣鴉片，及吸食之人，一體嚴行治罪，永禁流傳。惟此貴國所屬各部落內，鬼域奸人，私行造作，自非貴國王令其製造，卽各國之中，亦僅數國製造此物，並非諸國皆然；又聞貴國不准人民吸食，犯者必懲，自係知其害人，故爲嚴禁，然禁其吸食，何如禁其販賣與造作，乃爲清源之道。若自己已不食，而仍敢製造販賣，引誘外地愚民，則是欲己之生，而陷人於死，欲己之利，而貽人以害，皆人情之所痛恨，天道之所不容。天朝威振華夷，何難力制其命，而仰體

聖明寬大，自宜誥誡於先，且從前未用公文，移會貴國王，欲將此害人鴉片，永遠斷絕，我內地禁人吸食，爾協屬國禁人製造，從前已經製造者，貴國王須即全行搜盡，投之海底，斷不許天地間，更有此種毒物，非特內地人民，不受其害，即該國民人，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彙並造作而禁之，則該國亦不受其害，豈不各享太平之福，並昭貴國王恭順之忱，如此則明乎天理，上天不至降災，協乎人情，聖人亦必嘉許。况內地既經嚴禁，無人吸食，那該國仍行製造，終亦無處可售，無利可謀，於其虧本徒勞，何不改圖生業？現在內地搜出鴉片，盡付油火焚燒，若再有夷船夾帶鴉片前來，不能不一體燒燬，恐船內所載他貨，亦難免玉石俱焚，是則利未得而害已形，欲害人而先害己，天朝所以能服外國者，正有不測之神威，毋謂言之不早也。貴國王接到此文，即將如何嚴禁斷絕緣由，速行移復，幸勿諛飾支延。

諭各國夷商呈繳鴉片取具永不販賣甘結諭單

諭各國夷人知悉：照得夷船到廣通商，獲利甚厚，不論所帶何貨，無不全銷，欲置何物，無不立辦，是以從前來船，每年不及數十隻，近年來多至一百數十隻，我大皇帝一視同仁，准爾貿易，

爾纔沾得此利，倘一封港，爾各國何利可圖，况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爲命；乃聽爾年年販運出洋，絕不靳惜，恩莫大焉，爾等感恩，即須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烟，帶來內地，驅人財而害人命乎？查爾等以此物蠱惑華民，已歷數十年，所得不義之財，不可勝計，此爲人心所共憤，亦屬天理所難容。從前天朝例禁尙寬，各口猶可偷瀆，今大皇帝聞而震怒！必盡除之而後已，所有內地人民，販鴉片開烟館者，立卽正法，吸食者亦議死罪，爾等來至天朝地方，卽應與內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是以特蒙大皇帝頒給平定外域，屢次立功之欽差大臣關防，前來查辦。若追究該夷人積年販賣之罪，卽已不可姑容，惟念究係遠人，從前尙未知有此嚴禁，今與明申約法，不忍不教而誅。查爾等現泊伶仃等洋之躉船，存貯鴉片甚多，意欲私行售賣，獨不思海口如此嚴拿，豈復有人敢爲護送，而各省亦皆嚴拿，更有何處敢與銷售？此時鴉片禁止不行，人人知爲燒毒，何得貯存夷躉久旋大洋，不獨徒費工資，恐風火更不可測也。合行諭飭，諭到該夷商等，速卽遵照，將躉船鴉片盡數繳官，由洋商查明共繳若干箱，造具清冊，呈官點驗，收明緞化，以絕

其害。不得絲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漢字合同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字樣。聞該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諭，已來者盡數呈繳，未來者斷絕不來，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當會同督撫兩院，奏懇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寬免前愆，並請酌予賞犒，以獎其悔懼之心。此後照常貿易，既不失爲良夷，且正經買賣，大可獲利致富，豈不體面？倘執迷不悟，猶思捏稟售私，或託名水手帶來，與爾無涉；或詭稱帶回該國，投入海中；或乘間潛赴他省充售；或搪塞而繳十之一二；是皆有心違抗，怙惡不悛，雖以天朝柔遠綏懷，亦不能任其藐玩，應即遵照新例，一體從重懲創。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聖諭，法在必行，且既帶此關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尋常查辦他務可比。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終始，斷無中止之理。况察看內地民情，皆動公憤，倘該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圖，非但水陸官兵，軍威壯盛，即號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命而有餘；而且暫則封繪，久則封港，更何難絕其交通？我中原數萬里版輿，百產豐盈，並不藉資夷貨，恐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爾等遠出經商，豈尚不知勞逸之殊形，與衆寡之異勢哉。至夷館中慣販鴉

片之奸商，本大臣早已備記其名，而不賣鴉片之良夷，亦不可不爲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責令呈繳鴉片，並首先具結者，卽是良夷；本大臣必先優加獎賞。禍福榮辱，惟其自取，今令洋商伍紹榮到館開導，限三日內回稟，一面取具切實甘結，聽候會同督撫，示期收繳，毋得觀望諉延，後悔無及特諭。

上列移文諭單，送交英國領事館後，林公就遷入欽差行轅，在省三品以上文武大員，皆來謁見，林公接見水師提督關天培，面授機宜，令他密查伶仃洋面躉船，共有幾艘，並分路報守，不准有他項船隻，駛近躉船，天培奉令退出照辦，要知夷商願否繳出存土，且待下回分解。

◀發行局書西中街平望海上▶



少林拳圖解

(圖勢均以彫刻銅版精印)

本書為金陵老拳師金佳福先生表演，金一明先生說明，曾經上海時報逐日披露，該報乃滬上最負盛名，提倡體育最力之報紙。自將本書圖解披露後，深得海內外同志稱譽贊揚，認為國術之精粹，強種救國之先導，現釐訂成帙，由蘇省國術館發給鑑定書，復經館長孫小江親筆題簽，以資鼓勵。

內容文字之次序如「少林拳真旨」「少林拳源流」「少林拳姿勢歌訣」「少林拳進退歌訣」「少林拳趨避歌訣」「少林拳行功歌訣」「少林拳之五法」「少林拳之五禮」「少林拳手法略說」「少林拳腿法略說」「少林拳各箇姿勢方向路線對照圖」金老先生表演少林拳三十七路姿勢，用雕刻銅版精印，各箇動作由金一明先生說明，可稱珠聯璧合，學習者按步就班，依法進行，極易成功，迥非坊間徒有泛論，不切實用之武術書所可同日而語也。

▲學校團體
各處軍隊
以此作為教本者極多

——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須練拳術，練拳術以本書為模楷，——
能拳術身強力壯，不受人欺侮，到處占便宜到處不吃虧，——
▲價目▼ 全書一大厚冊 定價大洋九角 特價五角四分 寄費一角

第四十八回 絕供給降服英領事 繳鴉片稟復林欽差

且說英吉利領事義律，駐華已有十多年，素知中國官場辦事，大抵虎頭蛇尾，初時雷厲風行，隔了幾個月，祇須輸金運動，就可烟消火散的，故爾接到移文諭單後，竟如無其事，擱置一旁，又恐身居其地，無可支吾，乃託故往澳門而去，林公等了三天，不見回文，並得探報，義律已往澳門去了。明知他有意延擱，借端規避，但是手續上已經辦了，任他如何，已經移文英國國王，盡了國際正誼，先禮後兵，以後就是用嚴厲手段處置販土夷商，他們也不能責備我冒昧從事了。他既藐玩我的公事，難道我就罷了不成？非先懼以兵威，好夷豈肯屈服？好得我有節制全省水師的權限，不必借助本省督撫。打定主意，即令提督關天培，調集師船分堵港口，并派兵看守英人商館，一面傳令外商，須待鴉片，盡行繳出後，方准開輪交易，一面傳集廣東十三洋行商人伍紹榮到轅，面加訓勉，不追既往，勸他們以後勿再為虎作倀，包庇奸夷，以鴉片偷運內地，使奸夷獲厚利，使同胞受短命喪財的大害。這班洋行商人，都是廣東藉，經林公善言開導，個個激發

天良，誓不再爲奸夷經售，倘食此言，願受新律治罪。林公見人心歸化，令他們傳諭各夷商，估見烟土存貯實數，卽日來轅稟復，聽候點驗，準作自首，免予論罪。又向他們追問歷年販烟奸商，嘖嘖地，現在可在商館中？伍紹榮答稱：嘖嘖於去年殘冬請牌，避到澳門去了。嘖地於前日隨義律同去的。林公道：你們回去送信給義律，寫明本大臣將派兵嚴搜商館，查獲烟土，當場燒燬，叫他們從速回來，處理一切，否則本大臣自行辦理，不等他們的。洋行商人唯唯退出，林公爲防奸夷畏罪逃避，卽着廣東稅關揭示曉諭各夷商，在欽差大臣駐節廣東，查繳鴉片未曾結束以前，凡屬外國僑商，概不許赴澳門。於是一般夷商，只好叢集於商館所在地，連帶與躉船也斷絕交通，並經關提督撥調砲艦四艘，滿載武裝兵士，移泊在商館前後，館中有幾個小胆的夷商，嚇得胆戰心驚，自己又不能下澳，只好連夜差館中西憲，趕往澳門，催促主務監督義律回來。義律還只是了不介意，回到商館中，反怪小胆夷商，何必大驚小怪，憑他雷厲風行，我這裏只做事理會，冷擱他三四個月，大清皇帝，勢必要責備林欽差曠日持久，一點兒成績都沒有，必然要撤換欽差，或則馬馬虎虎，以不了了之。虎頭蛇尾，本是中國官場的刻板文章，你們何必着急呢？夷

商說道：監督難道你沒有聽見河川中停泊着中國炮艦麼？炮門都對準商館大門，萬一開起火來，此間豈不要玉石俱焚麼？義律大笑道：你們誤會了！這幾條炮船，不是欽差帶來的，輪不到他調遣，祇因查繳鴉片，已鬧得滿城風雨，關提督預防土匪流氓，乘機搶劫商館，特派這幾艘炮艦，移泊河川，保護商館，我本則居此有些胆怯，現在有炮艦泊此保護，我們倒可以高枕而臥了。一班商人，聽了這一席話，竟然信以為真，便道：我們只懂交易，不懂交涉，所有繳烟土呈證書并具結三項，全仗監督作主，我們莫不維命是聽。義律拍着胸脯說道：這個本是敵監督分內之事，自有我負責辦理。不過累及諸位停頓兩三個月交易，至於存烟，決不會損失一絲半忽的。於是義律打定主意，以冷擱對付。林公發過兩次照會，催他答復，他竟置之不理。林公只好傳令洋行商人伍紹榮，向義律當面催促；義律就把上文回答夷商的話備述一遍，紹榮見他胸有成竹，勸之不理，只好據實稟復。林公接閱來稟，暗吃一驚，心想：可惡的刁夷，竟用冷待手段對付，我如不給一些上國的威儀他們看，如何肯甘心受降呢！但是我不便冒昧地派兵搶入商館與躉船上抄沒烟土，焚燬投海，若請旨准予入館查抄，恐怕皇上也未必俯允，若然持久辦不了，穆奸必然要

請旨申飭，這便如何是好？定神默付了一回，即傳伍紹榮到行轅，林公延入花廳，以賓禮相待，向他問明義律所居商館中，共有多少中國人？紹榮答道：除他老婆外，其餘烹調給役，都是中國人，共計六名。林公又叫他把各商館中的沙文姓名，及西憲大司務一一開明，紹榮照實書寫呈上，告辭而歸。林公立傳海關監督來轅，面諭他封閉各夷商貨船，各商館雇用的華人，自買辦以及大司務西憲，一律勒令他們辭歇，如有私自爲洋人給役者，查明監禁。監督奉令退出，馬上遵照辦理。那義律見所用華人，被海關勒令辭歇，尙以爲可以另雇，那知四出尋覓，無人受雇，以致烹調洒掃，無人供應，想起船上大司務西憲都有，打算去借用，無如洋面封鎖，船四面有兵船看守，水陸接濟斷絕，義律不得上船，回到商館中，苦耐了三天，再也熬不過了，只好與各夷商商量，各夷商見情勢不佳，都願將存貯鴉片繳出，義律方纔稟復林欽差，茲將他兩次稟單，照錄如下。

英吉利國領事甲必丹義律，具稟欽差大臣，爲恭敬遵諭稟復事，轉奉鈞諭，大皇帝特命示令遠職，即將本英國人等經手之鴉片，悉數清繳，一俟大人派委官憲，立即呈送如數查收等因，遠職一奉此諭，不得不遵，立刻認真一體知照，緣此稟請明示。現今裝載鴉片之英國各船，應

赴何處繳出，至所載鴉片共數若干，求俟遠職詳細查明，當即繕寫清單呈閱也。謹此稟赴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英吉利國領事義律敬稟欽差大臣，為遵諭呈單事，昨奉鈞諭，即經遠職持掌國主所賜權柄，示令本國人等，即將躉船商館存貯之鴉片，如數繳來，當經遠職查明所繳共有二千二百八十三箱，恭候明示查收，緣此謹稟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義律因迫於食物斷絕，給役無人，不得已始與諸夷商商議兩全之策，議決先行繳出十分之一鴉片，打算以此唐突林公，要挾撤退商館及躉船四圍之守兵，恢復自由，乘間載士逃去，那林公閱稟後，仔細覆核，即知隱匿必多，否則商船二十二艘，連同商館，存貯之數，斷不止只有二千二百多箱，當下先照復義律，將鴉片駛往虎門，聽候收繳，暫許供給義律飲食物；一面札飭水師將弁，加嚴警衛，商館後門以磚瓦堵塞，前面派兵日夜輪班監守，并張貼告示，繳出鴉片二分之一，方給食物，繳出五分之四，撤去兵隊監察，全部繳出者，方許照舊貿易。英領事義律實逼處此，弄得進退兩難，打算逃回英國，無如海口有兵船封鎖，水陸交通斷絕，非但不能歸國，連帶和伶

行洋面的躉船，也不能互通消息，最難堪的，飲食物時常斷絕供給，使他不得不和各夷商議定，一面將躉船存貯的鴉片，全行繳出，一面致書英外相巴馬斯統，報告價值二千四百萬元的鴉片，被中國欽差逼繳，完全沒收，此時義律陽爲屈服，陰實預備以武力作後盾。且說林公接到義律第三次稟單，聲明各夷商願繳出烟土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三箱，即與粵督鄧廷楨、粵撫怡良、提督關天培會商酌估有無匿多報少的弊端。關天培說道：兄弟曾向夷商訪問，每隻躉船能貯多少鴉片？據他們答稱：最高大的躉船，每隻所貯鴉片，無有過千箱以外的，現在停泊洋面躉船，共有二十二隻，存貯鴉片，最多在二萬箱以外，核與義律所報箱數，不相上下。可信他並無不實不盡之弊。林公說道：兄弟在楚省查獲原箱鴉片，每箱概裝四十隻整土，每隻約重三斤，每箱計重一百二十斤，縱使日久收乾，斤量較輕，也都在百斤以外，現在英商擬繳之土，斤量大約和楚省相同。鄧廷楨答道：偷運雖分各省，來源則一，凡屬整箱大土，名目雖有三隔冬、烏皮、霹公拉莊等種種區別，原產地都屬印度孟加拉及孟買兩地，故爾大小輕重和形式，千箱一律，以現在報繳箱數計算，大約有二百數十萬斤，倘經奸商販賣內地，流毒何堪設想，幸仗大人威震四夷，外商僭

服，未動兵刑，已允將存土全數繳出，于國于民，均有利益。但是夷商此舉，決非自願，由強迫而損失達二千數百萬元，只恐他們回轉本國，向英王泣訴，英吉利以商立國，對於商人愛護備至，難保不有後患，總要大人事前準備，未識大人以爲如何？林公含笑點頭說出一番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上海望平街中西書局發行

◎太極劍圖說

本書乃虎邨金倚天先生著述，自太極劍起式起，至指南針抱劍歸原止，共有六十一套手法，四十九種名稱，恕不備列。

▲價目▼ 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寄費五分

◎三十六板樁祕傳

金佛徒先生著，板樁為人家日常之用具，初不廁身於兵器之列，今三十六板樁之法，竟以此為臨變應敵之武器，則板樁一物，必有可取之處在。變起於倉猝，未携器械，無以應敵，而板樁則毋須携帶，到處皆有，俯拾即是，吾人為防身禦變計，則板樁法不可忽之，考此法創自南方胡氏，節目恕不備列，看圖練習，極易成功。

▲價目▼ 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寄費五分

第四十九回 移節虎門收繳烟土 激惱領事遣回夷船

且說林公聽了鄧督一席話，說道：與外夷辯交涉，當然要恩威並用，一味用權力壓迫，雖能屈服於一時，必貽後患於將來。老哥所慮，正和愚意相同；英商損失此二千數百萬血本歸國後，豈肯不向英王泣訴，欲杜後患，惟有爰自首之例，貼補損失。凡此次繳出烟土一箱的，賞給茶葉一箱，或大黃一箱，任憑他們要那一樣；照中國市價，鴉片昂貴，一箱茶葉或大黃的代價，固然遠遜於烟土。而外洋各路島夷，視茶葉大黃為養命的至寶，小孩無大黃不得活命，成人大抵嗜茶成癖，猶如吾國人民嗜食烟酒，因是價值十倍於中國，現以茶葉大黃掉換鴉片，夷商載往各島售賣，足夠撈回鴉片損失，後患自可無形消滅了。不知諸位老哥以為如何？鄧督首先答道：大人老成勝算，能夠不折一矢，彌服奸夷，剷除烟害，消弭後患。不僅兄弟等傾心佩服，即使諸葛復生，也要自愧弗如。當下如其依照林公原定辦法，確然可以消弭後患，那末後來又如何激起戰爭呢？晚就說清官難逃猾吏，林公飭差採辦二萬多箱茶葉，被經手的人，做了手脚，每箱十分之六七

都是泡過的葉渣，重又晒乾了的，祇在箱面上鋪一層茶葉，以致夷商不能沿途銷售，帶回英國，進呈英王與外相查驗，因此激起戰爭，後文自有交代。當下林公便向鄧督說道：收繳的烟土，悉數燒燬，購買茶葉大黃，需費甚鉅，擅動公款，只恐朝廷不允，還是大家捐廉購置吧！鄧廷楨本是個庸懦之人，想從前曾經受過葛東明三萬運動費，如今又聽得林公捐廉一語，生怕事前知道得賄，特地隱指，故即應聲道：如此甚好，兄弟首捐三萬兩，怡良見總督踴躍輸捐，也只好說，願捐二萬兩，關軍門也認了一萬兩，在上者既然首創捐廉，那司道以下的官員，也各就力量所及，認捐不等，一共認有十餘萬金。林公甚為欣喜，便有了此數，相差也不多，短少之數，悉由兄弟補足便了。那時關軍門本來駐在虎門，林公即命他先回駐所，調集兵船，彈壓繳土。天培先行退出，回防佈置。林公議定與鄧督同赴虎門收繳，留怡良在省彈壓防範。次日林公同鄧督，帶着隨員，乘坐大號官舫，駛抵虎門，廣東提督關天培、碣石鎮總兵黃貴、陽江鎮總兵楊發，各帶該標兵船，鳴炮迎接，林公傳令兵船分排虎門江口，以壯聲威！一面命海關監督豫、瑩，傳諭義律，知照各夷商，點繳烟土，須照實數完全繳出，不得稍有缺少，如有藏匿漏繳等情，一經查明，加等處罪。此令

一下，義律早已乘船到來，奉諭後走上官舫，向林公稟道：原箱烟土，都在躉船上，請大人派員上船點收，并須多用駁船，隨點隨行，運到岸上，只因爲數甚夥，一總點清，恐怕非數日不辦呢！林公點頭稱是，吩咐他如照各夷商點繳時，須要會同海關監督，將各商姓名與點繳箱數登冊記清，一俟點收完結，凡繳出一箱烟土，可換茶葉五斤，這是本大臣同本省督撫體恤夷商繳出巨額烟土，血本攸關，纔會同捐廉，購買茶葉，貼補各夷商損失。義律見林公如此顧恤外商，心中也十分感激，當道謝回船。林公傳令水手將官舫移到躉船前停泊，所有幾十隻駁船，環繞躉船帶纜停下。林公即派海關監督豫堃登記箱數，知府南雄，知州余保純，同知佛岡、劉開域、通判李登業、知縣吳恩樹、總兵史林恩、副將李賢、守備盧大鉞等，分登躉船，隨收隨驗，隨搬隨運，無如爲數過多，一躉船存貯一千多箱鴉片，即須用數十隻駁船，才夠搬運，況且駁船與躉船，高下相去甚遠，不能直接搬運，必須用繩籠，或用木梯升降，搬運非常費力，等到搬去半數，躉船載重輕，高浮水面，還須預防風浪，至陸地載運石塊來壓艙，又兼潮汎時有漲落，風勢時有轉變，一遇落潮，駁船不能靠近躉船，遇着逆風，駁船不能在洋面上行駛，時當三月上旬，風暴正多，竟有終日坐守不

能盤運，點驗三日，三隻躉船尚未掃數搬運清楚。鄧督因爲守土有責，不能久居外面，故先行回轉省城。林公同提督關天培常駐虎門口外，監督驗收，得起即起，爲防舞弊起見，林公時上躉船監察，每見正艙所貯的烟土，皆係番木板箱，並用生牛皮封裹，極爲堅固；邊艙所貯的，間有口袋裝盛，包裝也甚緊密。當即詢問夷商，是否板箱裝的是好土，口袋裝的是劣土？夷商答稱不是的，因爲全用板箱多占地位，堆置不甚穩固，遇着大風暴，往往傾側倒坍，故爾改裝口袋，既省地位，堆疊也覺穩固。林公卽命林恩將口袋置天平上秤見，每袋也各有一百十幾斤，點見隻數，也與板箱所裝的數量相同，於是一體收繳。自二月二十九日開始收起，截至三月二十日，林公檢查登冊點收箱數，計共一萬五千八百八十九箱，又一千五百四十七口袋，核諸義律原報數目，尙少八分之二。查看各躉船，都已完全出清，並無存留，林公起初到不疑洋商弄刁，只當是辦事人員作弊，及到調查，在公人員，確是無弊可作，卽傳義律諮詢，那知他早已回轉省城。林公到此，才知他們使刁，有心藏匿不覺大怒，馬上派員特諭，趕往省夷館，向領事義律嚴加究詰，義律無可推諉，只好據實稟稱：日前遠職所報存土總數，係在省館覈算帳據具報，而各船所貯烟土，間有

駛往沿海地方，如潮州、南澳等處售賣，遠職當時未曾得悉，現當派人催回，不論現泊何方，在此半月內，定可一律趕回，如數呈繳，斷不敢短少。林公披閱復稟，恍然大悟！原來中東兩路的運土夷船，是一個來源的。當林公自正月欽派來省，即令關提督派水師兵船檢巡海面，旋據報稱，東路南澳地方，時有夷船駛至，嚴行驅逐後，長山尾等洋面，又有夷船，餘來條去，林公得報後，即向洋行商人伍怡和等訪問東路夷船，是不是中路分銷？還是南路另股？伍怡和答稱不知其詳，只怕是外洋另股。林公正想一俟中路收繳結束，再行查辦東路南澳夷船，方可斷絕毒根。今據義律無意中自行吐露南澳夷船，是係伶仃洋面躉船所派出，分明中東兩路，實屬一氣相生，躉船叢泊伶仃洋，杉板等船，分載烟土，駛往南澳等處求售，本屬意中之事，現在義律既經吐實，即責成義律一律招回悉數呈繳。正這個當兒，忽然接到閩撫咨文，內開近來福建洋面，忽多販土夷船，旋來旋去，不知是否粵省嚴禁販土，以致避迹閩洋，還不知是外洋另股等語。林公披閱一過，暗想不問閩洋粵洋，義律既然吐露中東兩路是一起的，責成他一律追回，於是就在舟次，親書諭單，知照義律，多撥舟船，分赴東路各洋，無分粵界閩界，見有夷船寄泊，一律催令駛回虎門，與

各躉船同繳烟土。一面嚴檄南澳、鏡總兵、沈鎮邦，率領本部師船，在洋面堵逐，內港各口，通飭潮州、鎮道府、嚴禁、蛋艇出洋，斷絕夷船接濟與售賣；一面飛咨閩省督撫，飭屬認真堵逐，使兩省聯絡堵逐，使夷船無處駐泊，不得不駛回虎門。那閩浙總督、鍾祥，接到欽差大臣咨文，馬上派委漳州知府、胡與仁，趕往閩粵交界的分水關，會同潮州知府、易中孚，與該地駐防水師，實力防堵，水陸交嚴，逼得夷船無處寄碇，非但不能將鴉片發售，連帶食物接濟，也告斷絕，勢難久行洋面，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忽遇義律派船來催歸，只好一律駛回虎門。此時林公還在虎門舟次，即據由南澳駛來佛囀吐船等八艘，繳出鴉片一千六十七箱，又五百十一袋；次日復有從福建駛來的咧船等九艘，共繳出鴉片二千二百四箱，又五十七袋；這九艘夷船本不屬中路躉船範圍，每由外洋潛行來華，忽闕忽粵，駛行無定，今被各海口堵逐得走頭無路，實在沒了主意，只得來到虎門，呈繳烟土，也是實逼處此。如此又經過了數日的點驗，直到四月初六日，方將呈繳鴉片收清，計共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十九袋，核諸義律原稟數目，反溢收一千袋有零，皆由林公親督收繳，每起盡一船，即將該船船底逐一查驗，不任稍有遺留，不過收繳結束，已在

四月底，正值夷船陸續到粵時期；這班夷商在英國啓旋時不曾曉得廣東收繳鴉片依舊夾帶烟土來華，恰行洋面，爲夷船必由之路，林公瞧見又有夷船駛進虎門口，林公一面傳令關提督攔阻各夷船且慢進口，一面諭知義律，轉諭新來載貨夷船，停泊虎門口外，派員上船查驗，如未夾帶鴉片，准予具結進口，倘有夾帶，自首繳出免罪，如有朦混隱蔽等情，一經查出，鴉片沒收，立即驅逐回國，嗣後再有夷船夾帶鴉片來華，船貨一併充公，帶土人依照中國頒行新例，處以死罪，貴領事亦不能辭咎等語。義律接閱以後，勃然大怒，以爲新來夷船，不知禁令，誤帶鴉片，理當從寬發落，何得一律沒收？嗣後夷船再有夾帶鴉片，竟欲置人於死地，太覺輕視我們商民，也就是欺侮我們國王，這還了得！還是密囑新來夷船退回去，懇求外相援助，打定主意，馬上坐船趕出虎門口，向新來夷船說明一切，夷商自然維命是聽，一律啓旋回國，義律有稟帖交夷商帶回去，轉呈外相巴馬斯統，這就是鴉片戰爭的動機，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行發局書西中街平望海上▶



家庭自療法中西新醫藥顧問

上海三馬路望平街 中西書局發行

本書舉凡人生各種病症，起因，及病態、治療法、預防法、一應醫藥常識、中西合璧、包羅萬象、誠人生之寶筏、醫藥之顧問，健康之指南，人人必讀，家家必備之良書也。

茲將本書總目錄宣佈於下

(各類細目數千則 限於篇幅恕不備載)

- ▲看護法
- ▲婦人病之類
- ▲男女性病之類
- ▲整形外科之類
- ▲腦與神經病類
- ▲小兒病之類
- ▲傳染病之類
- ▲消化器病之類
- ▲妊娠與分娩類
- ▲血液病與代謝病
- ▲皮膚病之類
- ▲呼吸器病類
- ▲外科療法
- ▲耳鼻咽喉病類
- ▲眼病之類
- ▲特殊治療法及健身法
- ▲救急法之類

價目

特製精裝一厚冊	定價三元二角	特價一元七角六分
普通洋裝分四冊	定價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四角四分

第五十回 撒鹽灰銷毒務盡 驗水量夾滯難瞞

且說林公接到義律稟復，內開：新來夷船，不願呈繳鴉片，已一律退回本國，遂職担保各夷船，決不駛往其他中國海口等語。林公見各夷船，果然啓旋而去，也就傳令啓節回省，等到回轉行轅，馬上把收繳鴉片情形，拜摺加緊奏聞，并請示所收烟土，是否解京銷燬？附片請將夷人帶鴉片來華，照化外有犯的定例，人即正法，貨物入官，首繳者免罪，酌議專條，通行遵辦。道光帝覽奏大喜，傳諭嘉獎，并諭「收繳鴉片，着即率同文武官員就地銷燬，無庸解送來京，俾沿海居民，及在粵夷人，共見共聞，有所震警。」林公接奉此旨，立即與粵督鄧廷楨、撫 怡良，及在省文武大員，會議銷燬鴉片方法。林公說道：夷船鴉片，在十七年以前，每個整土，售價銀在三十元以上，近年來鴉片來華日多，且經各省嚴禁，價格日漸跌落，每個只售十七八元，然而爲數過夥，即以廉價核算，每箱也值六百多元，合計二萬數百箱，共值一千數百萬元之巨。在守正嫉惡的人，固然視同糞土鳩毒，而吸食的愚民，必然望而垂涎，與販的好徒，更欲居爲奇貨，防範不嚴，流弊何

堪設想？故爾在收繳之初，即先在虎門口內，相度堆積所在，無如箱數過多，大房一間，至多堆貯五百箱，苦得該處民房廟宇，皆無寬大房屋，不得已合併幾間，內則拆去牆壁，外則加築圍牆，添蓋高棚，勻堆封貯，內派文職正佐十二員，分棚看守，外派武職十員，帶領弁兵一百名，日夜輪流巡邏，至於銷燬方法，以防意外，兄弟在楚省時，概用桐油拌和，舉火焚燒，自以為可無流弊，不料天下事有出人意外的，銷燬之後，有一次曾去驗看燒土地方，只見泥土掘鬆，心知有異，當即派員詳細調查，方知烟土焚過以後，必有殘膏餘瀝，滲入地中，老于熬膏的奸民，竟能將該處之土掘了，先用冷水浸出殘膏，然後入鍋煎熬，尙可得十分之二三的鴉片，由是知火銷方法，殊欠完善，現在當另籌銷燬之方，不知諸位有無善法？鄧督答道：此事的確，在前兄弟也因搜獲煙土，無善法銷燬，故特留心切訪，旋據一戒絕鴉片的紳士來轅訪謁，兄弟見他面無烟容，身體發胖，便問他什麼良方戒絕的烟癮？他答稱是食鹽，其法極簡便的，祇須用二兩茶葉，一兩食鹽，一兩烟膏，加多量清水，煎成濃湯，存貯有蓋磁器中，每於食前喝一杯，加一杯冷開水，烟癮大的用大杯，約服一二月，烟癮自絕。這個方法，叫做杯杯淡，喝一杯加一杯開水，烟味日漸化淡，故能戒絕烟

癮，此法宜行於冬季，夏季烟水容易霉壞，不大相宜。此君吸食鴉片，已有十餘年之久，對於此物，也甚有研究，據他說：鴉片最忌二物，一是鹽鹼，一是石灰，如果熬烟膏時，將鹽鹼或石灰，投入少許，即便感渣沫，不能收合成膏，就算勉強收膏，吸食時完全收不進斗門，并且毫無鴉片氣味。在兄弟想來，鴉片既忌此二物，現在何不利用食鹽和石灰剋烟的特性，拌土焚燒，必能杜絕流弊。林公說道：鹽烟相剋，明人筆記中也曾論及，現在準定採辦鹽鹼石灰，并烟燒燬，即就虎門海灘高處，挑挖兩個大池，貯流浸化，池底平鋪石板，縱橫各十五丈，四旁擱樁釘板，不令少有滲漏。靠海一面，鑿一涵洞，後面通一水溝，洞口配置活動閘板，浸化的烟土，抽去閘板，放流入海，池岸周圍，遍釘柵欄，并設廠棚數座，爲文武員弁監視的所在，如此辦法，總可杜絕流弊了，各大員皆稱此法盡善盡美，而且虎門爲夷人出入要口，可使中外之人民，共見共聞，當由林公委派總兵史林恩爲監工員，即日招雇多數工役同往虎門海灘，擇最高處開掘，築成十五丈見方的兩口大池，等到工竣，林公率同鄧督怡、撫關提督等，同往虎門監督銷燬。並由藩司熊常臬、臬司喬用遷，運使陳嘉樹、糧道王篤，左翼副都統奔潮，右翼副都統英隆，分班到虎稽查彈壓。海關監督豫堃，

常駐虎門照料，在事員弁，均各派定執司，咨會廣州將軍德克金布，留省坐鎮。林公率同文武大員到得虎門，先驗兩池，並無滲漏。林公傳令鎗士，卽由雇定工八，車水入池，約摸半池，停車闌閉涵洞，撒鹽入池成渣；一面由委員監察工役，揷抬土箱到池邊，逐箱劈開，逐個用刀切成四塊，投入池渣中浸漬半日，俟其溶解，再將整塊燒透新石灰，紛紛投入池中，一剎那便如湯沸，不燒自燃，熱騰騰的烟氣，瀰漫池上。復雇人夫多名，各執長柄鐵鋤木爬，立在池面跳板上，向池中往來翻爬，使鴉片顆粒盡化，等到退潮時，由委員用撈海撈起驗看，絕無塊粒烟土存在，方行啓放涵洞，隨渣流入大洋，流淨後用清水洗滌池底，不令涓滴餘留，倘當日第一池未曾洗清，次日便用第二池如前法翻浸，每日辰初開始，直至日落停歇，卽將池岸四圍柵欄，全行封鎖。時當仲夏，廣東天氣格外炎熱，所雇夫役僅穿短褲，上身下脚，盡行赤露，停工放出時，與執事工役一同搜檢，有司道當場監察，不許稍有偷竊，開始三四日，每日祇鎗三四百箱；等到五日以後，夫役們手法漸熟，日可化七八百箱，多至千箱，當兩池鎗銷的當兒，濃烟上湧，渣沫下沈，臭穢熏騰，令人作嘔，四圍觀衆及夫役們，個個拖鼻，在逐箱劈鎗的時候，也登記編號，這種烟土，雖多是印度出品，但

也有好歹之分，並非一號。最上等的爲黑色公班土，其次爲白土，最下等的爲金花土，還須逐箱逐袋過秤，登記重量，手續繁夥，以致自六月初旬起，直到七月之中，祇銷得八千三百二十箱，又一千一百十九袋。那時適逢中元節工役人夫，要求準給節假兩天，以便還家祀祖。林公因爲習慣相沿，不得不準如所請，定十四十五兩日，停止銷土。在這節假期內，委員兵弁，對於巡邏看守，不免稍有疏忽，賊匪遂得於中元節夜間，爬牆潛入貯烟之處，鑿箱偷竊，整土十餘隻，仍由原處爬出，正遇總稽察史林恩，帶着八個親兵經過，當場拘獲，稟報林公。傳令發交按察司按律重辦，贓土收回，十六日重行動工銷燬，遠近民人來廠觀看的，比節前更多，並有米利堅國夷商經別等攜帶眷口，由澳門乘坐杉板趕來，向沙角守口水師游擊處遞稟，請準入棚觀看。楊游擊不敢做主，卽至林公前稟請示下。林公聞說有夷商前來參觀，正是求之不得，如此做法，大可以震上國威儀，如何不讓他看。又查明該夷商平素係作正經貿易，向不販賣鴉片，故特派員將該夷人引領到池旁任其參觀。及至他看見剖土投池，撒鹽加灰浸沸熔化諸法，夷商時時掩鼻點頭，肅立顧視。等到午後，往見林公，脫帽致敬禮，表示畏服的誠心。林公卽命通事，傳諭該夷商等，現在

天朝禁絕鴉片，新修極嚴，你們素不販賣鴉片的，固然永遠不可夾帶，更須轉諭各商夷，從此專作正經貿易，中國物產豐富，獲利不可限量，萬不可冒禁營私，自投法網！非但船貨充公，連帶人也要正法的。該夷商俯首敬聽，表示傾心向化。林公見他們來了半日，未曾進食，當即一律賞給食物，該夷商等食後，脫帽歡謝而去。話休煩絮，這許多收繳的鴉片，經林公督率所屬，開池溶消以後，經過一月有餘，方得銷化完竣；林公即同文武大員回轉省城，一面把銷土情形，拜摺奏聞，一面會商鄧督辦理善後。此時正值各國貨船陸續來華的當口，只恐仍有夾帶鴉片，依然要遺害內地，不得與吸食開館一體嚴禁，向來夷船帶土都卸在伶仃洋面蘆船上，然後進口的。林公心想欲絕烟害，必須於未進口前，先行設法稽查，并將停泊洋面的蘆船，一律予以監視，方足以杜絕私卸之弊。鄧督也以爲然，於是會銜札飭澳門同知蔣立昂、香山協副將惠昌輝等，查照羅船勾水方法，游弋洋面，遇見新到各國貨船，即用丈杆自水面量至艙面，在印單上註明吸丈尺寸，粘貼夷船艙中，以爲標記；一面造冊報明海關，俟各該貨船進口時，由海關派員持冊覆驗水跡，有無浮高，即可知他有無私卸，一面咨會海關監督豫望，親至黃埔，將新來貨船逐一對冊盤

驗，苟有夾帶鴉片，在伶仃洋卸去後，船身發輕，勢必升高，無可掩飾。豫望奉文之後，馬上趕到黃埔，持冊覆驗各夷船水跡，查得米利堅國的助架刺船等九艘，是載運洋米、洋布、棉花、黑鉛等貨物，並帶有買貨洋十五萬數千元，覆驗吸水丈尺，絲毫無異，並查明船上皆未夾帶鴉片，准他進口開艙交易。此外有米利堅國的記列船一艘，與英吉利港脚船一艘，在伶仃洋面驗明勾水後，不敢進口，旋即開駛他去，足見該兩船帶有鴉片，得悉烟禁森嚴，進口必遭沒收，故爾竟自駛去。林公見伶仃洋面之躉船，雖將鴉片悉數繳出，依舊停泊在那裏，難保不故態復萌，必須驅逐回國，方能杜絕禍根，還有向來販土夷商十六人，必須傳他們到案，書立永不販賣鴉片的切結，以儆將來。於是傳諭英領事、義律，早爲遣回各躉船，并轉知繳士各夷商來轅具結。義律接到諭單，初尙遷延觀望，專等本國命令，事隔了三天，英政府的訓令，果然來了，義律快活非常，以爲國王必然震怒，訓令與中政府嚴重交涉，那知開閱之後，氣得他發昏。要知訓令上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行發局書西中街平望海上▷

地方自治之基礎，有公民資格者必讀
區政大全（江蘇吳縣第一區助理員董浩編著）
（地方自治有名人物均有題字序文）

作者將辦理地方自治之學識經驗供獻給各省縣區有自治事業者
下列各位不可備區政大全：

各縣縣長，各區區長，助理員，鄉鎮長副，監察委員，衛生，食糧，
宣傳，調解等委員，保衛委員，閭長鄰長，鄉鎮長副，鎮丁等

區政大全內容大略如下：

- （言論）專撰名人對於區政自治之議論，分區治，保衛，建設，衛生，教育，戶口等
- （組織）分縣組織法，市組織法，區公所組織，鄉鎮公所組織，監察委員組織，衛生委員會組織，食糧委員會組織，宣傳委員會組織，調解委員會組織，其他……
- （職務）分區長職務，助理員職務，鄉鎮長副職務，閭鄰長職務，鎮丁，其他各種委員職務，
- （訓練）分區長，助理員，鄉鎮長副，閭鄰長，各種委員鎮丁等。
- （工作）分戶籍，土地，交通，教育，公安，衛生，水利，墾工商業，合作，救濟，財政等，其他……
- （手續）分奉委，接收，交付，卸任，選舉……等手續。
- （法規）各種自治法規，各種辦事細則，各種政令……等。
- （公牘）自接收至卸任應有之例行公文，以及一切辦事公牘並附圖表。

▲價目▼ 全書分訂參冊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大洋九角

第五十一回 傷害林維喜交涉人命 會同關天培添建炮台

且說義律與林欽差開始交涉之時，卽有稟報到英國，不久卽接英王訓令，囑他不可輕舉妄動，照該服從中國法令。原來英吉利以商立國，海外貿易，訂有商律，凡商船來華貿易，必先在那國請領牌照，經過各埠，皆須驗明有無夾帶違禁品，開船時並須頒給禁約條款，諄諭不許在中國滋事，酌限往返程期，如未領牌照擅自行船，查出充公治罪。因此貨船到粵，必皆報關納稅，正當商人不敢夾帶鴉片，販賣的祇有英國所屬港脚一處的商船。港脚，就是孟買孟加拉，原屬鴉片出產的地方，到中國來的路程，要比英國近得多，來往便利，距離他們本國又遠，故有一班奸夷，利慾熏心，瞞着英政府由外洋直駛到廣東，初時只有一二艘，近因獲利優厚，販運愈多，在英國政府也茫然不知，林公對於鴉片一物，在他們本國嚴禁一事，早已知道，故欽派到粵時，便卽移文英王會禁鴉片，無如被義律攔起，不會寄發，林公又無從查問？可是那義律自行稟報英王，謂中國苛待英商，嚴禁夾帶等語，稟中雖未言明鴉片，無如那位英王，到也精明詳細，雖遠在

二萬里以外，竟能一目了然，料必是販賣鴉片，否則中國必不會嚴禁的，故特下訓令，寄達廣東主務監督甲必丹義律，義律連忙剖封抽閱，祇見上面寫着：英國政府不能援助英國不義之商人，破壞國際通商法律，倘清國政府實行其國法，而英商人因夾帶而蒙其損失，則是罪有應得，英政府不能代負責任云云。義律看罷，好似當頭澆了一杓冷水，就此對於林公的命令，不敢不遵，馬上轉知伶仃洋面各躉船，駛出老萬山回國的，先後共有七艘，以外尚有幾艘，有因船身已壞，須待修理完竣，方可啓碇，有的破壞過甚，經不起海洋風浪，廉價售去，人搭他船回國。義律照實稟復，林公又派員復查，所報尙屬實情，只好稍寬時日，仍分飭水師認真梭巡洋面，嚴加防範。惟夷商對於具結一事，久不遵辦，一旦嚴催，始接到義律復稟稱：一本國與天朝貿易，恭蒙大皇帝懷柔，歷有二百餘年，仰望先教以禁令，而後實行，因本國地方較遠，必須寬以期限，凡屬印度港脚船，給予五月期限，英吉利船，給予十月期限，然後厲行新例，則各商皆知有此例，來粵時自必遵行，現在要各商出具永不販賣切結，各商都不願意，倘不能不取結，該商人等惟有啓碇回國一等語。林公閱稟，正在籌思處置良策，忽然接到軍機大臣字寄，內開：「奉上諭飭查港脚夷

商查頓下落。該夷來粵貿易多年，所有躉船鴉片，多數是其經營，實爲奸夷渠魁。據鄧廷楨奏稱，該夷因稽查嚴密，於去年冬請牌下澳，現在諒已開行，但該夷盤踞既久，黨羽必多，現在各躉船尚未回帆，所存烟泥，豈肯即行拋棄，難保不別肆詭謀。著林則徐嚴密訪查，該夷查頓，是否實已下澳開行，確於何日啓旋，如尙逗留，著即嚴行驅逐，據實覆奏。一面札澳門同知，轉諭在澳西洋夷目委利多查明關監督豫，轉諭洋商伍紹榮等，密查稟復；一面又密派史林恩改裝前往澳門密訪。旋據查頓附搭何船於何日由澳開行回國，據實稟復；一面又密派史林恩改裝前往澳門密訪。旋據澳門同知蔣立昂稟復，查頓確於上年十二月十六日，由澳港附搭脚船回國；又據豫後報相同，查頓回國，已無疑義。惟據史林恩回轅面稟，查頓雖去，黨羽留省的甚多，如義和行的央頓，即係查頓的胞弟，又有英子地臣、三子地臣，皆係查頓的外甥，還有替他管賬的子地信，也在該行居住，並查悉此次躉船繳出的烟土，十之六七，是查頓存貯的。林公固知查頓爲販烟禍首，趁此機會，必須將他根株盡，使他永遠不敢再來，於是會同鄧廷楨、豫、嚴諭義和行主，驅逐央頓、英子地臣、三子地臣、子地信等四人，押交粵海關，搭船歸國，更有著名販土夷商顯地，一併驅逐。

出境，然後把辦理情形，具摺奏復。且說查頓從鴉片貿易裏面獲利達一百多萬，此次損失，約有三十多萬，自己雖然回轉倫敦，仍留胞弟司賈居粵，還想設法販運，及見尖頓等一體被逐回國，才知事情鬧大了，無可設法，但是平白地將大好利源丟去，心中終覺不甘，他本和頓地是至友，素知他和外相巴馬斯統有些親戚關係，且二人甚爲要好，便和頓地秘密商量，託他去運動外相，德憲英王與中國辦交涉，強硬對付，須用兵力作後盾，要求中國政府將被燬烟土二萬數千箱，如數照價賠償，約計可得二千四百萬元之譜，各商人只要收回六百萬元血本，其餘一千八百餘萬元，悉數報效外相及軍餉，又允許頓地，如其事成之後，另提一百萬元，作爲酬勞。二人幾經商議，頓地因有此一筆絕大酬勞，自然不肯放棄，便向外相一再懇求，外相巴馬斯統，起初以爲鴉片一物，究係毒品，中國嚴禁沒收，也出于情理之中，况英王早已聲明英政府不能袒護不法商人，故不敢在英王跟前建議，便向頓地婉言謝絕。頓地也無可如何，廢然而返。不料事有機巧，隔不多時，香港地方，發生一件英人慘殺中國鄉民林維喜案件，當由主務監督義律辦理，判決主犯罰金一千兩，以作撫恤，并科監禁二年之罪，辜情不服，中國官吏，也以爲處罪太輕，由粵

督鄧廷楨專摺奏明皇上，旋奉諭旨，着他合同欽差大臣，嚴重交涉。鄧督卽和林公商定辦法，會銜布告，表示反對，並斷絕香港、澳門、廣東等處的英人食物，凡英人雇用之司賬、通事、大司務、西崽等，限三日內一律自動辭職，否則拘案罰辦，并傳諭中西餐館、及茶食店、點心店、水菓店，概不準與英人交易。義律本則與林公夙仇未解，他就一面飛稟英政府，請派軍船來華，保護商人，一面提出抗議書，親往九龍官署抗議，等候六七小時，不曾見着中國官吏，義律大怒，回去發出布告，竟欲以武力對付，幸經他國商人勸阻，林公得悉義律態度強硬，諒必恃有武力作後盾，卽與鄧督商議，一面向義律提出要求，速將殺死林維喜的兇首交出，并限在黃埔的夷船，於三日內一律退出；一面擴充武備，於虎門口外，排下砲位，預料戰機迫在眉睫，修築砲台，不容稍緩，當卽會同提督關天培乘坐兵船，至虎門察看形勢，原來鄧督早知英國早晚用武力對付，虎門設立砲台，早經奏准，派委委員，雇工安設，此時剛正竣工。那虎門口爲粵海中路咽喉，爲夷船來粵必經之地，當下林公船抵虎門，同關提督並立船頭，手提望遠鏡，四面瞭望，祇見重重門戶，險要天成，自伶仃大洋過龍穴而北，有兩山斜聳，東邊叫沙角，西邊叫大角，欲入內洋，必從兩山中間經

過，此爲第一重門戶；進口約七里，又有一山，屹立中央，名叫橫檔，前面有一巨石，名叫飯羅排，再前進有一小山，名叫下橫檔，海道至此，分爲兩支，右面一支多暗沙，左面一支以武山爲岸，武山俗稱南山，山前水勢極深，爲夷船出入必由之路，此爲第二重門戶；由橫檔前進五里，便是大虎山，靠西爲小虎山，再西則爲獅子洋，便是由黃埔到省的要路，此爲第三重門戶；以外山島雜出，港口紛歧，皆夷船出入的要津。當由關天培指明橫檔南山兩處，本有炮台，建自康熙五十六年，形勢稍狹；嘉慶五年，於沙角添築炮台一座，至二十年又於南山炮台的西北，添築鎮遠炮台一座，各安炮位四十座；嗣後大虎山大角山各添設炮台一座。兄弟自十四年冬到粵，驅逐夷人，律勞卑出口之後，與前任盧制軍商議，因大角沙角兩炮台，中間隔開海面一千數百丈，兩邊炮火均難得力，祇可作爲瞭望之用，惟南山鎮遠橫檔等三處炮台，形如品字，中隔水面，祇有三百多丈，炮大可期得力，所惜南山炮台地勢過高，炮子容易冒過船頂，牆探亦嫌單薄，當時卽同盧督會摺奏准，將各炮台，重行修建合用，添置七八千斤大炮，分別安配，並於橫檔背面山麓，及對面蘆灣山脚，續添永安鞏固兩炮台，安炮三四十門不等，這是此間炮台的沿革。林公問道：現在

新添設的，又在那裏可會工變否。要知關提督回如何答且待下回分解。

◁行發局書西中街平望海上▷

◎任渭長先生畫傳四種

(既可作畫稿之模楷
尤可作小說筆記設)

任先生渭長，爲畫苑名流，所作人物，尤能精神會萃，栩栩欲活，畫傳四種，爲先生生平得意之作，運筆之精，傳神之妙，實爲近世諸名家中所罕覩，本局以重金購得真蹟，影印成冊，與原本無異，凡愛好任先生之作品，以及有志繪事者，當以先觀爲快也，全書分訂四大冊分述如下，

- (1) 高士傳 根據皇甫謐所撰高士傳畫象，共七十二幅，且將本傳親題于象，間有璧合珠聯之妙。
- (2) 先賢傳 本傳共有象八十幀，於越先賢，搜羅無遺，各附傳贊，書畫皆工，
- (3) 列仙傳 根據列仙傳而畫象，且就諸仙之事蹟，編成酒牌，非但爲畫傳中之特色，且可助行令飛觴之雅興。
- (4) 劍俠傳 仙俠傳係段成式所撰，即以此爲根據，畫象精工，所書本傳，尤古茂可愛，不可多得。

▲價目▼

全書分裝四冊 中紙定價三元 特價大洋一元八角
洋紙定價二元 一元二角

寄費加一

第五十二回 義律霸阻夷船入口 英皇怒派軍艦示威

且說虎門口的炮台之外，又有排鍊，都是由提督關天培經手安設的，所以林公和他一路查察，并向他問起排鍊安設停當沒有？要知炮台未至決裂時候，不曾奉到上諭，准予武力對付，不能夠擅自向夷船開炮轟擊，所以要兼設排鍊，隨時可以封鎖海口，使夷船不能任意出入，當下關天培答道：說起排鍊，在五年前就同盧制軍籌議安設，於橫檔山前海口面較狹的所在，創造粗大鐵鍊，安根於兩岸，鐵鍊下端承以木排，木排兩端緊繫錨纜，無事時開放，任舟船自由出入，有事則橫截中流，使船隻不能通行，防堵極為便捷，當時因經費缺乏，未及辦理，直到十八年夏間，有英吉利夷目馬他倫率巡船三隻，窺探虎門，及見海口布置嚴密，便即畏懼退去，時在鄧制軍任內，即與兄弟會摺奏準，添設鐵鍊木排，由兄弟到此詳細察看，威遠鎮遠橫檔等各炮台之前，海面較狹，安設兩道排鍊，足資堵截，惟威遠鎮遠兩炮台，雖同在武山脚下，相距尚有一里以外，既較排鍊橫截中流，炮台更宜聯絡，故又於威遠鎮遠中間添建大炮台一座，安放大炮六

十門，以護排鍊，工程纔告結束，卽請大人查察驗收。林公就令移舟至武山橫山橋一帶查看，這是第二重門戶，最關緊要，卽派員乘坐杉板，丈量該處海面，自西北至東南，橫寬二百七十丈，至三百三十丈不等；查看排鍊兩道，西北皆安根於武山脚下，東南則第一道安根於飯籠排巨石，第二道安根於橫橋山脚，俱各鑿深石槽，用八千斤重的廢炮，橫安槽底，外加粗鐵箍四道，上扣鐵鍊四條，合併爲一，中間紐合，兩頭貫以大鐵鍊八條，用大鐵鎖接扣兩邊，以便開闔；木排則用大木截齊四丈五尺，合四根爲一小排，穿以橫木兩道，聯成四小排爲一大排，約寬一丈六尺，夾以橫木六道，箱以鐵箍三十道。第一道安設三十六道大排，大鐵鍊三百九丈零；第二道安設四十四道大排，大鐵鍊三百七十二丈；兩道排鍊相去約九十丈，工程堅固非常，卽有管排鍊把總兩員，帶着一百二十名水兵，乘划船前來跪接，原來這兩道排鍊，關天培化費了一個月功夫，纔告成功。林公驗過排鍊，又同關天培赴各炮台驗看，祇見新建炮台，俯臨排鍊，正成扼吭之勢，台牆釘樁砌石，炮洞用三合土築成，安炮六十門，後圍石牆九十丈，高出山巔，軍裝藥庫兵房望樓等，正在日夜趕築，再查舊有各炮台，也經關天培一律拆修改建，高低合度，工程堅固異常。林公

遂向天培獎勵一番，方纔啓節回省，與天培會銜奏復，不料這裏海防設備完密，隔不多時，英政府竟然派遣海軍船長葉其斯密司，率軍船兩艘抵粵，向林欽差提出嚴重交涉。你道上次英王訓令義律，聲明不袒護不法商人，現在何以又化柔爲剛，竟冒冒然派遣軍艦來粵呢？此中原因，甚爲複雜：一因頗地受了查頓的屬托，欲賺一筆大酬勞，常去慫恿外相，求他向英政府建議，叫中國賠償鴉片損失。二因義律以林維喜被害一案，處理失當，受了中國官廳的威協，懷恨在心，故捏詞誑報本國政府，請派兵船到華保護商民，危詞聳聽，說得格外厲害。本來英王很明事理，不願輕啓釁端，但一個主意雖打定，總經不起外力的誘迫，英王左右，固有外相巴馬斯統的絮聒，更兼有利可圖；外面又有義律的慫恿，又關國體；內外交攻，把英王弄得失了神智，故才有派兵來華之舉。且說當時林公回省以後，隔不多時，又有各夷商新船到粵，林公因恐後有夾帶鴉片，故一面奏請頒定夷人販土治罪專條，一面令洋商通事，傳諭勸來各夷船，須遵守現辦章程，船內無鴉片的，進口報驗，有鴉片的，自首呈繳，免予治罪，並許驗明進口；若自省不敢報驗，着即揚帆歸去，亦免窮追。傳諭去後，各國夷船，陸續進口報驗的，共十七隻，經海關驗明，均無鴉片，準

予開船貿易，不進口而退去的，亦有三隻。旋有英吉利所屬港脚貨船多隻開到，其中也有不帶鴉片的，正擬進口報驗，不料被義律一律阻止，移泊虎門口外的尖沙嘴一帶。義律身爲主務監督，本有權約束衆夷，各夷船奉到他的命令，自然不敢不從。義律亦在此時，溜到澳門，當即遞呈一稟至行轅，林公拆閱。大意謂：「因爲違禁販賣一弊，誤及正經貿易，貽累商人家業，其害甚重，亟須設法，早除此弊；如准派委員來澳，會同妥議章程，則違禁販賣之弊，可冀永遠除絕。」林公只道他真心除弊，大加批獎，並會委佛山同知劉開域前赴澳門與他會議，並將奏准頒賞的茶葉一千六百箱，發往給賞，上次給賞的茶葉，是由林公等捐廉購置，這次是由皇上恩賞的。不料劉開域尙未到澳，義律又遞一稟，大意謂：「本國船隻進埔，須候到本國王批諭，方可明白轉飭，倘蒙格外施恩，令在澳門裝貨，威戴靡旣，」等語。林公接閱以後，方知前稟妥議章程一語，乃是別蓄奸謀，他早知澳門孤峙海隅，實可周通內地，惟西洋夷人，準在該處設貿易額船二十五隻，起卸貨物，不納關稅，此例始自明代，英夷惟利是圖，妄想破例效尤，此端一開，粵海關幾同虛設，並且嘉慶年間鴉片流毒，即由澳門圍聚開始，以後年盛一年，直到道光二年，始將圍所撤除，改

用蘆葦囤積，現在驅逐蘆葦船，回復澳門國所，簡直是驅虎進狼，想到這裏，就在來稟後嚴加批斥，并指破他的奸謀。義律接到批諭，見詭計不行，惱羞成怒，委員劉開域到澳拜訪時候，他藐視異常，毫無禮貌，及問他擬定章程，沒有他竟答稱林欽差不准在澳門裝貨，有何章程可議，連帶賞給的茶葉也不收。劉開域受了這一番烏氣，只好回省稟復。林公對之一笑，所有繳清鴉片的奸夷蘆葦船，尚有逗遛未去，另派委員協同西洋安分夷目驅逐，苦了新到的英夷貨船，已有三十二隻之多，多數裝輕洋布棉花等來作正當貿易，亟圖進口開槍卸貨，現在被義律一人把持阻撓，不能進口，都停泊在尖沙嘴一帶，而且廣東天氣酷熱，洋米棉花，俱已受壞，暗中也受了不少的損失，口中雖然不言，心中的怨怏，誰也是免不了的。還有幾隻夾帶鴉片的港脚船，就在尖沙嘴私放杉板，裝載鴉片，潛赴偏僻口岸，以木片爲招幌，寫明每隻大土，廉售洋若干，隨潮流入海口，自有人貪便宜，爭相購買。這班奸夷佔據尖沙嘴爲巢穴，時常酗酒滋事，無所不爲，就是從前民人林維喜，被英夷行兇毆斃，也多是這不法夷商所幹下的，他們自從闖下人命，林公知會義律，不得要領之後，封鎖海口，不准夷商船隻開入之後，在正當夷商，既不販運毒品，又不夾帶鴉片，

停頓在洋面之上，不能起卸貨物，固然受到損失；但是那些販運毒品的夷船，以及夾帶鴉片的船隻，在從前時候，必須開進虎門，方能起卸貨，他們入口，必經查驗，如今皆不能開進虎門口，都寄泊在伶仃洋尖沙嘴等洋面，例不開驗貨，皆算未入口的夷船，由各夷商將夾帶私貨，自行放杉板出去兜售，林公因私售鴉片的流弊，正在於此，隨專摺奏請，將「入口」二字，改爲「來內地」三字，稍示渾涵，使奸夷無可藉口，并擬定通知英吉利國王的照會底稿，呈請鑒核諭遵，奏摺遞去後，旋奉上諭，如議辦理，於是將諭知英王的照會，托正當英商帶回英國轉送政府，向例由該國領事轉遞，現在義律避不見面，只好托歸國英商轉交，檄文甚長，茲將該文內容緊要之處，摘錄如下：「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如係茶大黃等，利於食，利於用，並利於轉賣，可得三倍之利，何忍再以害人之鴉片，恣無厭之求乎？倘別國人販鴉片至貴國，圖賣害人，貴國王亦必深惡而痛絕之也。今天朝特定新例，凡華民賣鴉片者死罪，吸食者亦論死罪，試思夷人若無鴉片帶來，則華民何由轉賣？何由吸食？是奸夷實陷華民於死，豈能獨予以生。凡害人一命者，尚須以命抵之，况鴉片之害人，何止一命已乎？故新例於帶鴉片來內地之夷人，定

以斬絞之罪，所謂爲天下十害者也。」檄文到達英政府，由外相巴馬斯統，進呈英王御覽。那位英王，確爲舉世獨一無二英明之主，自當國以來，國勢日強，幾幾乎要執海上的霸權了。當下把檄文披閱一過，指着夷人的夷字，詢問外相這字是不是英吉利三字的譯音？外相正想巴馬斯統因受了顛地的運動，有心要從中挑動，就趁此機會，奏道不是譯音。這是極壞的字。本與狄字相連，夷狄兩字。當作野蠻國解，夷人猶言野蠻人。女皇聽了大怒道：本國向以法禮對待中國，不料中國來文，竟以野蠻國相稱。只此一夷字，就是野蠻人的意思，如此稱呼，未免欺人太甚。他們既如此無理，我們對付他們，也不宜十分示弱；若一味遷就，將來的壓迫，更要不堪設想了！現在中國欺侮我商民太甚，所受損失，達二千四百萬元之巨，必須以兵力示威，方能責成中國，如數賠償商民損失，英王准奏，于是就鬧出兵戎相見的大亂子來了。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行發局書西中街平望海上▷

朱兩 湘著 **實用最新口琴吹奏法**

張慰如題字 吳經熊題字 石人望題字
秦潤卿題字 周瘦鵠題字 錢君匋題字

口琴，為現代高尚音樂，摩登仕女，均愛吹奏，本書為
朱兩湘先生最新著作，洵屬口琴吹奏法中最完美之良書
內容……

- ▲口琴的種類和構造，口琴的價值。
 - ▲口琴的音階和調子。
 - ▲口琴的樂典淺說，樂譜，音符，休止符，拍子。
 - ▲口琴的奏法，單音奏法（單音練習曲十則）
 - ▲二重奏法（重音練習曲十則）
 - ▲三度和音與五度和音奏法（附練習曲）
 - ▲震音奏法（附練習曲）
 - ▲顫音奏法（附練習曲）
 - ▲空氣伴奏與琶音伴奏
 - ▲口琴的重奏
 - ▲口琴的常識，記號，附錄。（各種最新的歌曲）
- 價目：全書一大厚冊 活頁線裝 原價一元 特價只售大洋七角
寄費五角

第五十三回 奸夷輕啓兵端損船折將 水勇火攻匪艇爛額焦頭

且說英吉利與中國通商，始自乾隆五十七年，英國派使臣馬急耳尼到北京，希望改善商務，中國政府強迫他修朝貢例。行三跪九叩大禮，馬急耳尼一律遵行，不敢驕強，此時中英貿易完全操在東印度公司之手，直到後來，撤銷東印度公司專利權以後，夷商貿易，無人主管，廣東洋商頗感困難，便由十三洋行洋商，公稟粵督盧坤，飭令英商回國，援例向英政府請求，派公司大班來粵管理貿易，英政府許可之後，即派律勞卑來粵，名叫主務監督，這是領事的嚆矢。不料律勞卑初抵澳門，即與粵督爭對等權，竟致決裂，盧督傳諭公行員疏通無效，正式下令停止通商，律勞卑一面用武裝船至虎門口示威，一面發貼布告，反對總督命令。盧督大怒，咨請提督關天培，驅逐武裝夷船，派兵包圍英國商館，律勞卑亟向英國請派大兵來粵，英王不許，反加申斥，律勞卑竟因此憂憤而死。中英通商經洋行商人，從中調解，始得恢復，那時副監督帶威升爲主務，並由英政府授以管理英商的權柄，至次年帶威辭職，始由甲必丹義律爲主務，這義律爲人，

剛復自用，對於人情世故，一些兒也不懂得，無論何事，都是獨斷獨行，誰也阻止他不得，這是以前之事，也是中英戰事的導火線。此次林欽差到粵，義律始則抱定冷靜主意，等到繳銷鴉片後，轉變強硬態度，終究避往尖沙嘴的貨船，又被林公斷絕接濟，林公料定他必有武力作後盾，否則安敢強強到底？明知早晚必有兵戎相見之一日，故移駐虎門，就近調度嚴防，提督關天培常在沙角洋面，督領本標師船，并陽江碣石兩鎮舟師，逐日操練，以振軍威，並加派弁兵協防排練，添雇水勇，裝配火船，以備隨時調遣。不料那義律藐視我國，竟敢擅啓兵戎，就英商貨船中，挑出兩隻新到的最大夷船，及躉船數隻，一併湊集炮械，改作兵船，更有自該國開來的武惹幾號兵船一隻，炮械較多，寄泊各夷船之前，特爲保護。林公早接探報，飛飭各路將弁，嚴密防守各要口，仍告誠領兵各員不得輕舉妄動，如彼方無意外舉動，須力持鎮定，不可聲自我開，貽人口舌，這種辦法，還是保持上國威望，略示軍威使義律早知悔悟，俯首貼服，依照中國新定法令，將此次帶來的鴉片，自行報繳，貨船也陸續進口報關，受我檢查，方許照常貿易，那知義律竟敢輕啓兵端，此時英商貨船數十隻，都聚泊在尖沙嘴一帶，林公特派大鵬營參將賴恩爵，帶領師船三隻，

在九龍山口岸，查禁夷船接濟，防護要口炮台，該處離尖沙嘴，約摸十多里，不料義律忽帶大小夷船五隻，駛到九龍山口，先遣一隻，擺近中國兵船遞稟，求請代爲購辦食物。恩爵正遣弁兵，向夷船傳諭開導，祇須將新來貨船夾帶的鴉片呈繳，立刻可以進口，移泊海關前，非但食物無虞，缺乏，並可照常貿易。弁兵傳諭還未終了，義律竟出其不意，喝令五隻炮船，一齊開火。一霎時炮聲不絕，炮子亂飛，記名外委歐士乾，正在船頭，轉身料理軍械，猝不及防，炮子飛來，打穿脇下，立刻喪命。賴恩爵見來勢十分兇猛，非可理喻，亟揮弁兵分散水面，嚴守要隘，布下陣勢，一面令炮台瞄準敵船，開炮射擊，此間嚴陣抵敵，同時又命人飛報林公，請示定奪。雙方開火片刻，炮台上擊翻雙桅夷船一隻，在旋渦中滾轉，夷人紛紛落水。義律見炮台上炮火猛烈，不敢戀戰，急率夷船暫時退去，隔不多時，義律復率十幾隻夷船，二次來攻，并有大船攔截鯉魚門，炮彈密如飛蝗，賴恩爵一面命兵士用網紗籐牌等物，設法遮避，一面身先士卒，奮力對擊，無如今日所帶兵船，只有三隻，夷船共有十幾隻，彼衆我寡，形勢驟變，正在拚命激戰之時，恩爵又瞥見一隻英國兵船駛來助戰，他就奮不顧身，一身執籐牌擋住敵戰，親立船首，連放大炮轟擊，同時炮台親自在

船頭上，指揮炮手，開炮還擊，那各炮台台官，見本國水師受困，一個個義憤填膺，一聲令下，同時也用大炮向英兵艦射擊，一霎時炮聲震天，戰雲密布，真弄得天愁地慘，日色無光，一時瞧不清楚擊傷了多少夷人，但見夷人紛紛放杉板下海撈救，那賴恩爵本是林公的得意門生，由武舉出身，積功陞至參將，臨陣奮勇當先，部下都是驍勇善戰，且多會水性的精兵，這一場惡戰能夠以少擊衆，就可見賴恩爵平日的訓練所素了。自午刻開始，直戰到黃昏，歷五時之久，敵勢漸漸不支，又經一番痛擊，各夷船方敗回尖沙嘴，恩爵並未追殺，檢點部下，傷斃兩名，以外輕傷二十餘名，重傷兩名，皆可醫治。兵船間有穿洞滲漏，桅檣也有損傷，馬上移泊炮台前，連夜趕備完整。恩爵將水口防務，一一布置妥當，才親自坐船趕到虎門舟次，把作戰情形面稟林公，林公說道：夷人擅啓兵端，只因藐視我國，才致戰敗而逃，咎由自取，你能以少勝多，忠勇可嘉，記功一次，恩爵正在叩謝間，林公又接到新安知縣來稟報稱，昨日夷人在九龍山口戰敗，撈起屍首十七具，就近掩埋，洋面疊見夷屍隨潮漂流，查知改作兵船的船主得忌刺吐的右手腕，被炮彈打斷等語。林公閱稟後，命恩爵認真防範，并賞給大鷄營兵士酒食，恩爵拜領歸船，仍回九龍洋面防守。那

義律自大性成，素來藐視我國水師，以爲船小械劣，不能作戰。故爾此次味然將商船改作兵船，輕于嘗試先行啓釁。但是中國的船雖小，械雖劣，但人心却是一致，忠義奮發的賴參將竟能以少勝多，殺得奸夷大敗而逃；義律經此敗挫，也出于意料之外，如今見事情已經弄成僵局，惟有向政府告急求援。再說林公雖得小勝，查明義律依然逗遛在尖沙嘴，曉得必有後患，通令水師將弁認真巡查防備。守備黃琛奉令巡查潭仔洋面，瞥見有一蝦筍小艇，攏近屢逐未去的蘆船，料必又是販土，當即駛行上前查拏，蘆船上小胆水手，跳入小艇，飛槳逃竄，有幾個大胆水手，正想開槍拒捕，那知黃琛船行如箭，已近蘆船，奮勇當先擲出火斗火礮，蘆船立刻起火延燒，衆夷見已失事，紛紛躍入海中，泳水逃登海岸，竟獲住伙工兩名，蘆船被火燒燬。義律見官兵用火攻，暗想這幾隻蘆船，若被他們盡付一炬，如之奈何？大隊救兵，猶不知何日開到，目前惟有虛與調和，等到軍艦來齊，再行和他反臉，打定主意。即乘小艇至澳門，往訪各國官商，袖出預先寫就的說帖，托他們代爲投遞，他們都是外夷，一坵之貉，自然互相幫助，慨然允諾。接受說帖，馬上送交澳門同知蔣立昂，立昂派差送到虎門，欽差大臣行轅，請示祇遵。林公拆閱說帖，祇見寫着一英

吉利國領事義律，敬上澳門軍民府大老爺清鑒：義律在粵有年，每逢大憲札行，辦事無不認真辦理，此次豈有別心，蓋義律所求者，惟願承平，各相溫和而已。謹此奉知，請轉呈欽差大人核示見覆！」等語。林公固知義律狡猾絕倫，反覆無常，起先欲用武力相恐嚇，及至戰敗之後，遞此說帖，明明是緩兵之計，當即批諭，該領事既無別心，速將首兇鴉片繳出，貨船一律進口報關，躉船一律回帆，仍準照常貿易。林公已猜破了義律的心理，口不應心，所以一面批諭，一面反又分飭水師嚴防各洋面，并派探密查奸夷動靜。不料義律一面穩住了這方面之後，又故意派人到處密放種種謠言：有的說英夷將會集各埠兵船，同來滋擾；有的說該夷去秋求准通商，已將新烟載回夷埠，現在斷絕了他們的貿易，反無顧忌，打算將載去的鴉片換來，設計誘人販賣；有的說英國將連絡其他各國，共同出兵來侵犯中國，他放這種謠言，無非要亂我軍心。無如林公看破奸謀，告誡屬下，力持鎮靜，以息流言，心知他們不肯回帆，無非想死灰復燃罷了。不過百密總有一疎，那粵洋中的漁船艇艇，多得不可勝數，船戶盡是貪利亡命之徒，奸夷遂用厚利招徠他們，每隻大土，只售五兩銀子，若然接濟奸夷食物燃料的，也皆加厚給值，常言道：人爲財死，利愈重

則命愈輕，故而夷船寄旋離遠，這一班舟子，都甘心冒險犯法，和奸夷交往貿易，更多出了一種私弊。林公看了這種情形，不覺引爲隱憂，心想只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方能除此隱患。想到這裏，提督關天培，却巧到舟次來稟報防務，林公就將想定的計策，和他商定，用半時水師所裝的大小火炮，以重金雇用漁艇各船戶，教他們駕駛船隻和燃放火炮的方法，每船派兩名兵弁爲教練，以外多用漁艇船戶爲水勇，習練數日，即用他們去掃除和夷船交易的各匪船。商量停當，天培告辭回轉水營，傳諭招雇漁艇船戶二百名，編爲水勇，等到第三日半夜，天培先到林公坐船上，商定火攻各匪船的計劃，即行告別回船發令，命游擊馬辰，帶水勇四十名，由東浦上下濠前進；都司盧大鈺，帶水勇由屯門前進；守備黃琮，由后海青山前進；把總楊雄超，千總王應鳳，各帶水勇由長沙灣前進；時已下半夜，恰巧風潮俱順，各軍官分令水勇駛近夷船寄旋所在，出其不意，乘勢火攻，各水勇各把噴筒火罐，順勢拋擲到環附夷船的各匪船上，英夷匪衆正在好夢方酣之際，聞得警信，都從夢中驚醒，張開睡眼看時，只見各船全行着火，都嚇得魂飛魄散，手忙脚亂，不去救火，各顧各搶着自己的東西，向船頭船尾上奔逃。僥倖的逃上躉船，會水性的泳水

逃生，一霎時火光照得半天通紅，虧得幾隻高頭杉板上的英夷，用水槍水斗，奮勇撲救，始告火熄，已經日出東方了。各軍官陸續回轉水營報功，計共燒去屠牛換士大海船一隻，買運烟土的艚船一隻，蝦筍辦艇三隻，賣雜料饊餅扁艇十五隻，燒燬沙灘篷寮六處，所有通夷奸民，燒斃淹斃，不計其數，生擒通夷匪犯黃添福、陳水生等十名。天培即命解送虎門，請欽差大人發落。并親往謁見林公，把上文的情形，詳細報告。林公即將解到各犯，嚴審定罪，以示儆戒；出力官兵，超拔獎賞。林公以爲奸夷經此重創，夷胆必寒，那知英夷船隻，依舊寄旋洋面，林公早知停頓在此，必有後患，果然隔了不多幾天，英國的海陸軍，大舉進攻了。要知林公如何迎敵，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澳門交兵英將披靡而遁 定海失守林公忠勇見疑

且說英國的印度總督哈丁奇，前應廣東領事義律，率軍艦二艘來中國，小有接觸，未曾占着便宜，旋即開駛回去，現在英國議會，多數贊助出兵，并決議支給軍費，他就調集海陸軍一萬五千人，侵犯中國。海軍歸印度水師提督喬治義律統率，陸軍歸大將伯麥統率，以軍艦二十六艘，大炮五百四十門，由新嘉坡啓碇駛抵澳門。次日，即由司令官伯麥一面發出布告，揭示封鎖廣州港及河口，一面派軍艦游弋海面，打算進攻廣東。清廷接到警報，曉得戰雲已開，特授林公爲兩廣總督，責成守禦；調鄧廷楨督閩，防守閩海。林公向來留心英廷政事，對於他們的軍事方面，尤其注意，及見英政府決意主戰，也就添備大小戰船，并募漁艇船戶及壯丁五千，責成提督關天培加緊訓練教習海戰，并於虎門橫檔嶼安設鐵線木筏暗樁，購置堅利重炮二百多尊；并購同安米船，紅單拖風船，以備攻襲；凡內河各口，沒有砂礁的，也一律增兵防守。等到道光廿五年五月，英軍司令官伯麥，率大隊兵艦駛近澳門口外，林公即用火船堵塞海口，乘着風潮出洋，

遇着英國兵船，接近時候，就放起一把火來，焚燒敵人，英船見用火攻，又因船中貯藏引火之物，急忙退避，已被燬去杉板船數隻，英人見了這種設備，也有些心驚，林公便即大張賞格，凡能捕獲英船，或破壞的重賞；生擒或殺戮英國官兵的重賞；捕獲軍艦，船中一切，除彈藥槍炮鴉片等外，一概給與獲人充賞。不料英將伯麥，也出重金招募許多漢奸，派他們偵察廣東海口，除却澳門虎門以外，何處可以乘虛襲入？你想林公是何等樣人，平日之間，辦事已是認真，況且早就料到必有兵戎相見的一日，事前豈會沒有準備，故早以防守得鐵桶相仿，對於嚴查漢奸，格外認真。所以漢奸出發之後，多數被捕，只贖得三人，回報伯麥說：海口的兵船布得密密層層，連帶漁船艇戶，也都被林制台編爲水勇，防守各海口，非但兵艦不能進去，就使光身體一個人，要想入口，也要被他們搜查明白；倘然有些形迹可疑，或是言語說得支吾，你想逃得過。看來廣東有了林制台關提督防守，一時萬難得手。伯麥說道：我們的水陸軍隊，難爲了許多軍費，又遠涉重洋趕到此間，難道就罷了不成？喬治義律驕言道：中國的海面，很是延長，林則徐只能夠防守廣東省，不能兼管他省；況且中國的官吏，都是顛頂東西，全朝像林則徐這樣的，一共也找不到幾個。他

省的督撫，也不是個個像這林某，那末廣東有備，好攻他省，一定有破綻可擊的。而且中國京城，是在直隸，該省也是沿海的省分，我們若能率兵攻入直隸海口，震動中國京城，比較攻入廣東省好得多呢？伯麥聽了這一席話，直是喜出望外，立刻傳令啓旋，三十一艘英國軍艦，一起離開粵海洋面。林公得到探報，到吃了一驚，料定英艦忽然不戰而退，其中必然有詐，仔細一想，大約他們見廣東準備嚴密，不能得手，必是去進攻他省，馬上飛咨閩浙兩省的督撫，嚴加防守。那聞督鄧廷楨，就是從廣東調過去的，曉得英國將開戰，故到任以後，首先傳諭屬下，把各海口嚴密防守，并招募水勇，巡邏洋面，佈置得非常嚴密，等到英國兵艦駛近廈門，意欲窺探動靜，鄧制台即命水勇扮作漁戶，各駕着小艇，乘夜襲擊，悄悄地行近英艦，特用噴筒火罐，向英艦上射放，猛烈環攻，桅帆着火，紅光冲天，英兵多從睡夢中警醒，初道是海盜偷襲，連忙一面迎敵，一面救火，水勇並不接戰，只管划着小艇，飛也似的向內港去了。弄得伯麥暴跳如雷，傳令修好桅帆，進攻廈門。那知廈門兵備道劉燿春，早已接到水勇稟報，親到炮台上，囊沙疊牆，使敵人的炮火，不能透入；那砲台上的炮兵，伏在礮洞裏，瞄準敵艦，連開大炮十幾響，已擊壞六七艘英艦，伯麥本

是個一勇之夫，還不肯罷休，虧得喬治義律，得知進退，忙向伯麥說道：廈門防守嚴密，看來不易攻入，何苦徒損兵艦，空費炮彈，不如暫時放棄這邊，另向他省進攻，弄他們一個首尾不能兼顧，我想總有幾處可以得手的。於是二人議定進攻浙江海口，便啓樁向浙江進發。那浙江海口第一重門戶，就是舟山，守將總兵張朝發，是個有勇無謀的將官，見了英艦游弋海面，却並不派兵到口外洋面襲擊，只知嚴守海口，直到英艦二十六艘，連檣駛來，方纔督兵出港，伯麥遣使投書，上面寫着本國並非有意尋釁，只爲廣東林督，燒燬英商鴉片二萬餘箱，故而奉命前來索償，只要賠我烟價，許我通商，自當引兵回國等語。朝發看罷，擲還原信，叱退來使，卽下令炮台守兵，開炮轟擊。英艦也事還擊，不上半時，卽便一律退出港口。朝發見了如此情形，只當是炮台上炮火猛烈，以致嚇得他們不敢戀戰，得意非常！一面命手下嚴防海口，一面向上峯報捷，那浙撫烏爾恭額本是個糊塗蟲，接到報捷電後，也十分喜悅，以爲夷人究竟沒用，如何敵得天朝大兵？故把這一回事，全不放在心上；只傳令嘉獎張朝發叫他相機行事。你道那英人所以不戰而退，是否畏懼我們？這都是疑兵之計，先探一個虛實。他們見張朝發的用兵，就知是個無用之徒，因爲距

雖尙遠，炮火射程還不及，他便一味狂轟，無的放矢，徒費子彈，當下喬治義律，便命暫時退出，以長其驕氣。隔了兩天，伯麥即調齊廿六艘兵艦，列陣駛入港口，輪流向炮台轟擊，張朝發也即督同官兵，還炮抵禦，無如兵艦上炮火猛烈，如雨點般射到炮台上，兵官受傷的，不計其數，朝發親自應戰，忽一彈飛來，正中左股，栽倒在地，守兵背負而逃，全台兵士，見主將已逃，都四散奔潰，炮台遂被英夷占據，他們又乘勢去攻定海，城內素無駐軍，只有鄉勇，那知縣姚懷祥、典史金福、督鄉勇應戰，鎗聲甫響，都已逃散，英兵又據高阜，集中炮火，向城轟擊，未及一日，定海城開花彈落，城中多爆裂，英兵乘勢緣梯上城，張朝發首先率兵將開北門逃遁，遂告陷落，知縣姚懷祥以有守土有責，自刎殉國，伯麥巡閱各要口，築炮台派兵把守，復致書浙撫烏爾恭額，浙撫料知書中沒有好話，不願拆閱，竟將原書退還。伯麥本是先禮後兵，今見浙撫置之不理，不覺大怒，正欲進攻，却巧領事義律趕來，向伯麥報告，清廷得報定海失守，已命兩江總督伊里布赴浙視師，如其深入恐多不利，且地理不熟，未可必勝，還是直攻天津爲得計。伯麥依言，即同義律率軍艦八艘，向天津進發。且說道光帝因爲定海失守，憂慮萬分，急召王公大臣會議，一班近支皇親，都一籌

莫展，那軍機大臣穆彰阿，以諂諛得寵，平時和林則徐積有冤仇，此時他想林某向來正直無私，屢次定計參劾他，都未發生效力，現在英國的戰費，是他一個人所造成，此乃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大可公報私仇，參他一本。縱使皇上信任他，他的粵督位置，也難坐得穩。打定主意，就啓奏道：此次的外侮，追源禍始，都是林則徐在使粵時候，對於英商私帶鴉片入口，辦理不善，好大喜功，燒燬英商二萬數千箱鴉片，還用文書侮辱英王，輕啓戰釁，罪在一人，現在要和英國修好，化干戈爲玉帛，宜一面懲辦林則徐，一面再和英國停戰議和。道光帝聽罷，暗想：林督辦理廣東烟案，固然激烈，但是英兵犯粵，却被他殺得大敗而逃，不敢侵犯廣東，只怪浙撫烏爾恭額毫無戰守的才具，以致失陷了舟山定海。若然各直省督撫，個個像林督一樣，英艦早已全軍覆沒，論情當懲浙撫失地的罪名，林督職守無虧，如何辦他？對於穆相之奏，未有回答，遂使會議無結果。而不料次日直督琦善，遞呈封奏，道光帝展開閱看，大意謂英國兵船，現已駛到天津海口，且有照會送來，意欲求撫通商，何妨俯順外情，罷兵議和；不過粵督林則徐辦理禁烟，操之太急，釀成戰禍，伏乞皇上恩威並濟，用執厥中，戰禍自可消滅於無形云云。道光帝看罷奏牘，又去請穆彰阿

商議，那知琦善和穆彰阿，本是臭味相投的好友，琦善素來曉得穆彰阿和林公積有嫌隙，故而英兵繼到天津，他遞緊急封奏，把一切的责任完全推在林公身上，分明是他們內外一起，有心要排除林公，穆彰阿見了道光帝，自然附和琦善的奏牘，并一方推荐琦善赴粵查辦，必能和平了結。道光帝當時被他們包圍，一時沒主張，即派大學士琦善署理兩廣總督，赴粵查辦。琦善接到上諭，先與領事議律，約定赴粵議款，然後入京請訓，陛辭赴粵，按下慢表。且說林公在廣東會同提督關天培加意防守各海口，嚴緝私販，每日總有捉到幾起，每到月終，把一個月中獲到的販烟人犯，彙總奏報一次，起初接到批回的廷寄，總是獎勵話，茲將幾次廷寄摘錄如下，以見林公嚴厲驅逐英國兵艦，並非擅作主張，實是遵奉上意，如奏請剿撫兼施，道光帝批道：「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弱，則大不可，朕不虛聊等孟浪，但誠卿等不可畏意，先惠後德，方是控制之良法。」又奏請停英商貿易，奉廷寄云：「該夷自外于我，是彼曲我直，中外皆知，尙何足惜！」那時候中國尙無新聞紙，京中官場消息，只有宮門抄，外省官場消息，只有督撫轅門抄，除此以外，絕無消息可得。那一日林公接到京中送來的宮門抄，見上面載着欽派大學士琦善赴粵查辦，林公

早知琦善爲穆奸同黨，派他來粵查辦，必定是穆奸特保，可見穆奸必然進讒，說我是這次戰覺的罪魁禍首了！想到這裏，不禁長嘆一聲，低頭不語，當即預備移交。隔不多日，忽又接到硃諭略云：「外而斷絕通商，既並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不能淨盡，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引起意外波瀾，思之曷勝憤懣，汝又以何詞對朕也？特諭。」林公看罷，喪氣垂頭，一言不發，幕友錢東平在旁瞧着，氣憤填胸說道：「大人這般爲國盡忠，對外則英兵不敢侵犯廣東，對內則販烟吸烟，雖不能說淨盡，和各省比較，禁烟成績，那個不說廣東爲最優，現在反得着這道硃諭，連人也氣得死的。林公微嘆道：「忠而被謗，信而見疑，千古引爲恨事，如岳飛被害於秦檜，韓信見惡於漢高，也莫不如是，但是在兄弟食朝廷一日俸祿，總終替朝廷盡一分力量，殺身夷族，在所不計。足下居此已久，對於我的脾氣，當能深悉，今日之事，也不必多言了。東平也只長嘆一聲，無言可說，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功罪倒持林總督去位 昏庸續職琦中堂私和

且說林公忠而被謗，受了廷寄申斥，不得不自去請罪，他就磨墨濡毫，草就請罪摺子，并加附片，聲明自願赴浙省軍營，戴罪效力，草就後交東平繕正，即日拜發，那知奏摺剛正拜發。又來嚴旨一道，林公接讀，凌更氣得發昏，你道旨意上怎樣說法，原來把此次的英國戰變，完全推在林公一人身上，大意說：「前因鴉片烟流毒海內，特派林則徐馳往廣東海口，會同鄧廷楨查辦，原期肅清內地，斷絕來源，乃知自查辦以來，私販來源，並未斷絕，而本年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等省，紛紛徵調，勞師糜餉，此皆林則徐辦理不善所致。林則徐鄧廷楨着即交部分別嚴加議處，兩廣總督着琦善署理，未到任以前，着怡良暫行護理。」等語。這道是撤任旨意，罪名要等郊裏核議。林公因知穆好當道，早晚必爲所傷，現在事已如此，只好傳諭各科趕辦移交，親自將總督印信及卷宗，交與廣東巡撫怡良保管。林公退居公館待罪，隔了幾天，署理兩廣總督琦善到任，由怡良將印信移交，不料他接任後，海防禁烟概不整頓，祇願搜查林公在粵督任上的罪狀。

怎奈翻遍六房檔案卷宗，一點兒小差處都沒有，他就召水師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入見，曉得這兩位是林公麾下的心腹，見了面不去問他們近日的海防情形，一味訓責他們不該應聽信前任林制台的話，輕啓兵端，以後須要格外謹慎，事無大小，須稟奉本督命令而後行，方可免咎。天培和廷鈺聽了，氣憤填胸，只爲他頂頭上司，且知他是穆好的同黨，犯不着和他作對，所以不會出言挺撞，耐着一肚皮的氣憤，勉強答應而退。等到關李二人去不多時，琦善接到英領事義律的來文，連忙拆閱，文中大意謂：「現將來粵與大人當面議和，不帶一兵一艦同來，貴國亦應該撤去海口兵備，始見誠意議和。」琦善看罷，立刻下令水師關提督，將沿海兵防一律撤退，並將舊募之水勇一律解散。天培接奉此令，氣得兩眼發直，既不敢違令，倘然撤兵，又怕英兵乘虛攻入，以報前仇，弄得進退兩難，只好去求見怡中丞，稟明一切。怡良也不贊成撤防，送過天培，馬上提轎趕到督署，探問撤防理由。琦善答道：「兄弟此次陛辭請訓，聖上面諭主撫，不可再啓兵端，現在撤退沿海兵防，那是遵奉聖意，並非畏懼洋人。」怡良說道：「義律狡猾非常，不可不防，還求中堂明察，若然藩籬盡撤，英艦乘虛攻入，如之奈何？」琦善捋鬚微笑道：「老哥胆子太小了！兄弟在直

隸時，已和義律面約休戰，若不撤退兵防，反使他有藉口，到說我們沒有誠意。現在撤退海口防兵，無非使他無所藉口罷了。怡良見他如此執迷不悟，自然無可再說，只好告辭回國。那琦善專候義律來議和，那知等了十幾天，杳無消息，祇有屬員上轅門稟報，英艦游弋粵海洋面，或則稟報拿住漢奸，請示怎樣發落，每日總有幾起，反惹得琦善性起，勃然大怒道：「那身你們這班混帳東西，輕事重報，纔弄到這般模樣，如敢再來進言，妄想邀功，立予嚴懲，不貸莫道本欽差是可欺的，這班屬員，却是林公遴選的忠勇幹員，無端碰了這個頂子，氣得肚子都幾乎脹破，大家回轉衙門中，諸事不問，非傳上轅門，樂得過他們的安逸日子。林公也住在廣東省城裏，縱有安邦定國的才幹，無如琦善當他爲罪魁禍首，不願去向他周旋，林公也只好暫作寒蟬，靜待處分。那琦善招請了一個能說英語的廣東人，叫做鮑鵬，曾經充過洋行買辦，和義律素來相識，充任翻譯官，琦善倚爲心腹，言聽計從，實則鮑鵬是個無用之徒，素爲義律所輕視，現在義律得悉鮑鵬充任了粵督署中的繙譯，紅極一時，就此上越知琦善無能，所以指使伯麥，增修戰具，招募粵中解散的水勇，以備再戰。琦善一心一意的在於求和，對於敵方的一切舉動，却一些兒不知，一些

兒不備。只差鮑鵬去會見義律，催促議和。義律當即給他英文回書一角，帶回督署。琦善命他繙譯出來，大意說：「上次在天津督署要約六條，第一條，賠償焚去烟價；第二條，開放廣州福建廈門定海上海爲商埠；第三條，兩國交際，用平等禮；第四條，索償兵費；第五條，不能以英船夾帶鴉片，累及居留英商；第六條，盡裁洋商浮費；以上六條，統求照准，還請割讓香港一島，爲英國兵商寄居，尤否限三日以內答覆。」琦善看罷，目定口呆了好一會，才蹙足長嘆道：「這都是林則徐闖出來的禍，到累我做了難人，真是黃狗吃食，白狗當災，當在津時要約六款，已難允許，現在又添了什麼香港一島，給他們兵商作居留地，這個那裏好照准呢！鮑鵬是個天生奴隸性的東西，聽了此話，明知他心虛，却又恐嚇琦善道：「書中限期，只有三天，若然過限不覆，他們一定不依，倘若再把兵船開來轟擊，海防盡撤，如何與他們抵敵呢？」琦善聽了，急得兩眼發直，向鮑鵬說道：「有煩你快去，向英領事說知，叫他靜心等候，待我拜摺入京，請旨定奪。」一俟接奉上諭，再行答覆；不過三日限期，斷然來不及的。鮑鵬應命退出，琦善即令幕賓，繕摺拜發，不料鮑鵬回轅報告，說是義律堅執非四日答覆不可，如三日沒有答覆，先行開仗，再談和議。琦善聽了這一番話，直急得面

容失色，半晌說不出話來，正在驚慌間，忽然遞進沙角砲台守將陳連升請派設兵的文書。那知琦善還是抱定主和不主戰的主意，不發援兵，仍命鮑鵬赴義律處磋商和議。鮑鵬早知無可挽回，在琦善前唯唯應命而退。陽奉陰違，不願到英船上去討意見，却到他的寵妾處耽擱了幾天。琦善還是巴巴的望他回信，忽然緊急馬探來報，副將陳連升與英兵開戰，已經中炮身亡。他兒子舉鵬，及千總張清鶴亦皆戰死。沙角砲台已被英軍所得。善琦聽了，驚魂未定，第二次警訊又來，報稱大角砲台失陷，守將黎志安受傷逃遁。琦善正在自言自語道：鮑鵬前去議和，還沒有回來，怎麼英兵只管進攻呢？話聲未絕，旗牌來報鎮台李廷鈺有緊急公事請見。琦善道：聲有請，旗牌退出傳話。廷鈺入見面稟道：沙角大角兩砲台已經失陷，英兵將進攻虎門，請中堂速發重兵，給卑職帶去把守。琦善此時已驚得呆了，聽了廷鈺的話，搖了半響頭，才皺眉說道：我是欽差派來議和，並不是來視師的，怎好發兵迎敵授英人以口實呢？况且已派鮑鵬前去議和，總有商量餘地，老兄且不必過慮！以靜制動，古有明訓，此刻任他們去胡爲，只待鮑鵬回來，自有辦法。廷鈺聞語，氣得發昏，向他說道：現在要隘已失，還容與他講理！他若誠意議和，也不來占據兩座

炮台了！況且鮑鵬是個無賴小人，前因私販鴉片，犯過罪案，他若通同英夷，舞弊如之奈何！琦善只是搖頭道：此人辦事頗有肝胆，決不如此，兄弟已和英領有約在先，如其發兵英領事，豈不要責我失信？就是他們不責備，上國的威信，也必因此損失。老兄還是靜待爲佳。廷鈺流淚說道：虎門爲粵東第一重要門戶，虎門一失，省城斷不能保，廷鈺以身許國，戰死不足惜！不過中堂坐誤戎機，恐怕罵名後世。說罷，匆匆辭出，帶本部兵卒，趕往虎門鎮守威遠炮台去了。那琦善如同發了癡一般，在這種情形之下，還只是望和議有成。再說鮑鵬避居在愛妾家裏，聽得英兵已經攻陷沙角大角兩炮台，行將進攻虎門海口，曉得時機緊迫，只好硬着頭皮去見義律，磋商和議，只求他停戰，提出的條約，條條可以商量的。義律說道：既已開戰，不達目的，不罷兵，且等琦中堂完全允許了七條要求？非但沙角大角可以歸還，並且定海也可以退讓。鮑鵬聽說，連答了幾個是字，馬上作別回轉督署。琦善望見鮑鵬入室，好似得了寶貝一般，劈口就問道：你一去數天，怎麼此刻纔回來呢？和議有無眉目？鮑鵬答道：前天奉命前往，義律不在兵艦上，兵士回答到定海去，我只好等候了幾天，方得見面，和他談到和議，說得我舌敝唇焦，義律只是絲毫肯讓步，倘然

中堂完全允許他的要約，非但肯把沙角大角兩炮台歸還，連帶定海也肯讓還。琦善沈吟了一回，說道：你再去和他商議，前提六條和約，烟價要賠償多少？廣州可以開放，香港也可商讓，以外各條，保留緩商。鮑鵬奉命而去，隔了半日，回來說義律已經允許，請中堂前去先訂一草約，等符奏准後再行正式簽字。琦善問道：可是要我到英艦上去麼？倘若他們一翻臉把我軟禁起來，這不是要我的呵！鮑鵬拍着胸脯說道：我可担保中堂的安全，決無危險發生。琦善素來深信鮑鵬，故即借查閱炮台，同鮑鵬出轅，逕到蓮花城，與義律商量和約，議定償還烟價七百萬兩，并許開放廣州，割讓香港，義律也許交還定海，及沙角大角兩炮台，于是雙方訂定草約，琦善回署，翹着大拇指獎勵鮑鵬道：林則徐闖出了這場大禍，虧得有你這位張儀轉世的繙譯，纔能和議告成，收回失地，真是第一大功。鮑鵬含笑答道：全仗中堂提拔，琦善即命幕友根據義律來文，奏達清廷，一面咨照浙撫接收定海，不料奏摺到京，道光閱罷，勃然大怒！一面批諭申斥琦善怯懦無能，着即革去職銜，交部嚴加議處；一面命御前大臣奕山爲靖逆將軍，提督楊芳，尙書隆文爲參贊大臣，赴粵剿辦。且說琦善見和議告成，正自洋洋得意，以爲首功，及至接讀批諭，氣得身子發抖，只

好再和鮑鵬商量。鮑鵬說道：大人不必擔憂，只要使英領事與大人和樂，後來的難問題，自有後任去承當，大人即可置身事外了。琦善深以為然，於是搜集女樂時常派鮑鵬去邀請義律伯麥喬治義律等，到署中暢敘，博他們的歡心，那知義律等只管大喝大嚼，摟抱着歌女取樂，偶然和他們提及和議，依舊絲毫不肯讓步，正在花天酒地的當兒，忽又接到緊急上諭，琦善接讀之下，心中一急，竟然昏暈過去。虧得人手衆多，連忙將他救醒，要知上諭內如何說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失虎門關提督殉國 戰省河楊參贊揚威

且說琦善信用鮑鵬，撤退防兵，失去沙角大角兩炮台，及與義律擅訂草約，巡撫怡良大不爲然，並知海防空虛，廣東危在旦夕，自己也有守土責任，不得不把經過情形，據實出奏，道光披閱怡良的奏摺，更爲震怒，即召穆彰阿至前，大加申斥，馬上降旨把琦善革職拿問，籍沒家產，故琦善接讀這道朝旨，心中一急，竟然暈了過去，經手下灌救，方悠悠醒轉，又將上諭重復細看，見裏面有覽怡良所奏，曷勝憤恨！二語：琦善就下淚頓足說道：我和琦良，同是旗籍，而且前日無仇，往日無冤，爲什麼要暗中損我呢？說罷氣得手足冰冷，長嘆不絕。正在此時，忽有水師提督關天培送來的告急請援文書，你想琦善剛接到革職抄家的朝旨，氣得像死人一般，那裏還有心看他，當下就把文書丟過一邊。且說義律派有漢奸在北京探聽朝政，故爾續派奕山楊芳來粵剿辦的消息，他們先已知道，義律遂和伯麥商議道：楊芳爲著名上將，奕山也是知兵大員，不如趁他倆尙未到任之前，打他一個措手不及，急速攻陷了廣東省城，那末我們占了優勢，所提出的

要求，不怕他不依。若是遲延，那楊芳等一到，攻打就費手脚了。伯麥稱善，立刻調齊艦隊，高扯紅旗，向虎門進攻。提督關天培正在靖遠炮台上把守，望見英艦魚貫而來，連忙一面告急乞援，一面督兵防守。天培親自指揮開炮，彈如雨下，起初倒也擊着英艦，可惜未中要害，鐵甲艦只管冒險衝入，把落地開花炮向炮台上轟擊，台上的兵卒，中彈喪命的，不計其數。天培只管死守，還望琦善派援兵前來接應。那英艦越攻越近，炮台上守兵越死越少，敵彈宛如密雨般打下。天培左臂也中一彈，身邊的親兵，也大半被敵彈擊斃，軍心慌亂，各自下台逃命。水師提督關天培，乃是智勇兼備的有名大將，現在左臂受傷，援兵不至，所部士卒，死亡逃潰，眼見這一座炮台，萬難保守，就仰天大喊道：英會狡猾可惡，琦善怯弱無能！林前督忠而被謗，顛倒如此，叫我一木焉能支大廈？只好一身殉國了！說罷向北跪拜，立起身來，即抽出腰間佩劍，向頸項中一刎，一道忠魂，直升天府，就此青史留名，流芳百世。當時關天培自刎而亡，炮台兵士，逃避一空，英人見已無人發炮還擊，趁勢登岸，奪取靖遠炮台，進攻威遠橫檔兩炮台。守台兵得悉主帥已經自刎殉國，指揮無人，自然無心應戰，紛紛潰逃，遂被英兵唾手而得。總兵李廷鈺，副將劉大忠，見部下全軍潰散，

也只好退走。那虎門海口，全恃靖遠威遠兩炮台爲保障。現在兩炮台既然失守，英艦遂得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憑他們耀武揚威。伯麥傳令把虎門口各炮台所列大炮三百尊，西洋銅炮二百多尊，一律搬去，然後進攻離省城六十里的烏涌。守將總兵祥福，率同游擊沈占鰲，守備洪連科，奮勇迎戰，只因衆寡不敵，總兵祥福及沈游擊洪守備，皆中彈殉國。伯麥傳令乘勝奪取省城。虧得參贊大臣楊蘇，先一日率湖南兵三千名開省城，聞得英兵攻城，親自登城督兵防守，英兵屢攻不下，只好暫退。此時琦善已經拿問進京，只有怡良尙任巡撫。楊芳便去拜望他。怡良先把琦善撤兵主撫失着，細說一遍，然後說道：「現在英兵已入烏涌，門戶盡撤，海面不必講了，只有堵塞省河一法，以保省城。省河的要塞有兩處，一叫東勝寺，是陸路；一叫鳳凰岡，是水路。林督在任時，本有重兵扼守，琦督到任，才將省河防兵撤去，兄弟勸阻不住，現在敵兵臨城下，不得不作亡羊補牢之計，但是陸軍尙敢調遣，水師船隻，已被英兵炮火燬盡，弄得無船無炮，這却是一件爲難之事。」楊芳說道：「既然沒有水師可調，單用陸兵把守河岸，也可以權時扼守。商議一番，當即回轅，立刻令總兵段永福，率陸兵一千名，扼守東勝寺；總兵長春，率兵一千名，扼守鳳凰岡；兩將

接令去後，忽然深子飛馬來報，英艦已駛入省河，楊芳得報，隨即點五百名督標兵，親自率領，出城救應，兵行近鳳凰岡，聽得炮聲隆隆不絕，即揮軍前進，趕到戰地，只見總兵長春正在督兵迎敵，英艦仗着本身堅厚，雖被清兵炮彈擊中，損傷極微，依然只管冒烟衝進，楊芳連忙和長春分左右兩翼督戰，真是炮聲如雷，槍彈如雨，好一場惡戰！雙方猛烈激戰了多時，直到潮水漸退，英艦只好隨潮退去，當夜楊芳就在鳳凰岡營中暫宿。次日美國領事來營拜會，先向楊芳聲請，准許美國商船進埔開艙，楊芳答道：我朝與貴國並未失好，儘可通商，只爲英人借端尋釁，累及貴國貿易停頓，這是英人的不是，我國並無意見。美領事說道：英人本也不願多事，祇爲貴國不准他通商，雙方誤會，才弄到兵戎相見，累及各國通商，全行停頓，所以我特來相勸，仍照舊制，准許英人一律通商，以免戰禍，義律已有文書，託我轉呈，即請收閱，說時取出義律筆據遞過，楊芳接來觀看，寫的是漢文，有一不討別情，但求照常貿易，如帶違禁貨物，願將船貨入官，一等語。楊芳說道：照這筆據，尚可商量，不過英兵已經無理佔據我國的定海，豈肯就此罷休呢？美領事道：此次開戰，英商並未參加，若然准他通商，貨船便即入口，就算英兵不肯罷兵，自有英商去交涉，

稱害所在，想來決不至再固執了。楊芳深以爲然，答道：「既承貴領事說情，本大臣當即據實奏聞。等有批諭寄到，再行奉告。」美領事應諾辭去。楊芳回省，與巡撫怡良商量，意見相同，聯銜會奏。大致云：「敵入堂奧，守具缺乏，現有美領事出作調人，借此退敵收險，亦屬上策。一等語。」楊芳以爲這奏進呈，必定允從。那知隔了幾天，接到朝旨，大加申斥，反責備楊芳。祇知遷就完事，不顧國家大體，着先行交部嚴議。直氣得楊芳負負徒呼。此時靖逆將軍奕山，參贊隆文，總督祁墳等，帶兵到粵。楊芳忙去迎接，見面時，就把戰事利害，及奏請准許美領事調解情形，細細說明。奕山說道：「聖上決計主剿，所以參贊奏請罷兵，反遭嚴斥。兄弟也知粵東門戶失陷，戰備空虛，戰守皆難，無如上命難違，只好背城一戰。」祁墳厲言道：「前時林制軍在任，辦理很爲嚴密，現在他還在這裏，何妨請他來共同商議。」奕山點頭稱善，祁墳卽派親隨取名刺，去邀請林大人。且說林公雖則被讒撤任，仍舊住在廣東省城裏，不問外事，專以吟詩寫字作消遣。當虎門口失陷，水師提督關天培殉國的消息，傳到他耳中，忍不住放聲大哭。他想戰死沙場，留名青史，本屬男兒的幸事，不過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英兵不敢輕視廣東，全仗關提督防守嚴密，祇因琦善力主議和，坐觀成敗，不

發兵，以致無可如何自刎殉難。隨令東南失一名將，豈不可惜！可見林公身雖在野，心仍在國，此時正在書室中看書，忽然接到祁墳邀請的名刺，料必是商議軍情，未便推辭，馬上隨來使步行至督署，祁墳出迎，延入花廳，與奔山楊芳相見，都是素來相識的，用不着浮文客套，大家入座。奔山首先發言道：「兄弟此次奉命來粵查辦，面奉聖訓，不准提及通商二字，一意主剿，徵調各路水陸兵丁一萬六千人，現在尙未到齊，不過英兵已臨城下，虎門要寨已爲敵人佔據，分明敵入堂奧，如之奈何？素仰老哥忠心報國，威震外域，不知有無退敵的妙計？」林公皺眉答道：「寇入堂奧，勦堵皆難，省城無險可扼，兼之守備不完，兵力單薄，挽回此四面受敵的危境，很不容易！惟有設法羈縻，能夠計誘英兵艦，一律送至獵德、二沙尾外面，連夜下椿洗船，堵塞出入口，一面用重兵大砲把守，使英夷明知上當，不能駛進省河，等到我軍準備完全，再行乘勢火攻，方爲萬全之計。」祁墳道：「此爲驅狼塞路之計，誠屬高妙，不過英艦盡泊在省河一帶，一時欲將他們誘至二沙尾外，甚不容易，又當用何法去引誘他們呢？」林公答道：「法子是有，兄弟聞得美國領事自願出來做調人，這不是個現成的機會麼？」祁墳、奔山都連連稱妙，并說以後各事，全仗大力幫助。林公說

道：林某辜負聖上知遇深恩，在粵待罪，恨不能立刻把英人驅逐盡絕，無如琦中堂固執偏見，一味主和，撤盡海防，以致虎門失守，英兵長驅而入，使我負罪愈深，現在蒙公等不棄罪臣，詢及戰守，敢不竭忠效死呢！大家正在談論，忽見一個旗牌匆匆走來，報道：聖旨下，請林大人出接！林公連忙整衣冠出去跪接，原來聖旨上係授林公四品京堂，馳赴浙江會辦軍務。林公既奉此旨，只好與祁墳、弈山告辭，回轉公館，收拾了一肩行李，逕往浙江而去。且說義律自托美領事調解後，靜候楊芳奏准答覆，那知等了數天，杳無回音，他就遣人來催償烟價。弈山叱退來使，即與兩參贊計議出戰。楊芳說道：水勇不多，兵船未備，此時只宜固守，且等分備充足，然後與他決一死戰，方有必勝的把握。弈山說道：若再屯兵不戰，勞師糜餉，朝廷又要降諭申斥的，現在有二萬粵兵，徵集的兵隊，也有萬七千名，兵力不算單薄，可以與他決一死戰。說罷，傳令提督張必祿，帶兵屯西炮台，出中路；令楊芳由泥城出右路；隆文屯東炮台，出左路；又令水勇駕小舟，攜帶火箭噴筒，從黑夜裏駛出省河，突攻英艦。英兵在睡夢中不及防備，燒燬杉板船二隻，桅船二隻，小船數隻，英兵也死傷數百名，出兵得利。弈山快活非常，馬上把作戰經過，拜摺奏聞，不料英兵受此挫辱，

懷恨在心，重振旗鼓，大舉進攻，弄得莽山走頭無路。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賸兵費捏詞朦聽 墾邊疆遣戍立功

且說奔山第一次出兵，總算依了林公火攻之計，小挫敵軍，正在繕摺奏捷，忽迭接探報，說英兵特然反攻，燬去兵船三隻；不多片刻，又報稱英艦已到十三洋行面前；奔山到此將奏捷一事，暫時攔過，即忙與幕友商議，也沒有善策，到了次日，又迭接天字炮台失陷，守將段永福敗逃；泥城炮台失陷，守將岱昌等不知下落等軍報，奔山連連頓足長嘆道：完了完了，連忙傳令楊芳、隆文兩參贊，及總兵張必祿，速回守省城保守，以厚兵力；三將尚未回兵，忽又接報港內六十多號水師船，都被漢奸放火燒盡，現在英兵正在進攻四方炮台。一日之間，連接許多凶信，把奔山身子，都嚇得矮了半截，只好親自上城瞭望。虧得楊芳、隆文率兵進城，協同把守，才略爲定心。那四方炮台，據省城後山，爲省城保障，楊芳討令赴援，奔山因恐怕楊芳去後，省城空虛，不肯發令，責成他保護省城。隔不多時，四方炮台也竟失陷，英兵便架着大炮，向城內轟擊。那時楊芳坐鎮城樓，督兵防守，死力抵禦，正在危急之際，却喜天公做美，忽然大雨如注，敵兵的炮火，頓失效力。

省城纔得保全。看官！你道義律前次示弱，託美領事出場調解，現在兵力又何以如此勇敢呢？原來義律因彈藥將盡，後援未到，故用這緩兵之計。現在英國添派陸軍司令官臥烏古，統帶五千雄師，來粵助戰，有了這一枝生力軍，故殺得清兵大敗，嚇得奕山坐困省城。既不敢出戰，又不敢逃遁，惟向屬下文武各官問計，於是知府余保純獻計道：惟有議和，可以保全這座危城。奕山心想：除此別無救急的法子，當即派余保純赴英軍營議和，並請美領事居中調停，商定四款：一、廣東允於烟價外，先償英國兵費六百萬元，限五日內付清；二、將調集的外省兵，退屯城外六十里；三、割讓香港問題，保留後商；四、將首先開釁之林則徐奏請嚴辦。奕山至此，也只好維命是聽，馬上搜運兩庫及粵海關，湊足了六百萬元，交付義律；一面命兩參贊帶着外省兵隊，退屯離城六十里外的小金山；楊芳不願前去，自請留城彈壓；由隆文帶兵退屯小金山，隆文因此一氣，就馬上得病，未及十天，竟然一瞑不視了！英兵拿到了六百萬元兵費，免不得啓旋退去。那奕山用去了省款六百萬元，不敢不奏，又不敢實奏，只好捏詞誑報，只說英艦屢次來攻，悉被擊退，義律明知其勢窮蹙，無可爭持，乃託美領事求撫，只望照舊通商，不再私藉鴉片，惟追交商人損失，六百萬

元當由臣與其議約，令其先行率兵，繼退出虎門口外，始見誠意。現業已悉數退去等語。道光帝覽奏，信以爲真，朝中只惱了大學士王鼎，密遞一本，說撫議萬不可恃，將軍奕山擅自償銀媚外，其罪較琦善更重等語。道光帝看了這篇奏牘，倒也有些動容，即召穆彰阿詢問，竟穆奸一味袒護奕山，非但不說他有罪，反而說他有功，因此把王鼎的奏章攔過一邊，反而依照英會提出條件，追論林則徐罪狀，譴戍伊犁，協辦大學士湯金釗，因保荐林公才可大用，也受嚴譴，連降四級，首輔王鼎聽得了這種消息，先在廷上和穆奸爭論一番，道光帝反袒護穆彰阿。王鼎知難挽迴，決計拼着老命，效學史魚尸諫，草就了數千言的遺疏，詳述穆彰阿欺君誤國的罪惡，結尾說臣不忍見權奸媚外辱國，請先死以謝穆彰阿，陛下倘因臣死而醒悟，請速親賢臣，以遠小人，放逐穆彰阿，開復林則徐原官等語。另寫遺囑一紙，吩咐家人明日將此遺疏密呈，然後整衣冠，望北拜謝聖恩。時已深夜，侍役早已各自安睡，他就在臥室中，懸樑自盡。等到天明，侍役進來看見，慌忙解下施救，怎奈早已氣絕，無法挽救。此事傳到外面，王中堂懸樑尸諫的消息，不消半刻，已傳遍京城。一般大臣聽得了，不過嘆息老成凋謝，惟有穆彰阿驚心動魄，料到王中堂既效尸諫，

必有遺疏，不問而知于己不利，非事前妥爲設法不可。想到這裏，便密差軍機章京聶溥與他商議。聶溥審思了一會，便道：「中堂縱有遺奏，必然先到軍機處，門下素來最善摹仿他人筆迹；待他遺奏到時，不妨將其中有關老師之處，悉行改去，由門下摹仿膽正，再行送呈御覽，如此一來，事情就可不至鬧大，老師也免去許多麻煩，豈不是好？」魏奸聽了大喜，稱讚他道：「難得你有此技藝，有此機智，若將此事辦妥，將來一定設法將你破格提升，以作酬庸。」聶溥稱謝而出。等到王中堂遺奏，遞到軍機處，竟自被他們將真本換去，可憐王中堂白犧牲了一條老命，魏奸依然招權納賄，按下慢表。且說林公謫戍伊犁，挈同鄭氏夫人就戍，一路有一文一武兩個差官護送，林公忠貞勁節，深在民心，大家都替他抱不平，恨不能打倒權奸，請皇家重用他，因此到處受人接待，不過由京起程，每日按站而行，雖離伊犁路程香遠，遇着大雨大雪，只好留駐驛館中，等待天晴啓行。那一日行抵陝西，有門生秦若波在陝做知府，得報老師過境，親來驛館迎謁，相見之後，分賓主坐下，只見林公談笑自若，和平常無異，絕對沒有怨憤愁苦之狀。若波始佩服林公的氣度，便說道：「老師督粵，焚燬英商鴉片二萬數千箱，殺得英兵望風而逃，不敢窺伺粵東，威震四夷，功

在社稷，結果適得其反，竟把老師誦成到冰天雪地的伊犁地方，是非顛倒，太覺不公，真是古人所謂論功行戮的了。林公正言厲色的說道：本是一介寒儒，朝廷特加殊恩，舉天下大事付託，現在大局決裂，內不能肅清君側，以正朝綱；外不能立功異域，掃清四夷，負聖明所託，不加誅戮，已屬萬幸，那裏還敢腹非心謗呢？你也是讀書明理之人，如何說出這些話來？以後這種地方，務要謹慎，不可信口開河。若波因代抱不平，才說出這一番話來，却反受了訓誨，當下談些閒事，叩別林公回衙理事去了。林公啓程西行，在路無非曉行夜宿，飢餐渴飲，好容易到了伊犁戍所，這本是準部境地，從乾隆中年始入版圖，闢作新疆省，地面廣闊，人口稀少，山麓河濱，頗多沃壤，且與蒙古西藏，唇齒相依，全省計分八道，四十九縣，二設治局，清廷早想竭力經營，此次林公誦成伊犁，道光帝知他是個有用的賢才，今因公罪遣戍，正好命他去開闢新疆，必有成效，所以特地戍往伊犁。林公到了塞外，逕抵迪化省城，見過新疆巡撫文武二差官，呈繳文書，領取回文，回京覆命不提。那林公和鄭氏夫人，就在迪化省城居住，隔不多時，接奉朝旨，命公戴罪立功，勤辦開墾事宜。林公辦事，素來認真，奉到了這道上諭，馬上向新疆巡撫借用兩個熟悉全省地理的辦事

員命作鄉導，周歷全省八道，履勘瘠地沃地，何處宜種植，何處宜畜牧植林，先巡視迪化道屬十縣，勘得烏魯木齊、水草豐甘，頗多未曾開闢的田地；哈密爲玉門西首的要地，以產瓜著名，不過河流甚少，耕種全賴雪水；綏來多金銀鑛，藏富於地，未曾開闢，山石中多藍綠玉。次勘伊犁道，塔城道，焉耆道，阿先蘇道，喀什噶爾道，和闐道，阿山道；林公周歷三萬餘里，勘得阿克蘇土地廣沃，果穀豐登；和闐肥沃宜農，百穀棉花瓜果，出產甚多。勘察既畢，回省與中丞商量開墾事宜。林公說道：本省土地沃饒，極宜種植，所惜地多沙漠，缺少河流，土性雖然肥沃，只因無水灌溉，故多棄置，甚覺可惜，兄弟愚見，若欲開墾，當以振興水利爲先，中丞也深以爲然。林公於是規劃河道，招工開濬，每段派一監工員，自己周流巡視，實事求是，督工雖嚴，但待人和藹，恩威並施，故在事人員，個個樂於聽命。等到開河工竣，又召佃耕種，相度地勢，分種五穀，這正所謂因地置宜，故種植之物，皆能異常繁榮，當地人民，又多了一種生計，新疆的出品也驟然增加了不少，頌聲載道，民間着實感戴。林公公餘以筆墨消遣，在省文武及紳士，求他書聯題詠的，戶限爲穿，那時風行率更體，林公所書，完全脫胎于歐陽洵，所以大家都視同珍寶。伊犁一般的箋紙店，莫不利市三倍。

不過三四個月，林公的手蹟，已傳遍冰天雪地中了。林公在伊犁勘辦開墾，事無大小，都是親身監察，很廣大的沙磧荒地，漸漸地盡成沃壤膏腴，不料內地極繁盛的省分，却被英兵擾亂得不可收拾！這是中國第一次大失敗，也就是國恥史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中國現在之國弱民貧，也起始于此，這是何等痛心的事啊！中國的貧弱，一是媚外屈服，二是鴉片貽害，林公當時早已見到故有一鴉片不絕，行見十年之後，文無可用之士，武無可戰之兵一的話，惜乎不能見用，如其照他的計劃辦理，中國早已富強的了。再說當時自林公請成伊犁，首輔王鼎憤而尸諫歸天，權奸穆彰阿，遂得肆無忌憚，奏請諭飭各直省裁兵節餉，以為和英國議和通商，養兵也無用處，道光帝偏信讒言，嚴限各直省督撫裁兵節餉，那知奕山奉派赴粵，被英兵殺得大敗，不得已而與義律議和，償還六百萬兩，議定就廣東一省罷兵，以外各省概不在內，清廷只道和議已成，全國可以無事。且說英領事 義律，同司令伯麥，一面率兵艦退出虎門，開闢香港英國的商埠，恢復廣東貿易，一面派漢奸入京探得裁兵的消息，伯麥暗想：這是侵掠的好機會，豈可輕輕放過？便和義律商量，乘此戰勝餘威，進兵北征。伯麥就遣使回國，奏明英王，徵調印度艦隊來粵，會齊

原有兵艦，起碇擬向北洋進發，那知駛行得不多幾時，還沒有離開粵海，忽遇颶風，沉沒了幾隻兵艦，飄失了幾隻小船，清兵撈得了幾件帆桅，奕山、祁墳就張皇入奏，輕事重報，說什麼糜翻船無算，浮尸蔽海。道光帝覽奏，迷信海神有靈，頒賜藏香匾額。那伯麥遇颶風失事後，不得不照實奏明英王，英王就派濃鼎齋來華代義律職，又令海軍少將巴爾克代伯麥爲司令官。濃鼎齋和巴爾克奉派來粵，會同臥烏古帶領軍艦，運送船等，共計三十六艘，游弋閩海，進攻廈門，前任閩督鄧廷楨也因焚燬鴉片得罪革職，與林公同時革職，新任總督顏伯燾也是個熱心拒外的好官，聽得英兵游弋閩海，連忙遣兵調將防守海口。要知勝敗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長都統殉難乍浦城 陳提督炮燬英兵艦

且說英兵艦猛攻廈門，顏制台飭兵把守海口各炮台，擊沉英國火輪船五艘，不料英兵艦反鼓勇進攻，開花彈如雨點般打來，究竟中國的軍器，太覺陳舊，與夷人新發明的火器比較，真有大小巫之別，縱使兵將忠勇，終究吃虧，故顏制台初尙督兵守住各炮台迎敵，無如英兵併力猛撲，鎗炮的射程，又大爲懸殊；況且顏部兵士，分守各炮台，兵力薄弱，英兵集合一處進攻，以寡敵衆，自然掣肘，有此幾種關係，就相形見拙了。雙方激戰自辰至酉，各炮台大半被炮火擊壞，官兵死傷無數，僥倖生存，也都無鬪志，那英兵見此機會，即乘勝登岸猛撲，清兵抵敵不住，同時水陸皆潰，金門鎮總兵中彈落水溺死，以外副將凌志都司王世俊等，皆力戰身亡。英兵奪得炮台，即將炮台上的大炮，移轉方向，對準廈門官署轟擊，炮聲震天，彈如雨下，文武官員，都雜在難民中逃避，只賸個顏制台帶一隊親兵，退守同安。英兵乘勢入廈門劫掠，却激動了該地百姓的公憤，推陳姓爲首，各用抬槍拒敵，打死英兵一百多名，英艦退泊鼓浪嶼，那時虧得提督普院保，

總兵那丹珠等，率兵來援，擊沉了一艘裝甲英艦，英軍司令方下令退去，福建纔得轉危爲安。那英人受此小挫，知道福建有些將才，不敢再攻，轉向浙海駛來。這時江督裕謙當奉旨赴浙視師，他到也是個忠君愛國的老臣，先時林公赴浙省軍營效力，就是他密保的；等到林公遣戍伊犁，好似斷了他的右臂，又接到朝旨，着令酌量裁兵節餉，明知是穆彰阿的奸計，但表面上總得遵行，却又親赴各要隘，巡閱防務，裁去了些老弱殘兵，等到接報廈門失陷，連忙檄調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安徽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統兵五千，會同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嚴守定海。這三位都是足智多謀，忠肝義胆的上將，接奉裕欽差札子之後，齊赴定海，會同巡視形勢，共商分駐扼守；王錫朋率兵守曉峯嶺，葛雲飛扼守道頭街，鄭國鴻扼守竹山門，無如曉峯嶺背面負海，三千兵不敷分派，並風炮火也不夠用，只好一面設法堵住間道，一面向裕謙請兵，裕謙接閱詳文，便邀把守鎮海的提督余步雲，商議添兵增防，那知步雲是個貪生怕死的東西，便向裕謙說道：敵部只有四千步兵，防守鎮海尚嫌不敷分配，怎能顧及定海？惟有命葛王鄭三總兵認真防守，此間却是無兵可派。裕謙見他截鐵般的說了，也只沒法，便太息道：天不亡浙，定海保得住鎮海也可無慮。

本大臣惟有以死相守了，事到如今，還有何說？朝廷既將此重担託付與我，那末誓死相守，以答皇恩罷了！話罷只嘆了口氣，步雲辭去。馬探即來稟報：英兵進攻定海、竹山門，被總兵鄭國鴻奮勇迎敵，開放大炮，轟斷敵艦大桅，兩根英兵已經退去，我軍大獲全勝。裕謙得此捷報，稍覺安心；那知隔了兩日，敗報和告急文書，像雪片般飛來，却又弄得無可應付。先據探報英兵由竹山嘴登岸，襲取炮台，鄭鎮台正在堵擊，一回見又報到王錫朋、葛雲飛兩總兵告急請援文書，裕謙聽罷來文，皺眉自語道：定海有五千精兵，三位總鎮，總還可以把守！這裏祇有四千兵，並無大將，若再分兵赴援，兵力更覺單薄，那裏守得住這個鎮海要口呢？雖如此想，但終究不能放心，即帶親兵出營，上城頭瞭望，只見余步雲把守的招寶山上，高扯白旗，不覺疑懼起來！暗想：戰時慣例，扯紅旗爲迎戰，扯白旗爲投降，難道余步雲已經私下獻了要口，投順了英兵不成？正在疑神思想，警報忽又到來，曉峯嶺已被英兵攻陷，總兵王錫朋中彈身亡，部下潰散，裕謙接到此報，已驚得目瞪口呆，忽見總兵謝朝恩急急奔來稟報道：大事不好，竹山門業已失守，總兵鄭國鴻力戰身亡，裕謙痛惜兩員大將陣亡，不覺流淚，又是望念余步雲一邊的事，便向朝恩詢問道：招寶山

如何高懸白旗呢？朝恩答道：這必是余提督私下降順了英人！所以高懸白旗。正說到這裏，又接探報，總兵葛雲飛扼守道口街英兵像潮水般沖來，葛總兵身先士卒，死命沖殺，雙方相距越近，大家奮勇巷戰，葛總兵提刀直入敵陣，斬英酋安突得，英兵稍退，葛總兵乘勢奮勇追殺，擬搶救竹山門，不料來了許多敵兵敵將，從斜刺裏殺出，圍住激戰，以致葛總兵中彈殉國。裕謙聽罷，放聲大哭！一面飛章出奏，一面派謝朝恩率兵防守金鷄嶺。那鎮海城全靠金鷄嶺招寶山爲保障，所以朝恩奉命後，急率兵趕往金鷄嶺，正在和英兵激戰，忽見招寶山上，已換了英國旗幟，不問而知那余步雲已甘心降賊。朝恩曉得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只好犧牲性命，爭個青史流芳。打定主意，就帶了數千名親兵，連沖帶撞，殺入英兵隊裏，力戰身亡。英兵奪得金鷄嶺，乘勝進攻鎮海城，城內官兵，早已逃避一空，英兵遂得長驅而進，如入無人之境；那裕謙聞得警信之後，沒了主意，逃入學宮暫避，及至英兵入城，便跳入學宮泮池中自殺，却被家人救起，背負出城，逃至餘姚，方才氣絕身死。由浙江巡撫劉韻珂，差官前往收殮，并據事入奏。清廷聞警，特授弈經爲揚威將軍，都統特依順，侍郎文蔚爲參贊，馳赴浙江防剿，一面調河南牛鑑爲兩江總督，粵撫怡良爲欽

差大臣移駐福建，分任南北沿海的守禦事宜。奕經到了浙江，調兵遣將，忙個不了；令總兵段永福知州，張應雲率兵出襲寧波；令總兵鄭國鴻及其子鼎臣統率水勇，規復定海；知州 王用賓出駐乍浦，遙爲策應；奕經移駐紹興，東關鎮爲諸路接應。計策不爲不善，無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諸將奉命出師，那鄭鼎臣率水師航海東渡，偏偏遇着大風，兵船顛覆了不少，帆檣多數損壞，只好回來修理。那王用賓孤軍深入，行到定海附近，被英兵炮擊火攻，一仗打得大敗而逃。那段永福與張應雲招集了許多義勇，總想可以規復寧波，不料英兵司令巴爾克早已接到漢好密報，便與漢鼎查議定，將計就計，佯爲退兵他去，開放城門，誘敵深入，那段永福是個一勇之夫，那裏猜得破他們的詭計，見馬探報說英兵已經退去，寧波只賸空城，且四門大開，他信以爲真，當即驅兵入城，不料伏兵四起，火彈如雨，虧得永福自己尙未入城，官兵見已中計，連忙轉身退出，一半已死在炮火中了。段永福只好收拾殘兵，回轉東關鎮請罪。同時慈谿守將劉天保、朱貴都是素來著名饒勇善戰的大將，因欲立首功，各率兵前去規復鎮海，無如英兵城上架着大炮，見官兵來攻城，即開炮轟擊，招寶山上的英兵，也開炮相應，憑你劉朱兩將，勇冠三軍，究竟是血肉身

體，怎當得住兩邊的炮彈，只好退守大寶山。那時英兵見占了上風，反來攻打，前隊用數十尊抬炮轟擊朱貴父子下山迎敵，奮勇衝殺，雙方肉搏，短兵相接，被朱貴父子砍死英兵無算，嚇得英兵紛紛倒退，同時把槍彈集中在他們身上。朱貴雖然勇猛，到底只有兩手兩目，在槍林彈雨中沖殺，那裏顧得周全，不料斜刺裏一彈飛來，正中要害，翻身落馬，可憐蓋世英雄，竟死於無情炮彈之下，長子朱昭南，見父親中彈落馬，拍馬沖去，想將他救回，也被大隊英兵圍住，戰死沙場；知縣顏履敬，也馳入陣中戰死。劉天保奔回長溪嶺，請文蔚派兵往援，文蔚不應，英兵乘勝進攻，奕經逃回杭州，也弄得一籌莫展。浙撫劉韻珂，奏保伊里布赴浙視師，清廷密諭奕經，注意防堵，暫勿出戰。英將見浙省不發兵應戰，遂移兵轉略長江，截斷南北交通，并向寧波士紳勒索軍費二十萬元，英船方纔退去，只留兵一千，輪船四艘把守定海，大隊英兵，却去攻打乍浦。乍浦地方雖小，却是浙西門戶，屬嘉興府管轄，有副都統長春，同知韋逢甲率兵五千名駐守。長春也是個忠勇上將，可惜營制廢弛，部下盡是貪生老弱殘兵，不堪應戰，及見英兵艦列陣來攻，清兵早已嚇得手忙腳亂，相隔很遠，就開放槍炮，無的放矢，鉛彈多落在海中，敵方毫無損傷，英艦故意緩緩進，

等到清兵彈藥用盡，槍炮聲逐漸稀少，英艦立刻鼓勇攔岸，槍炮齊放，清兵有了槍炮，沒有彈藥，怎能抵敵，只好向後奔逃，英兵趁勢登陸進攻，長春韋逢甲登城督守，炮石齊下，擊傷英兵甚多，正在竭力死守之時，城中忽然四處起火，長春料必有漢奸內應，急率親兵下城搜捕，那知英兵望見城內火起，急架雲梯登城，副都統長春，連忙回上城頭，正遇一隊英兵，圍住廝殺，衆寡不敵，致受重傷，正擬自刎殉國，却被親兵救出，次日傷重身亡。同知韋逢甲亦然和英兵力戰殉難，在城文武官員眷屬，及男女百姓，同時殉難的，共有七百多人，自從英兵犯浙，要算乍浦失陷，居民遭難最慘！此時正值伊里布到浙，得報乍浦失陷，也覺吃驚！即抱定先禮後兵主意，派趕到英艦上，求見司令巴爾克，要求他退兵，如其不退，莫怪用強，那時後悔無及，巴爾克本無久占之心，又見伊里布態度強硬，便答應撤兵，只索還俘虜十二名，次日就率艦隊揚帆而去，轉入江蘇，駛近吳淞口，正遇江南提督陳化成率兵駐守，這位陳軍門，夙具將略，忠勇冠時，原任廈門提督，因為江防吃緊，調守吳淞，到任得不多幾日，那位江督牛鑑，迭接鎮海定海的敗訊，也就移節寶山縣督防，他是個不知兵法無謀胆小之人，叫他掉文弄字，到是內行，至于攻守戰爭之事，一些兒也

沒有把握，現在聽得英艦駛近吳淞，已赫得魂魄俱消，自己毫無主張，却把戰守的責任完全交托陳化成。且說化成得報英艦來犯，即派部將把守東炮台，自己同總兵周世榮守西炮台，布置防務方竣，次晨英艦已來攻打吳淞口，化成手執紅旗，在炮台上指揮督戰，雙方開炮轟擊，戰夠多時，不分勝敗，激怒了這位陳提督，走到最大的炮門後面，親自瞄準，燃火開放，這一炮不偏不倚，那顆炮子，好像通靈的一般，直向英艦烟囪裏鑽去，暴雷也似的一聲響亮，炮彈炸裂，全船洗沒，官兵齊聲歡呼！化成親手連開十幾炮，擊沉大號英艦兩艘，英兵嚇得亡魂喪胆，不敢再攻西炮台，於是避過炮線，轉攻東炮台。那時牛鎰在寶山城內，迭連接報陳提台親自開炮，打沉兩艘敵艦，他的胆子頓時壯了起來，便想到軍前來觀戰，博個親自督師的好譽。但這種胆小如驢的東西，如何上得戰場？故爾他此一去，只弄得炮台失守，累及這位忠勇無雙的陳提督爲國捐軀，要知詳細情形，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良將陣亡議和辱國 賢臣開復奉旨平番

且說牛鑑得了捷報，要到前敵觀戰，從寶山跨馬出城，有總兵王志元帶徐州兵護衛，他知道英兵艦已經完全敗退，樂得來出出風頭，將來奏摺上可以加上親自督師的字，向上邀功，那知他跨馬走到海塘上，英兵艦正在猛攻東炮台，隆隆不絕的炮聲，送到他耳中，已經嚇得兩眼發直，霍地一粒炮彈飛來，恰巧落在他馬前，那匹馬驚得向後倒退，嚇得牛鑑面如土色，極汗滿身，連忙帶轉馬頭，向原路奔回，這一來却弄出大禍來了！保護他的徐州兵，見了牛鑑奔跑，自然也跟着他就走。可是那東西兩炮台的守兵，早就聽得制台親來督戰的消息，非常高興，及見牛鑑帶兵行近炮台，忽然一齊向原路狂奔而去，炮台上的官兵，不知就裏發生了誤會，只當英兵已經登岸，牛鑑因遇見了英兵，所以帶隊奔逃的，於是軍心大亂，炮聲漸稀，東炮台的官兵，聽得西炮台炮聲斷絕，只道已經失守，先行棄台潰散，英兵奪得東炮台，便同兵艦合力炮攻西炮台，可憐這位忠心報國陳提督親自施放大炮，竭力支撐了一回，怎奈顧前不顧後，敵方的炮彈，如

兩點般打來，身上連中數彈，兩手還捧着炮彈向炮門裏送，那知彈中要害，口中鮮血直噴，身體栽倒，就此一瞑不甦了！守備章印福，千總許欒桂，許林，錢金玉等，見主將陣亡，不願偷生，拚命與英兵力戰殉國。當時有武進士劉國標，在百忙中背負陳提督屍身，跳下炮台，藏匿蘆葦之中，等待停戰了後，報知當局，方將化成屍身抬至關帝廟殮殮，近地的百姓都來哭奠。且說牛鑑得報陳提督陣亡，東西兩炮台皆被英兵佔據，嚇得他屁滾尿流，連忙落船，逃回南京去了。英兵既得吳淞炮台，直入寶山，轉陷上海，迅速異常，且不費一兵一彈，長驅直入。佔了上海以後，便用兵艦由長江追逐牛鑑，直到南京城外，由下關登岸，攻打南京。牛鑑驚魂未定，英人却又跟踪而至，嚇得無計可施，惟有閉城死守，急得日夜不安。那時清廷得報上海寶山失陷，即派伊里布來寧議撫，牛鑑開城延入，好像天上落下了一顆救命星。伊里布說明奉旨同將軍耆英，特來與英將議撫罷兵，牛鑑連稱好極。當時伊里布見英兵攻城不退，等不及耆英到來，馬上書寫照會，派員赴英艦通知，先行罷兵，然後再開和議，往返了好幾次，英兵司令濮鼎查方才答應，先將攻城的兵士撤回兵艦。於是伊里布同耆英會派藩司黃恩彤，侍衛咸齡，道員鹿澤長，同往英艦議和，磋商

了幾次，方由漢鼎查定出和約八條：第一款，清英兩國，將來當維持和平；第二款，清國須給英兵費一千二百萬圓，商欠三百萬圓，賠償鴉片烟價六百萬圓，共二千一百萬圓，限三年繳清；第三款，開廣州、廈門、福州、上海、寧波、五港，爲通商口岸，許英人往來居住；第四款，割讓香港；第五款，放還英俘；第六款，交戰時爲英兵服役之華人，一律免罪；第七款，將來兩國往復文書，概用平行款式；第八款，條約上須由清帝鈐印。議和委員，將所提條件，帶回南京城中，耆英等細瞧一遍，明知條件過苛，却也不敢駁斥，只好一面答覆，請待奏准批回，即可定約；一面與牛鑑、伊里布會銜寫好奏章，加緊入奏。道光帝覽奏八條和約，六條都可答應，惟有第二款要賠二千一百萬元，何來如此巨款？第八款鈐用國璽，有失國家體面，怎能答應？即召軍機大臣開御前會議，大家都面面相覷，不敢發言；只有穆彰阿奏道：兵連禍結，已經三載，不僅勞師糜餉，並且累及百姓遭難，還是權且允許他們的要求，且到元氣漸蘇，儘可再圖規復。賠款方面，英人既然提出，足見外夷只貪金錢，我們上國，當然不在乎此，儘可答應，以示寬大，至于鈐用御寶，却有關體面，應飭耆英改用該大臣關防便了。道光帝沈吟了一回，也覺他說得近理，便道：依你所奏辦理。各大臣退出，即由

穆奸擬定辦法，頒發南京，着着牛伊三人遵旨訂定和約，伊里布忙派員往英艦報信，不料漢鼎查聽說不用御寶，還不肯依，着英接得回文後，只好再行拜摺奏明，一面托穆好在皇上前疏通，果然隔了幾天，批諭照准，派着牛伊三人爲議和大臣，與漢鼎查換約。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英兩國訂結的南京條約告成，戰爭的失敗鴉片之戰，也就在此日結束，表過不提。且說林公自從調戍伊犁，旋奉朝旨勘辦墾事宜，認真經營，踏遍新疆三萬里，一路查勘地質土性，插標誌，登日記，沃土則教民種植五穀，瘠土則教民種植果樹，遇到沙磧缺水地方，教民植桿開河，振興水利，遇到山林曠野，教民栽植森林，因地置宜，事在人爲，數萬里冰天雪海的荒地，自經林公加意整理，移民墾植，漸漸的將許多荒地，變成熟田，人民既多生計，國家也可徵收地稅，一舉兩得，辦理得十分妥善。該省長官，據實奏聞，道光帝素知林公大才，議戍伊犁，也是違心之事，現在覽奏，心中大喜，以爲林公奉旨開墾伊犁，成績昭著，可以開復功名。於是降旨，以林公在戍所開墾有功，賞以四品京堂，時在二十五年七月，等到本年十一月，特命林公署理陝甘總督，會同布彥泰，達洪阿，籌辦番務，原來此時甘肅沿邊各地，時有生番鬧事，林公既奉朝旨，署理陝

甘總督即日由省接任視事後，即行出巡，周歷沿邊各卡隘，普通地方，不去更張，緊要之處，酌量增兵防守。查得循化廳卡外有野番聚眾滋事，勾結黑錯寺喇嘛僧爲護符，肆意劫殺，無所不爲，竟敢殺害土司，抗拒官兵。林公查閱移交卷中確有此事，至今尙未完全平復，你道平番何敢如此目無法紀呢？却因駐守兵弁，怯弱過甚，卡隘如同虛設，既不能堵賊於未來之先，又不能擊賊於失事以後，卡內且有漢奸熟番，替他們引路通信，卡外則有番僧巨寺，容他們匿迹，因之來去自如，肆無忌憚，劫掠民間財物，視爲常事。林公巡閱各卡，採訪民情，方知番匪敢於如此猖獗，皆因兵弁怯弱無能，自肇其禍，當即會同達洪阿教練，改良營制，淘汰老弱，嚴加訓練，刀槍之外，又兼重火器。一月之後，林公親臨演武廳閱兵，新近添置許多大炮和抬槍，不料甘肅兵開放抬槍，訓練之後，尙能勉強試演，不過取準不確，及至林公傳令試演大炮，教場中的兵弁，竟其面面相覷，無一應命。林公連連催促，才有一老卒到教練前說道：從前我在廣東當過炮兵，什麼紅泥炮，西洋炮，銅炮，鐵炮，都會開放。教練官就命他試放，老卒就走到炮門前，裝好彈藥，燃火開放，轟然一聲，火星亂迸，烟霧迷漫；林公在演武廳上看得清楚，即召老卒在前，問明姓名，馬上提陞爲百

總，命他逐日教練兵弁打巴開炮。一班兵弁，見此情形，人人知奮，用心練習，不到一個月，全隊守卡兵弁，都會開放槍炮。林公曉得可以一戰，即命達洪阿帶兵剿捕循化廳外的野番。達洪阿奉令出戰，一班野番，初尚以爲官兵沒用，依然拒敵，不料此次官兵前隊，盡用抬槍射擊，野番祇有刀矛，不能及遠，被官兵開放抬槍遠射，紛紛中彈倒地，方曉得槍彈厲害，不敢迎戰，向後奔逃。達洪阿乘勝率兵窮追，野番逃到果岔地方，避入番莊僧寺中，這也是他們的大本營，到了此地，還想負隅抗拒，官兵使用大炮轟擊，不消片刻功夫，僧寺番莊，盡行着火焚燬，番賊的巢穴，被焚一空，燒死了無數男女野番，奔逃出來的，又被官兵截殺，死傷不計其數，生擒番犯六十三名，一班安分番民，被迫協從的，都跪地乞命，達洪阿於是收兵回省，把所擒野番解赴督轅，林公親加審問，無辜株連的，一律當堂開釋，祇將爲首抗拒官兵的番酋，請王命斬首示衆，沒收番賊的田地，另招良民耕種，自經此次痛剿，野番知官兵炮火厲害，不敢爲非作歹，地方安靖。林公就把剿辦野番情形，拜摺奏聞，隔了幾日，奉硃批補授陝西巡撫，毋庸來京，着即赴任。林公連忙辦理移交，赴西安接任視事。看官！你道林公既做陝甘總督，辦理野番有功，何故反調任巡撫呢？要知林公

以四品京堂賜還。初次不過署理陝甘總督，現在纔得實授巡撫，完全開復原官，這個就叫做明降暗陞。實在督撫並稱，都是封疆大員，參差得不多。且說林公自奉補授陝撫，抵陝時，在六月中旬，那年適逢秋闈鄉試，巡撫例應入闈監臨，所以刻不待緩，諭飭各房趕辦移交，即由蘭州起程，行抵西安，接任視事。一面拜摺奏報接任日期，一面入場監臨，直到三場考畢，方得回轅理事。那道光帝始終信任林公，是個能夠辦事的大員，故爾調戍時，命他開墾伊犁，開復後，命他署理陝甘總督，剿辦滋事野番；林公都能辦理完善，皇上更加信任。此次調他補授陝撫，只爲陝省刀匪勾結回民，到處騷擾，弄得百姓叫苦連天，所以特調林公補授陝西巡撫，命他剿辦刀匪。林公到任時，祇顧科場事宜，直到秋闈事竣，方纔查究刀匪所在，旋據屬員稟報，渭南富平大荔蒲城一帶，久爲刀匪出沒的所在，因爲該四屬藏族最多，民風强悍，近來與刀匪勃興，得到那些藏民中的不肖分子，暗中相助，故勢愈張，時常聚衆洗劫繁盛的村鎮，遇到官兵來緝捕，他們沒與便散處四方，使你無從下手，萬一他們不賣帳時，便糾衆合力抗拒，這一班都是亡命之徒，置死生于度外，抗拒起來，十分兇猛，官兵反打他們不過，每打一次，總被他們殺傷些人，搶掉些火器，因

此刀匪除了刀槍之外，也有火鎗小炮，聲勢越來得壯威。兵弁反不敢認真緝捕，以致養癰貽患，苦了該四屬的居民，時遭劫掠，弄得日夜不安。要知林公怎樣收拾此間匪患，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化民釋怨匪患肅清 暴病歸真全書結束

且說林公查明陝西渭南等四屬的刀匪勾結藏民中的不肖分子，劫掠抗拒的癥結；馬上傳見各州縣，剖析開導，說地方官爲民父母，當爲百姓除害，豈可縱匪殃民，置之不問。以後州縣官果能認真緝捕，有犯必獲，不獨往事不問，並當獎敘勞績，若仍見匪却步，捏詞粉飾，立加參事，決不寬貸！各州縣奉諭而退，各回衙門，嚴限民壯捕快，認真捉拿刀匪，不可輕縱。當時只有渭南縣知縣余炳燾，素具胆略，自奉林公面諭以後，回到衙門，與各師爺商議一番，決定擒賊擒王，從治本着手，便分派精幹快班探明刀匪巢穴，然後不動聲色，親率兵役，在深夜時候，馳赴刀匪巢穴，奮勇搜捕，那些刀匪，都從夢中驚醒，不知虛實，都慌亂異常，失却了連絡，胆小的嚇得手足無措，無力抵抗，被官兵生擒四五十名，一律網縛，強悍的匪徒，拚命作困獸之鬪，被官兵當場格殺的，也不計其數，并在匪巢中搜獲火器軍械甚夥，直到東方發白，方纔完畢，帶着刀匪回衙門，炳燾就將獲犯親自解省，上撫轅稟報獲犯情形，林公大加獎譽，并替他附片奏明，旋奉硃批，余炳

蕭剿匪異常出力，遂格擢陞知府。就此各州縣皆知激勸，個個存着陞官思想，剿匪異常出力，不到一個月，渭南四屬的刀匪，格殺無算，擒獲解省的也不少，以外都逃得不知去向，刀匪絕迹，地方就此安靖。這也是林公調度有方，纔能收此速效。道光帝因林公平匪有功，次年即調任雲貴總督。原來雲南地方，漢藏雜處，雙方都各歧視不能相安，十多年以來，時有衝突發生，前任滇督李星沅，也是知兵大員，屢次派兵剿辦，完全治標，專事殺戮，故非但此種風氣未能消弭，并且引得藏民仇視漢人，較前更甚，所以道光帝特授林公爲雲貴總督，責成他辦理此事。林公奉旨後，趕辦移交，就由西安起程，趕赴新任，接印視事。在省文武屬員，都來轅參見，林公向他們詢問前督辦理藏匪情形，方知漢藏啓釁，始初不過漢民與藏民互相仇視殘殺，事件極小，自前任李制軍迭次用兵，一味用猛，殺伐太重，連帶安分百姓，也被官兵殺死無算，於是人人抱怨，仇視愈深，加以游匪從中造言挑釁，以致此剿彼竄，連年兵民相殺不已。林公問明前情，一面出示曉諭，大概說：「漢藏同是朝廷赤子，長官爲民父母，應當一體愛護，並無歧視，祇分別詐，誣誰民，着爾等安分。漢藏協力同心，幫助官兵，捉拿游匪，以靖地方，倘敢窩藏附和，國法決不寬容；等語。自經出

示後，漢藏都知新改過，安分營生，祇有雲州地方，仍有強悍匪徒，糾衆劫殺。林公見他們冥不畏法，卽飛飭順甯文武，嚴拿匪首，從嚴處辦，解散脅從，以安閭閻，順甯知縣楊觀，接奉札飭，親率兵役，及參將劉思禮，前往新村訪拿著名藏匪黑臉馬五等要犯，馬匪竟敢糾衆持械拒捕，虧得官兵人人奮勇，當場把匪首黑臉馬五、馬滯大二犯格殺，剽取首級，并生擒匪黨郭望年等六名解省，按律嚴辦。又據姚州右甸等處文武，拿獲董老官、范小黑、張小沅等著名悍匪，解省審實口供，一律梟首示衆，就此全省患悉肅清，漢藏各安生業。林公正在把上文辦理情形拜摺奏達朝廷，却巧接到軍機大臣字寄，內開雲南藏民丁燦庭等，來京控告香匪合串謀殺多至一萬多人性命，實屬駭人聽聞，上諭林公平心研鞠，以明真相，并將原呈抄寄。林公奉軍機處字寄，馬上檢立案卷，方知藏民丁燦庭等與漢民互相仇殺，積有七八年，漢藏兩方死傷民命甚夥，案卷重疊如山，一時那裏分得清皂白，只好一面委派幹練道員，赴以前漢藏互相仇殺所在，密訪始末情形，一面逐一披閱歷來案卷，推闡研究，以期明澈，專待原告藏民丁燦庭由部咨解到省，待等解到以後，林公卽提兩造人證，會同藩臬兩司，詳加研訊了幾次，證以委員的查復，方得明瞭此案。

撫三大憲盡表同情，於是由林公親自擬稿，把訊明丁燦庭京控一案的曲直，并擬定的善後辦法，拜摺奏聞。旋接奉硃批，如議辦理，當即札飭永昌順甯等處的文武官員，出示化導漢藏，不許互啓猜疑，彈壓游匪流氓，不准藉端挑撥生事，一面把漢藏的絕產逃產，由該管官員，一律清理發還，并命漢藏中的紳衿耆宿，勸令同族居民，自相約束，又令各具切結，以藏保漢，以漢保藏，永禁侵凌，各自安分營生，把連年仇殺不已的漢藏爭執，完全結束。那知丁燦庭開了京控的先例，永昌藏民又有兩起京控，奉旨發交原省總督研訊。林公奉諭後，飭提被告人證解省，日久未見解到，很爲詫異。飛飭保山鄰境各文武查明，旋據保山知縣官稟報，前月二十八日，會營帶兵押解京控案內被告人證來省，行至官坡地方，被保山七哨居民劫去；次日，哨民又聚衆入城，焚燒縣署及監獄，放出監犯，京控人證周曰庠等乘間走失等語。同時又接到該處鎮道府縣會稟前來，情節大相懸殊，南轅北轍，絕不相同，此中情弊，不問可知。林公閱罷來文，不覺赫然震怒！立派得力巡捕分投飛探，次日先後回轅稟稱：保山七哨匪徒，不下數萬人，此次劫奪京控人證，都是此輩所爲，他們遇見官兵，槍炮亂放，以致外委胡恩榮左臂受傷，軍械馬匹，被奪一空；次日在城

文武正在會商，不料哨匪越城而入，聲稱搜殺藏匪，一百多名藏民，逃到縣署中，哭求救命。那知哨匪跟踪追到，殺死藏民，焚燒縣署及監獄，他們自知闖了大禍，索性圍困永昌城，拆去瀾滄江板橋，派匪把守。該處適爲要道，遇有公文投遞，哨匪即攔截拆看，倘爲調兵文書，立時撕去。林公素知七哨民衆，約有數萬人，非調重兵，難以剿辦，於是札商提督榮玉材，調集重兵，先赴永平駐劄；又調省標六營，及昭通威甯安義等鎮總兵，各帶本標人馬，由東路前進；又調騰越諸鄰一鎮一協的兵弁，約共二千名，由西路前進，以期合師夾擊，大約正月底可以到齊。佈置既定，然後拜摺奏明出巡剿匪，即日由省起程，赴大理駐劄，該處距離永昌六站，自可隨時相度機宜，分別調度。一面刊印許多告示，遍貼永昌各地，曉諭各村漢民，如不附和哨匪，概不株連，倘然已被脅從，如能悔罪輸誠，亦可免于究辦；如有覺悟自首，須將首要各犯縛獻，自可免罪；所有江橋板片，已經修好，如有人再敢拆毀，及攔阻文報等，立拿嚴辦；姑念爾等愚魯無知，不忍不教而誅，若仍冥頑不靈，罔知利害，則大兵一到，惟有痛加洗剿，屆時玉石難分，概行誅戮，決不曲予保全，莫謂言之不預也。自經大張曉諭後，一班脅從的哨民，便想保全身家性命，私下逃避了不少；等到東西

兩路會齊，林公傳令仍分兩路進剿。一班哨匪探得林制軍駐劄大理廳，調集雲貴兩省重兵，前來洗剿。保山七哨亂民，都嚇得胆戰心驚，毫無鬪志。望見了官兵旗幟，先自潰散，故爾官兵直入匪巢，格殺了幾百悍匪，生擒二百多名，就此永昌匪患肅清。一面把匪犯審實口供，分別定罪。不料漏網哨匪，逃至趙州彌渡，勾結土匪滋事。林公親自督兵進剿，踏破巢穴，斃匪數百，該處安分百姓，擒縛首犯，獻至軍前。於是召集該處漢藏耆老，曉以大義，諭以恩信，諸耆老感激涕零，自願誘捕歷年拒捕戕官諸匪，解送督轅，按律處決。連年漢藏仇殺的巨案，方告結束。於是把辦理情形，拜摺奏聞。道光帝閱奏，大爲喜悅，降旨林則徐着加太子太保賞戴雙眼花翎。林公固知功高招忌，還是趁此機會，急流勇退，免得再被權奸設計陷害，打定主意，又只恐當今皇帝不給他辭職，只好告病，拜摺奏請開缺就醫。連上三次奏摺，皇上方纔批允，并派員署理。林公辦理移交，引疾回轉候官原籍。直到道光駕崩，咸豐登極，師傅杜協揆力保林公，林公接奉朝旨，初尙以年老多病辭謝，不料洪秀全等聚衆數萬，在金田村起義，戕官據城，大有窺伺中原之勢，嚇得廣西巡撫鄭祖琛，一籌莫展，只好奏達朝廷，告急求援。咸豐披閱奏章，便召師傅杜受田入宮商議。杜協

揆卽保林公爲欽差大臣，向榮爲廣西提督，同赴廣西剿辦。林公接奉朝旨，又得杜協揆親筆書信，勉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義，林公只得領旨。卽命向榮調集精兵，馳往桂林赴援，自己先到北京陸見請訓，然後趕赴廣西，不料行抵潮州普寧縣，暫住行轅，以便就近調遣，誰知至第三日竟會猝發暴病，不及醫治，卽行辭世。這也是中國人民的劫數，滿清的惡運來臨，不可挽救！林公生前禁烟的計劃實現，那末中國不至弄到現在這般貧弱，向使林公不死，太平天國不會實現，當時的百姓，也不至慘罹浩劫，天心難問，喪此良材，徒令後人嘆息，總之我們別的不去問他，就是禁烟，已可見其眼光遠到，敢作敢爲，這種事業，何等偉大呵？作者見了現在的煙禁廢弛，遺害未已，想起林公事業，不免仰天長嘆！林公死了，本書至此，也得與讀者告別。茲將平江李元度所撰的林文忠公事略，附錄于後，以作尾聲。其文云：

「道光三十年春，文宗皇帝旣嗣服，下詔求賢，時太子太保雲貴總督侯官林公，方引疾家居，大學士潘公世恩，尙書杜公受田，交章以公應詔。奉召入都，未卽至，九月粵西洪秀全等稔亂，特命公爲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剿，尋命署廣西巡撫事。公故嘗督粵，威惠著聞，至是力疾赴任，粵民

額手相慶。洪楊黨羽驚散大半。洪秀全懼。謀遁入海以避公。十一月，公行次潮州。黨遺疏入。上震悼。優詔議卹。賜祭葬。予諡文忠。自公薨後，軍民失所倚。洪楊黨不可制。未幾，踰嶺涉湘，絕長江，踞金陵。爲窟穴。蹂躪遍中國。相持至十四年。竭海內全力。廩乃克之。論者謂生靈多厄。天不懲遺一老。若得假公數年。洪楊不足患矣。然公之身繫天下安危者。尤不殆此也。先是公總督湖廣。時鴻臚卿黃君爵滋疏請禁鴉片。以塞漏卮。有旨下中外大臣議覆。公條上利害。深切著明。宣廟嘉焉。十八年冬。命公爲欽差大臣。蒞廣東查辦海口事務。明年。補兩廣總督。公宣諭德威。繕守備。於虎門各海口。添建炮台。設木柁鉄索。奏移高廉道駐澳門。撥隸水師資控馭。時通商之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束。惟英吉利持兩端。九月。夷目義律等。以索食爲名。糾師船犯尖沙嘴。公遣參將賴恩爵擊走之。斷其接濟。尋六犯海口。皆受懲創。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夷目遞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剿撫。並請敕福建浙江江蘇諸督撫。嚴防各海口。復奏請停貿易。英人屢撼之不動。大懼。旣以粵之無隙可乘也。乃改圖犯浙。陷定海。掠甯波。沿海騷動。在事者莫能折衝禦侮。爭歸咎於公。因中傷之。事垂成而敗。代者至。悉反公所爲。恐和議之不速成也。撤公所設各隘。

兵以媚之，英人遂徑犯粵城，公知事不可爲，具遺疏以待圍解，上命以四品卿銜赴鎮海軍營効力，尋謫戍伊犁，海疆事自此益棘。王相國鼎揚協揆金釧，至以死生去就爭之，卒爲忌者所持，不能得回上意。若得令公始終其事，決裂何至於此？公之爲天下重也，可勝道哉！公諱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葵村老人。父寶日，歲貢生，家貧力學，以經術拔浚進，有子三，公其次也。生而警敏，長不滿六尺，英光四射，聲如洪鐘，每劇談，隔舍數重，聆之輒了了。年十三，郡試冠軍，補弟子員；二十舉於鄉，就某邑令記室，閩撫張公師誠見所削牘奇之，延入幕，嘉慶十六年，公年二十有七，成進士，選庶吉士，派習國書，授編修，益究心經世學，雖居清秩，於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綜核無遺，識者知爲公輔器矣。歷典江西雲南鄉試，分校已卯會試，咸得士，二十五年補御史，適有海寇張寶，投誠浚累官副將，至是擢總兵，公慮其驕蹇不可制也，疏劾之，仁宗聽其言。尋公外放杭嘉湖道，修海塘，興水利，士民德之。會聞父病，卽引疾，不待命馳歸。道光二年授淮海道，明年擢江蘇按察使，決獄平恕，民頌之曰林青天。尋丁母憂，明年奉旨赴南湖督修隄工，工竣，仍回籍守制。六年夏，命署兩淮鹽政，以未終制，辭不拜命。七年按察陝西，尋遷江甯布政使。丁父憂，歸濬。

福州西湖，以惠桑梓。十年夏，補湖北布政使，尋調湖南，十一年復調江甯，遂擢東河總督。疎能，優詔不許，尋奏言稽料爲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塚灘梁併塚諸名目，非抽拔拆視，難知底裏，已將南北十五廳各塚，逐查抗弊者察治，得旨嘉許；向來河臣查驗料塚，從未有如此認真者。十二年春，調江蘇巡撫，吳中涪饑，公奏免通糧籌賑卹，清釐各屬交代，盡結京控諸獄，味爽視事，夜過半方息，數年如一日焉。會考績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吏之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情僞？臣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僚求實際耳。公此言，蓋生平得力處也。先是公在江藩任內，以各屬水災，建議倡捐，籌賑資送，留養收孩，瘞棺捐衣，勸糶養佃，典牛借籽種，禁燒鍋，凡十二則。經江督陶公樹奏行，至是事竣，在事者得獎鼓。公之爲臬司也，奉詔綜辦三江水利，以憂歸，嗣經陶公樹奏允孟濱劉河，分年籌辦，至是孟濱工竣，公以劉河爲三江之一，淤墊尤甚，請勘辦，從之；又言江蘇錢漕倍他省，其中有緩有急，有舊有新，勢難一律清款，與其漫無區別，徒令剝肉補瘡，莫若專嚴於提新，而暫緩補舊，新款果能全解，是州縣無新虧，而舊欠亦可冀彌補，得旨竭力爲之。江南人文甲

天下鄉試恆萬六七千人，入試院時，極一晝夜之力不能畢，有擁擠仆踣者。公創設信炮，立燈牌，陰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畢。十七年春擢潮廣總督，荆襄苦水患，歲以爲常，公修築堤工，躬自監視，奏籌襄陽等屬贖務緝私事宜，及辰沅道屬苗匪屯務事宜，皆如議施行。尋疏報南北兩省，擊獲奸民與販鴉片各情形，稟書袁美，又以江漢安瀾，請列漢神於祝典。十八年冬入覲，賜紫禁城騎馬，卽奉使粵之命。公之在粵也，奏虎門收繳英吉利躉船鴉片，已十逾其八，得旨褒敘。及奏請剿撫兼施，手敕報曰：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柔弱，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不可畏，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尋請停貿易，又奉諭曰：該夷自外生成，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尙何足惜！公前後所陳皆稱旨，爲忌者所中傷，卒不安其位，而天下自此多故矣。公議戍時，河決開封，首輔王公鼎出視堤工，疏奏留公督辦，工成仍就戍，有門下士官於陝，迎謁公，竊爲不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進言，退謁鄒夫人曰：甚矣此行也！鄭夫人曰：子毋然，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首領，天恩厚矣；臣子自負國耳，敢憚行乎？公在塞外，奉命勘辦開墾事宜，親歷庫車等縱橫三萬餘里，水利大興，稍暇則以筆墨自娛，書法具體歐陽，詩宗白傅，在官事無巨

細必躬親，家居必熟訪民間利病，白諸當道。在戍所求題詠者，雖踵接不暇，應也。遠近爭寶之。伊犁爲塞外大都會，不數月繡楮一空，公之手蹟遂遍冰天雪海中矣。二十五年秋，開復以四品京堂用。十一月命署陝甘總督。會野番肆劫，先飭鎮將防護馬廠。時承平久，營政弛，公出按邊，命演巨炮，擊營無知者，惟一老卒能之，公立授以官，士氣爭奮，尋剿捕番族及漢奸殆盡。明年授陝西巡撫，關中旱，民不能耕，爭殺牛以食，公曰：如此則來歲又饑也。卽飭官爲收耕牛，償其值，勸富民質牛，予以息，次年乃成大有秋。二十七年遷雲貴總督，滇中漢藏構釁，垂數十年，焚殺無虛日，議者各有所祖，莫能決，公至，諭之曰：祇分良莠，不分漢藏，適藏民丁燦庭赴京，登控漢民沈正達等，有司提犯解訊，保山民糾衆奪犯，燦官署，搜殺藏戶，并抗拒鎮道兵，公提兵出剿，途中聞趙州之彌渡，有客藏勾結土匪滋事，遂就近先剿彌渡藏匪數百，保山民聞而股栗，縛犯迎師。公召漢藏父老各諭以恩信，復乘勢搜獲永昌順甯歷年拒捕戕官諸匪，置諸法。得旨加太子太保，賞戴花翎。明年引疾歸，滇人繪像以留紀念。公家居倡驅夷議，大忤當事者，又思中傷之，會墾書召用，議者乃止。時方以西洋爲憂，後進就公請方略，公曰：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聞者感焉。公之薨

於行台也。易簣時呼星斗南者三，年六十有六。公服官江南最久，以吳民苦賦重，請求漕政，不遺餘力。在粵時，中旨詢江南漕務，公條舉四端。曰本原，曰補救。曰本原中之本原，曰補救中之補救。宣宗褒許。文宗之召公也，將使籌畿輔水利，即公前疏所謂本原中之本原者也。以二聖知公之深，任公之重，以公報國憂民之心，一往無所却顧，而卒不果行。惜哉！公之政績，以辦夷務，剿粵寇，二者為最鉅，而皆齋志以終。此海內士大夫，下及婦人孺子，聞公薨，所由太息流涕，共為天下惜者也。公天性孝友，事事以養親顯志為念，自奉儉而資助族戚，歲必數千金，尤愛土，所至必擇其秀異者，召入官署，勸以學行。家居凡族姻中子弟讀書者，約期治膳，集而課之。曰親社。居官每黑夜潛行，躬自微察，無敢因緣為奸。然待人以恕，接人以誠，人咸樂為之用。公好勤動，與處數十年者，未嘗見其袖手枯坐也。咸豐元年，滇撫請祀雲南名宦祠，陝撫據輿情入告，請建專祠，報可。子汝舟官編修，聰彝浙江知府，拱樞刑部郎中。



- ▲▲ 妊孕生產學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四角八分
- ▲▲ 種子祕方 定價大洋三角 特價大洋二角
- ▲▲ 男女美容新法 定價大洋三角 特價大洋二角
- ▲▲ 五百應酬文辭百科全書 定價三元九角 特價二元九角
- ▲▲ 名家詩聯尺牘 定價大洋二元 特價只收一元
- ▲▲ 公文來帖訴狀 定價大洋二元 特價只收一元
- ▲▲ 言文對照 定價大洋二元 特價只收一元
- ▲▲ 古文觀止 定價大洋二元 特價只收一元
- ▲▲ 增詳詳解 定價大洋二元 特價只收一元
- ▲▲ 周選古文新選 定價一元四角 特價八角四分
- ▲▲ 編輯 定價一元四角 特價八角四分
- ▲▲ 巧妙無窮 定價大洋三元 特價一元五角
- ▲▲ 人生實用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一元二角
- ▲▲ 各科 定價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二角
- ▲▲ 試問答 定價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二角
- ▲▲ 大全 定價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二角
- ▲▲ 工商法律大全集詳解 定價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二角
- ▲▲ 最新公文程式作法大全 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七角二分
- ▲▲ 適用區政大全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大洋九角
- ▲▲ 最新公務人員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大洋九角
- ▲▲ 應用測驗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大洋九角
- ▲▲ 學生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大洋九角
- ▲▲ 各科測驗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大洋九角
- ▲▲ 應用測驗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大洋九角
- ▲▲ 必寫算大全集 定價三元六角 特價二元二角
- ▲▲ 珠算新奇法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四角八分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四角八分
 定價大洋三角 特價大洋二角
 定價大洋三角 特價大洋二角
 定價三元九角 特價二元九角
 定價大洋二元 特價只收一元
 定價大洋二元 特價只收一元
 定價大洋二元 特價只收一元
 定價大洋二元 特價只收一元
 定價一元四角 特價八角四分
 定價一元四角 特價八角四分
 定價大洋三元 特價一元五角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一元二角
 定價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二角
 定價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大洋九角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大洋九角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大洋九角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大洋九角
 定價三元六角 特價二元二角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四角八分

- ▲▲ 珠算應用法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四角八分
- ▲▲ 珠算活用法 定價大洋七角 特價四角二分
- ▲▲ 模範學生尺牘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 ▲▲ 模範自荐尺牘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 ▲▲ 模範商人尺牘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 ▲▲ 模範交際尺牘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 ▲▲ 言文對照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大洋六角
- ▲▲ 增廣詳註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大洋六角
- ▲▲ 言文對照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大洋六角
- ▲▲ 增廣詳註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大洋六角
- ▲▲ 言文對照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大洋六角
- ▲▲ 增廣詳註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大洋六角
- ▲▲ 言文對照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大洋六角
- ▲▲ 增廣詳註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大洋六角
- ▲▲ 言文對照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大洋六角
- ▲▲ 增廣詳註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大洋六角
- ▲▲ 唐著寫信必讀 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只收二角
- ▲▲ 增詳句解 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只收二角
- ▲▲ 六壬學講義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只收二元
- ▲▲ 增詳句解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只收二元
- ▲▲ 易經占卜靈書 定價大洋三元 特價一元八角
- ▲▲ 增詳句解 定價大洋三元 特價一元八角
- ▲▲ 白光電球奇術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只收二元
- ▲▲ 催眠術講義大全 定價一元四角 特價八角四分
- ▲▲ 驚人相術奇書 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七角二分
- ▲▲ 辰州符咒大全 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八角四分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四角八分
 定價大洋七角 特價四角二分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大洋六角
 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只收二角
 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只收二角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只收二元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只收二元
 定價大洋三元 特價一元八角
 定價大洋三元 特價一元八角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只收二元
 定價一元四角 特價八角四分
 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七角二分
 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八角四分

- ▲▲▲無師自通算命講義大全 定價一元九角 特價只收九角
- ▲▲▲無師自通風水地理講義 定價一元四角 特價八角四分
- ▲▲▲圓光眞傳祕訣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九角六分
- ▲▲▲圓光神術 定價大洋三角 特價大洋二角
- ▲▲▲扶乩眞傳祕訣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五角六分
- ▲▲▲祈夢祕書名一造夢術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五角六分
- ▲▲▲關亡召鬼祕術 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大洋二角
- ▲▲▲祝由科治病奇書 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大洋二角
- ▲▲▲歷代中國戀愛故事(一) 定價大洋三元 特價一元五角
- ▲▲▲民間中國戀愛故事(二) 定價大洋三元 特價一元五角
- ▲▲▲黑幕上海神祕指南 定價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二角
- ▲▲▲懸計智謀全書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五角六分
- ▲▲▲世界魔幻奇術全書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只收二元
- ▲▲▲劍仙俠客江湖奇俠法術大全內外武功 定價大洋八元 特價四元八角
- ▲▲▲少林奇俠傳壽松和尚著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只收二元
- ▲▲▲少林奇俠傳續集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只收二元

定價一元九角 特價只收九角
 定價一元四角 特價八角四分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九角六分
 定價大洋三角 特價大洋二角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五角六分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五角六分
 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大洋二角
 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大洋二角
 定價大洋三元 特價一元五角
 定價大洋三元 特價一元五角
 定價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二角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五角六分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只收二元
 定價大洋八元 特價四元八角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只收二元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只收二元

- ▲▲▲奇俠傳金劍虹著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只收二元
- ▲▲▲神怪奇俠傳繡虎生著 定價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二角
- ▲▲▲滬濱神探錄繡虎生著 定價三元二角 特價一元二角
- ▲▲▲滑稽情博士徐卓呆著 定價一元六角 特價一元六角
- ▲▲▲淚珠緣天虛我生著 定價二元二角 特價二元二角
- ▲▲▲孽海疑雲天虛我生著 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只收三角
- ▲▲▲劉記夕陽紅淚錄孫靜庵著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 ▲▲▲林文忠全傳名一林公案 定價大洋三元二角 特價一元五角
- ▲▲▲甘同古本水滸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一元五角
- ▲▲▲西廂記全傳讀書脚本 定價一元九角二分 特價一元九角二分
- ▲▲▲白話玉堂春全傳 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六角五分
- ▲▲▲標點海中人海底的祕密 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大洋二角
- ▲▲▲冒險海中人海底的祕密 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只收三角
- ▲▲▲絲繡平原記李定夷著 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二角四分
- ▲▲▲哀情沒字碑寒雷著 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二角四分
- ▲▲▲小說紅樓夢廣義青山仙農著 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只收二角
- ▲▲▲官場現形記白嶽山人著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四角八分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只收二元
 定價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二角
 定價三元二角 特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六角 特價一元六角
 定價二元二角 特價二元二角
 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只收三角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定價大洋三元二角 特價一元五角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一元五角
 定價一元九角二分 特價一元九角二分
 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六角五分
 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大洋二角
 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只收三角
 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二角四分
 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二角四分
 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只收二角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四角八分

▲任渭長先生畫傳四種

(一)高士傳 (二)先賢傳

(三)列仙傳 (四)劍俠傳

連史紙 定價洋三元 特價一元八角
有光紙 定價洋二元 特價一元二角

▲四大風流皇后祕史

零售每册二角
合購大洋七角

(一)蘇妲己祕史 (二)楊貴妃祕史

(三)武則天祕史 (四)西太后祕史

▲京調工尺胡琴指南(册)

定價大洋九角
特價大洋四角

▲實用最新口琴吹奏法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大洋七角

▲十八般武藝全書

定價大洋三元
特價大洋一元八角

▲中國技擊精華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大洋四角

▲日本武術大全

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七角二分

▲武松拳譜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四角八分

▲金台拳譜

定價大洋七角
特價四角二分

▲魯智深拳譜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甘鳳池拳譜

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三角

▲煉氣行功祕訣內外篇

定價大洋七角
特價四角二分

▲練軟硬功祕訣(正編)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大洋九角

▲健身十三法掛圖

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每張二角

▲岳家棍圖說

定價一元六角
特價九角六分

▲南拳入門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大洋四角

▲北拳入門

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四角八分

▲先天羅漢拳十八手圖勢

定價大洋二角
特價大洋一角

▲男子強壯法四種

四種合購六角
零售每册二角

(一)岳飛八段錦 (二)強身不老法

(三)達摩易經筋 (四)房中八段功

▲婦女強壯法四種

四種合購六角
零售每册二角

(一)處女運動術 (二)婦女護身術

(三)西洋女八段錦 (四)梁夫人八段錦

▲神傳護身術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大洋七角

▲行俠家傳祕抄

定價大洋九角
特價五角四分

▲黑虎洗心丹
 ▲練打暗器祕訣
 ▲內功鍊丹祕訣
 ▲張三丰道術武術匯宗
 ▲張三丰太極煉丹祕訣
 ▲臨機應門祕訣
 ▲少林雙刀圖解
 ▲太極劍圖說
 ▲二十六板橙祕傳
 ▲拳門必勝術
 ▲少林拳圖解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大洋九角
 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七角二分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四角八分
 定價大洋一元
 特價大洋六角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定價大洋六角
 特價三角六分
 定價大洋八角
 特價四角八分
 定價大洋九角
 特價五角四分

▲擒拿法眞傳祕抄
 ▲傷科眞傳祕抄
 ▲藥功眞傳祕抄
 ▲五遁隱身祕術
 ▲柔術生死功祕傳
 ▲少林內功祕傳
 ▲柔術

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五角四分
 特價大洋三角
 特價大洋三角
 特價大洋三角
 定價大洋九角
 特價五角四分
 定價大洋九角
 特價五角四分
 定價大洋九角
 特價五角四分
 定價大洋九角
 特價五角四分
 定價大洋九角
 特價五角四分
 定價大洋九角
 特價五角四分

上列各書，所標特價係直接向上海
 代理書店不在此例。
 (外埠)

凡總發行所購買爲限，各埠
 價加一成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林公案
全文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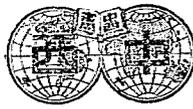
(全書三册)

定價洋二元五角正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22, 12, 20.



—15001—

編著者 閩侯林一清

校閱者 江蘇金佩生

印刷者 中西書局活版部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中西書局總店

▲各省中西書店均有分售▼

函購部事啓

啓者貴埠書局如向未備有本局出版各書。則請將所要書籍名稱。及尊處詳細地址。連同書款由郵局掛號寄交「上海望平街中西書局收」。敝局接到之後。當日照單發貨。極爲妥便。與面購無異。(如匯兌不便之處。以國內通用郵票代洋亦可。惟限一省用之郵票及印花稅票不收。外國紙幣依照市價計算)。備有詳細書目。函索即奉。(同業批發。印有批發目錄)

